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
部
·
后
汉
书

(六)

李 燮 主编

目 录

后汉书卷二十五	1
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1
卓茂列传	1
鲁恭列传	7
鲁丕列传	21
魏霸列传	25
刘宽列传	27
后汉书卷二十六	31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31
伏湛列传	31
伏隆列传	38
侯霸列传	41
宋弘列传	45
宋汉列传	49
蔡茂列传	51
郭贺列传	54
冯勤列传	55
赵心喜	59
牟融列传	66
韦彪列传	68
韦义列传	73
后汉书卷二十七	76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76
宣秉列传	76
张湛列传	78
王丹列传	80
王良列传	83
杜林列传	86
郭丹列传	92
吴良列传	95
承宫列传	97
郑均列传	99
赵典列传.....	101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	106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106
桓谭列传.....	106
冯衍列传.....	116
后汉书卷二十八下.....	133
冯衍传第十八下.....	133
冯 豹.....	147
后汉书卷二十九.....	149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149
申屠刚列传.....	149
鲍永列传.....	156
鲍昱列传.....	162
郅恽列传.....	165
郅寿列传.....	174

后汉书卷二十五

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卓茂列传

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性宽仁恭爱。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称为长者。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子亡马几何时？”对曰：“月余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顾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诣府送马，叩头谢之。茂性不好争如此。

后以儒术举为侍郎，给事黄门，迁密令。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辟左右问之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人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窃闻贤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敝人矣。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亭长素善吏，岁

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人笑之，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理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见乃服焉。

是时，王莽秉政，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迁茂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及莽居摄，以病免归郡，常为门下掾祭酒，不肯作职吏。

更始立，以茂为侍中祭酒，从至长安，知更始政乱，以年老乞骸骨归。

时，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茂诣河阳谒见。乃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复以茂长子戎为太中大夫，次子崇为郎中，给事黄门。建武四年，薨，赐棺槨冢地，车驾素服亲临送葬。

子崇嗣，徙封汎乡侯，官至大司农。崇卒，子参嗣。参卒，子诜嗣。诜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无子，国除。

初，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时。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后王莽秉权，休去官归家。及莽篡位，

遣使赍玄纁、束帛，请为国师，遂欧血托病，杜门自绝。光武即位，求休、勋子孙，赐谷以旌显之。刘宣字子高，安众侯崇之从弟，知王莽当篡，乃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薮。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袭封安众侯。擢龚胜子赐为上谷太守。胜、鲍宣事在《前书》。勋事在玄孙邕传。

论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虓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于是蕴愤归道之宾，越关阻，捐宗族，以排金门者众矣。夫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译文】

卓茂，字子康，南阳郡宛县人。父亲、祖父都官至郡守。卓茂在汉元帝时曾求学于长安，师事博士江生，学习《诗经》《仪礼》及历法，算术，系统、全面地掌握了老师的治经方法，被称为通儒。他为人宽仁恭爱，周围的知交故旧虽说品行、才能与他不同，但都非常敬慕他。

起初，卓茂被征辟为丞相府长史，辅佐丞相孔光，孔光称赞他是一位仁厚平易的人。卓茂有一次坐马车外出，有人误认为那是自己家的马。卓茂问：“你的马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对方答道：“一个多月了。”而卓茂养这匹马有好几年了，心里知道是那人搞错了，但还是默默地把马从车轭下解下来交给了那个人，自己拉着车子就走了。同时回过头来说：“如果不是您家的马，麻烦您把它送到丞相府还给我。”过了几天，那人丢失的马又找到了，于是来到丞相府送马，

并且叩头认错。卓茂生性不好争斗，就是这样的。

后来，卓茂因为精通儒学被任命为侍郎，执事于黄门署，之后又迁任密县县令，他勤于公事，爱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下属都对他亲近敬重，而不忍心欺骗他。有人曾经向他报告，说所部亭长接受了自己赠送的米肉。卓茂屏退左右，问道：“是亭长向你耍的呢？还是因为你有事要求他他才接受的呢？或者是因为他平时对你有恩才送给他的呢？”那人说：“是我自己赠送的。”卓茂说：“你送他受，为什么还要向我报告呢？”那人说：“我私下里听说，贤明之君使平民不怕官吏，官吏不向平民索取。现在我怕官吏，因此给他送礼，他又收下了，我所以要来报告。”卓茂说：“你真是个蠢人。大凡人之所以高于禽兽，是因为人有仁爱之心，知道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于今邻里之间尚且互有赠送，这便是互相友爱的人道，何况官吏与平民之间呢？官吏只是不应当凭借威力强行向老百姓索取罢了。大凡人的一生，与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才产生了纲常和礼仪用于交往。你却独自不愿修行礼义，你难道能够高飞远走，脱离人间吗？亭长一向是个良吏，过年过节给他送点礼品，是合乎礼节的。”那人说：“果真如此，那法律为什么要禁止收礼呢？”卓茂笑着说：“法律管大节，礼义顺人情。现在我用礼义教育你，你一定没有什么怨恶；如果我用法律来惩治你，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对你全家，年纪小的可以判刑，年纪大的可以杀掉。你先回去，好好想一想吧！”这样，那个告状的人听从了卓茂的训诫，那位亭长也感激卓茂的恩德。卓茂初来密县时，施政与前任有些不同，属吏都嘲笑他，邻县的人听了，都讥笑他无能。河南郡守为此给密县添

派了一名代理县令，但卓茂并不见怪，照常按自己的模式治理县事。几年内，教化大行，路不拾遗。汉平帝时，全国蝗灾大起，河南郡二十几个县都遭受了灾害，而蝗虫唯独不飞入密县界内，郡督邮报告了此事，太守不相信，亲自到密县来察看，这才真的信服了。

那时王莽秉持朝政，设置了大司农六部丞，鼓励发展农业，调任卓茂为京部丞，密县男女老少都挥泪远送。到了王莽摄政的时候，卓茂便托病辞职，回到了南阳郡。他曾经做过门下掾祭酒之类的佐吏，而不肯去担任一方主管。

更始皇帝即位，卓茂被任命为侍中祭酒，跟随大驾一起到了长安。他心知更始政治混乱，又借口年老，请求退休回家了。

当时光武帝刚刚即位，首先便四处访求卓茂的信息。卓茂来到河阳郡谒见光武帝。光武帝下诏说：“前密县县令卓茂，束身自修，节操淳厚完美，确实能做常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所以武王诛灭商纣后，便派人给王子比干修墓，还旌表了贤臣商容的里门。现在任命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以二千户的赋税作为他的生活供奉，赐几杖车马，衣一套，絮五百斤。”又任命卓茂的长子卓戎为太中大夫，次子卓崇为中郎，执事于黄门署。建武四年，卓茂去世，朝廷赐予棺槨墓地，光武帝穿着素服亲临送葬。

卓茂的儿子卓崇继承了爵位，改封为泛乡侯，后来做了大司农。卓崇死后，他的儿子卓诉继承了爵位。卓诉死后，他的儿子卓隆继承了爵位。永元十五年，卓隆死，因无儿子，封国被废除。

早先，卓茂与同县人孔休、陈留人蔡勋、安众人刘宣、

楚国人龚胜、上党人鲍宣六个人志同道合，不在王莽统治时期做官，在当时一齐享有很高的名声。孔休字子泉，哀帝初年，曾试守新都县令。后来王莽掌权，孔休辞官回家。王莽篡位后，派遣使者带着黑色的、浅红色的、五匹一束的帛作为礼品，登门请求孔休去朝廷任皇帝的辅佐——国师。孔休当着使者的面口吐鲜血，以病推托，闭门不出来做官。光武帝即位以后，征求孔休、蔡勋的子孙，赐给谷物以表彰他们。刘宣字子高，是安众侯刘崇的堂弟。他知道王莽将要篡位，便改名换姓，带着经书隐藏到山林中去了。直到建武初年他才出山，光武帝让刘宣继承刘崇的爵位为安众侯。光武帝又提拔龚胜的儿子龚赐为上谷太守。龚胜和鲍宣的事迹在《前汉书》中有记载。蔡勋的事迹在他的玄孙蔡邕的传中记载了。

史家论曰：建武初年，各路豪杰争雄，到处都象虎啸一样拉队伍，到处都在拥城自守。这确实是穷困多事，来不及一一应付的时候。卓茂不过是一个只会施行仁政的小县令，并没有别的什么才能，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可是却首先被皇帝优辞重礼的加以聘用任命，这与周武王、燕昭王为贤臣旌表门闾，建立宫馆，又有什么不同呢？就这样，便使得许多满怀义愤，向往道德的宾客，舍弃宗族拖累，超过重重关阻，一批一批地来到金马门前。为人淳厚宽和，这便接近于仁爱了；受到冒犯而不报复，这便接近于宽恕了。提倡、宣扬这种仁恕之道，那么怨悔又怎么会到来呢！

鲁恭列传

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倾）〔顷〕公，为楚所灭，迁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父某，建武初，为武陵太守，卒官。时恭年十二，弟丕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赙赠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乡里奇之。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

太尉赵憙慕其志，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皆辞不受。恭怜丕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丰教授。建初初，丕举方正，恭始为郡吏。太尉赵憙闻而辟之。肃宗集诸儒于白虎观，恭特以经明得召，与其议。

憙复举恭直言，待诏公车，拜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敕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长乃惭悔，还牛，诣狱受罪，恭赏不问。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

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会诏百官举贤良方正，恭荐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征方诣公车，礼之与公卿所举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举尤异，会遭母丧去官，吏人思之。

后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议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击匈奴，恭上疏谏曰：

陛下亲劳圣思，日昃不食，忧在军役，诚欲以安定北垂，为人除患，定万世之计也。臣伏独思之，未见其便。社稷之计，万人之命，在于一举。数年以来，秋稼不熟，人食不足，仓库空虚，国无畜积。会新遭大忧，人怀恐惧。陛下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谅阴三年，听于冢宰。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蹕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

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桀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获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

今边境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夫人道义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重译而至矣。《易》曰：“有孚盈

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祭彤远出塞外，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难，不绝如縆，都护陷没，士卒死者如积，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为累息，奈何复欲袭其迹，不顾患难乎？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圣恩，休罢士卒，以顺天心。

书奏，不从。每政事有益于人，恭辄言其便，无所隐讳。

其后拜为《鲁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迁侍中，数召宴见，问以得失，赏赐恩礼宠异焉。迁乐安相。是时，东州多盗贼，群辈攻劫，诸郡患之。恭到，重购赏，开恩信，其渠帅张汉等率支党降，恭上以汉补博昌尉，其余遂自相捕击，尽破平之，州郡以安。

永元九年，征拜议郎。八月，饮酎，斋会章台，诏使小黄门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劳问甚渥。冬，迁光禄勋，选举清平，京师贵戚莫能枉其正。十（二）〔三〕年，代吕盖为司徒。十五年，从巡狩南阳，除子抚为郎中，

赐驸马从驾。时弟丕亦为侍中。兄弟父子并列朝廷。后坐事策免。殇帝即位，以恭为长乐卫尉。永初元年，复代梁鲋为司徒。

初，和帝末，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恭上疏谏曰：

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忧念万民，为崇和气，罪非殊死，且勿案验。进柔良，退贪残，奉时令。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黎民者也。

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征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案《易》五月《姤》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逮召考掠，夺其时哉！

比年水旱伤稼，人饥流冗。今始夏，百谷权舆，阳气胎养之时。自三月以来，阴寒不暖，物当化变而不被和气。《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则草木零落，人伤于疫。”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初，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后论者互多驳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恭议奏曰：

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不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茎，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

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于众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

后卒施行。

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

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恭性谦退，奏议依经，潜有补益，然终不自显，故不以刚直为称。三年，以老病策罢。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

以两子为郎。长子谦，为陇西太守，有名绩。谦子旭，官至太仆，从献帝西入关，与司徒王允同谋共诛董卓。及李傕入长安，旭与允俱遇害。

【译文】

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他的先辈是鲁顷公的后代，鲁国被楚国灭亡后，就迁居到下邑，因而用“鲁”作为姓。世代都担任二千石的官职。哀帝、平帝年间，他的祖先就从鲁迁移到现在的地方。祖父叫鲁匡，王莽专政时期，担任羲和官，很有谋略，号称叫“智囊”。他父亲名字不详，在建武初年，任武陵太守，在官任上去世。当时鲁恭只有十二岁，他弟弟鲁丕七岁，日夜痛哭悲号，不绝于耳，同邻中的人送给他们财物，也不接受。于是，他们回到家乡守丧礼，比成年人还严格，同乡的人都认为他们不一般。鲁恭在十五岁的时候，和他母亲、鲁丕一起居住在太学，学习《鲁诗》，闭起门来讨论、诵读，不理睬外面的事情。他们兄弟两人都受到当时儒生的称赞，有学识的人都争着归附他们。

太尉赵宪敬慕他们的志向，每年都常常派他的儿子送酒和粮食给他们，他们都推辞不接受。鲁恭怜惜鲁丕年纪小，想先成就他的名声，就假装生病而不做官。郡府几次用礼来邀请，鲁恭都不答应。后来他母亲极力鼓动他，他不得已而向西离去，因而留在新丰做了教授。建初初年，鲁丕被举荐为方正，鲁恭才开始在郡中任小吏。太傅赵憙听说了，派人

去征召他。肃宗在白虎观召集儒生，鲁恭因为通晓经书而特别得以被召见，参加了他们的议论。

赵惠又举荐鲁恭为直言，让他等待正式被任命。后来被任命为中牟令。鲁恭专门用道德教化来治理，不采用刑罚。参与诉讼的许伯等人为了争夺田地而发生纠纷，这场纠纷历任的县令都无法审定，鲁恭用道理来给他们分清是非，他们都退了下来，自觉惭愧，停止了耕种，互相推让土地。亭长向别人借了牛而不肯归还，牛的主人就向鲁恭上诉。鲁恭把亭长召来，命令他归还牛，说了好几次都不听从。鲁恭感叹说：“这是教化没有施行呵。”想解下官印而离去。郡中的掾史哭着一同挽留他，亭长才觉得惭愧、后悔，归还了牛，到监狱中请求治罪，鲁恭饶恕了他。从这以后，官吏和平民都信服他。建初七年，附近州郡有螟虫残害庄稼，虽然中牟的田地和它们的田地犬牙交错在一起，但螟虫就是不侵入中牟的田地。河南尹袁安听说了，对这表示怀疑，派仁恕掾肥亲前去视察。鲁恭陪同肥亲在田地间行走，一起坐在桑树下，有只野鸡从那路过，停在旁边。旁边有位儿童，肥亲对他说：“你为什么捕捉它呢？”儿童说：“那野鸡正是幼小的时候。”肥亲吃惊地站起来，和鲁恭道别说：“我来这里的原因，是想察看一下你治理的情况。现在害虫不侵入你的县境，这是奇事；你的仁德推及到了鸟兽，这是第二件奇事；小孩子也有仁慈之心，这是第三件奇事。我如果呆的时间长久些，只会给贤能的你添乱了。”他回到府上，详细地把这些情况报告给袁安。那一年，有美丽的禾苗生于鲁恭侧室的院子中，袁安于是向皇上上书说明这情况，皇帝很惊奇。适逢当时下诏让各位官员推举贤良方正人士，鲁恭就推荐中牟

县的有名人物王方，皇帝马上召王方到公车官署中来，和其他大臣推举的人一样，用礼来接待他，王方任侍中的官职。鲁恭主管三年时间，郡中举荐他为有突出贡献的人，适逢他母亲去世，就离了官职，官吏和老百姓都怀念他。

后来，任命鲁恭为侍御史。和帝刚登基不久，商量派车骑将军窦宪和征西将军耿秉攻打匈奴，鲁恭上书劝阻说：

“您亲自劳动圣明的心思，天天很晏了都不吃饭，为部队的情况而忧虑，确实是想出于对安定北方边境，为人民消除祸患，万代太平不变的考虑。我恭敬地独自考虑过这事，认为没有什么好处。国家的大计，几万人的性命，在于一次行动而决定。几年以来，秋天的收成都不好，人们的粮食不充足，仓库空虚，国家没有积蓄。又适逢章帝刚去世，人们内心还带有恐惧不安。您有伟大圣明的德性，实施最孝道的行为，尽力去守三年的丧礼，政事就由朝廷大臣来处理。老百姓可以安宁，在秋、夏、冬三季都不用担忧征战的差役，那么就无不怀念您的恩德，渴望您的领导。现在您却要在二月份，发动军队，搅扰天下的人民，来对付戎夷，确实不是在国内施加恩惠，更改年号，匡正时历，遵循由国内而推及国外的规律。”

“老百姓们，是上天所生养的。上天爱护人民，就象父母爱护他们的孩子。一件东西如果不能恰如其分，那么天气就会为它而改变，何况对于人呢？所以，爱护人民的人上天一定会报答。从前，太王珍惜人民的生命而迁居到邠，所以得到了上天的保佑。戎狄，是周围邪异的天气。他们平坐踞傲，肆放无礼，和鸟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让他们杂居在国内，那么就使天气改变混乱，污辱了好人。所以以前的君主

的规章制度中，一直保持着对他们的控制、束缚，仅仅让他们不至于灭绝罢了。”

“现在边境上没有大事，应该推行仁义，使到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人的伦常道德在地下得到安定和谐，那么阴气、阳气在天上就会协调，安详的和风，适时的甘雨，就会传播到边远的地方，那些夷狄就会经过辗转翻而来归附了。《周易》中说：‘有诚信，装满了瓦做的器皿，附应的人必然会到来，最终是吉利。’说的是甘雨盛满了我们的瓦器，就确实有人来归附，是吉利的事。凭借道德来战胜别人的就会昌盛，凭借武力战胜别人的就会灭亡。现在匈奴被鲜卑所打败，远远地躲避在史侯河的西边，距离我们的边境有几千里，而我们想趁着他们空乏无力的时候，利用他们处于微弱地位而来进攻，这是不讲道义的。以前，太仆祭彤出兵到边界很远的地方，没有看见一个匈奴的士兵，而最终军队遭遇困境，自己被罢免为平民。窦固的白山也遇上危险，这种艰危在我们来说常常经历到。都护陈睦被匈奴人攻打，全军覆没，士兵的死尸堆积如山。这件事一直影响到现在。那些失去亲人们的人们，他们的悲哀心情还没有消除，仁慈的人们同情他们，认为可以长久休息，怎么会又想到要继袭前者的覆辙，不怜惜处于忧患的人民呢？现在刚开始征召发动军队，而大司农调度，供应不过来，派出使者到各地去督促，上下都加以逼迫，老百姓就太繁忙劳碌了。三辅、并、凉的雨水很少，麦苗都枯毁，每天都有很多牛死去，这是不符合上天的意旨的征兆。官员们和老百姓都认为不可以出兵。您为何自己凭着一个人的计谋，抛弃几万人的性命不管，不怜惜他们的意见呢？向上观察上天的意旨，向下体察人民的志

愿，就足够知道事情的好坏了。我恐怕中国将会不是中国了，难道仅仅是匈奴不是中国吗！希望您用您的恩德，让士兵们休息罢战，来顺应上天的意旨。”

奏表递了上去，皇帝不听从。每当是有益于人民的政事，鲁恭就极力阐述它的好处，一点都不加隐讳。

后来，他被任命为《鲁诗》博士，从这以后，各家传授经书的学者日益兴盛。鲁恭升为侍中，好几次被皇帝召去参加宴会，和他商量事情的得失好坏，给他十分丰厚的赏赐，对他也十分尊敬。他又升为乐安相。那时候，东州的盗贼很多，结伙进行抢劫，各郡都很担忧。鲁恭来到乐安后，用加重钱财来招降盗贼，表明自己的恩德和信誉，盗贼的首领张汉等人带领一部分同伙来投降，鲁恭上书请求让张汉充任博昌尉，对其余的盗贼，鲁恭亲自加以捉拿打击，全部扫平了他们，州郡得以安定。

永元九年，征召鲁恭任命为议郎。八月，举行饮纯浓酒的仪式，在章台召集大臣，命令小黄门特别地在前面引导鲁恭。那天晚上，任命他为侍中，让他陪同皇上坐一辆车，皇上对他十分关怀。冬天，他升为光禄勋，他主持的选举十分公正，京城里的贵族都不能左右他。永元十三年，他代吕盖任司徒。永元十五年，他跟随皇帝到南阳巡视，他的儿子鲁抚升任为郎中，赐给他副马跟随皇上的车子。当时他弟弟鲁丕也担任侍中。他们兄弟、父子都在朝廷当官。后来，鲁恭因为同族的弟弟犯罪而受牵连，被罢免官职。殇帝登基之后，任命鲁恭为长乐都尉。永初元年，他又代梁鲟而担任司徒。

以前，在和帝末年，皇上下令到秋天审理案件，实行减

刑，但各州郡都喜欢在政事上苛刻烦琐，显示精明，因此，就都在夏天审理案件。鲁恭上疏劝谏说：

“我恭敬地看了诏书，知道您恭敬地顺应天时，为老百姓担忧考虑，为了增加祥和的气氛，那些不是死罪的，暂且不要审讯证实。举荐温柔贤良的人物，贬斥贪婪残酷的人物，应该顺应天时月令来办。这是为了助长仁义的德性，顺从上天的意旨，带来祥和的天气，有利于老百姓。”

“按以前的规定，到立秋才实行减刑。从永元十五年以来，改在夏天的头一个月实行，而刺史、太守们没有深深地理解息事宁人的根本，不懂得推举贤良贬斥残忍的教化，因而在夏天召集农民，进行审讯证实，狱辞互相牵连，案情迟迟不能解决。司隶校尉主管京城地区，其他的地方都效法他，在快到春天的时候就让各个官署分别执行，假托说是劝勉贫困的人，而事实上没有恻隐之心，只是给郡县带来麻烦和干扰，查访考察不是很迅速，追捕一个人，往往连及到十几个人，既违犯了天时，又损害了农业。根据《易经》，五月份是《姤卦》当权。《易经》说：‘君主向四方发布命令。’说的是国君在夏天到来的那天，发布命令，禁止全国的人出行在外面，这是为了助长微弱的阴气，顺应天时。出行的人尚且要禁止，何况对于那些逮捕、审讯、拷打，耽误农时的事情呢！”

“国内连年的火灾、旱灾损害了庄稼，人民饥饿流离失所。今年的夏天刚到，各种庄稼开始萌芽，正是阳气含胎长养的时候。从三月份以来，阴气寒冷不转暖，万物正当变化生长的时候而没有温和的天气。《月令》中说：‘夏天到来的时候处理减刑，赦免轻罪的犯人。如果在秋天施行，那么

常常遭到霜露，五谷就不会丰收。’又说：‘在夏天的第二个月放宽重罪的犯人，增加他们的粮食。如果在秋天施行，那么草木凋零，人也容易患病而死。’处理减刑，说的是那些轻罪的犯人已得到改正，不想让他们长久被禁囚，所以及早处理为好。我愚蠢地认为，今年孟夏的规定，应该根据这来施行。那些需要审讯查证的案件，都到立秋的时候再处理，以顺应时节，有利于万物的生长，那么天地就和谐，刑罚就得到肃清了。”

以前，肃宗的时候，处理案件都在冬至之前，后来很多人对这有异议。邓太后召集公卿以下的大臣来讨论，鲁恭上奏的议论说：

“阴气和阳气，互相配合而运行，它们从萌芽致鼎盛，都各自有一定的时节。如果它们的运行不合其时节，那么事物就会遭到伤害。当皇帝的人，虽然崇尚质朴或礼仪各有不同，但这个规律是不能改变的，四季的政事，实行起来都差不多是一致的。《月令》是周代制订的，但都是根据夏朝的时令，其中有变动的只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几项。所以孔子说：‘商朝的礼仪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周期的礼仪继承了商朝的礼仪，其中所减损和增益的情况是可以知道的。’《周易》中说：‘潜伏的龙不能发挥威力。’说的是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阳气潜伏隐藏，不能够当权。虽然阳气温暖润育万物，滋养它们的根须，但仍旧是阴气在上面最昌盛，土地冻结，水凝成冰，阳气受闭阻不通，于是形成了冬天。所以《周易》上说：‘踏着霜就想到冬天快到了，那是开始凝聚的时候。阴气逐渐地强盛起来，就到了冰封的冬天了。’说的是五月份微弱的阴气刚兴起，一直到十一月

份坚硬的冰块的形成。

“当皇帝的人办事，就是要根据时令而制定法规。孝章皇帝深深地理解古人的道理，助长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正月的万物的萌生，制定了律令，希望能上承天的意旨，顺应万物的生命，来达到岁时的和谐。但是，自从改在冬至以前处理案件以来，每年的收成都不好，谷物的价格经常保持昂贵，人民不安宁。那些不为国家考虑的小官吏们，一进入十一月份，就把那些犯死罪的囚犯，不问是非曲直，便马上杀掉，即使有可疑之处，也不再加以订正。一个人叹息不满，王道就有不对之处，何况是那么多人呢？《周易》中记载有：十一月份‘君子来讨论案件，减缓死刑’。可以对有疑问的罪犯加以审查核实，对死刑的执行，可以过了冬天才处理。如果立春那天在十二月中间的，那么就遵照以往的惯例，不要上报请求判决罪人。”

后来，终于按鲁恭的意见实行。

鲁恭再次担任司徒后，选举任用成绩优异的人为官，共有列卿、郡守几十人。但是那些年老的朋友、大族，有的没有被举荐，对鲁恭就有埋怨。鲁恭听说后，说：“学到了知识不能运用，这是我担忧的事情。各位儒生们，你们不是有乡里的推荐吗？”我们终于无话可说。鲁恭性情谦逊，所发的议论都依照经义，并且暗中有增补发挥，但自己始终不加以炫耀，所以他不以刚直而闻名。永初三年，因为年纪大、有病而被皇上免去职务。建初六年，鲁恭八十一岁，在家中去世。

任命他两个儿子为郎。长子叫鲁谦，任陇西太守，有好的名声和政绩。鲁谦的儿子鲁旭，升任到太仆，跟随献帝向

西进入函谷关，和司徒王允共同谋划诛杀董卓。到李傕进入长安的时候，鲁旭和王允都被杀害。

鲁丕列传

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后归郡，为督邮功曹，所事之将，无不师友待之。

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视事期年，州课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务在表贤明，慎刑罚。七年，坐事下狱司寇论。

元和元年征，再迁，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移住学官，丕止不听。王乃上疏自言，诏书下丕。丕奏曰：“臣闻《礼》，诸侯薨于路寝，大夫卒于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宴，事不可听。”诏从丕言，王以此惮之。其后帝巡狩之赵，特被引见，难问经传，厚加赏赐。在职六年，嘉瑞屡降，吏人重之。

永元二年，迁东郡太守。丕在二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数荐达幽隐名士。明年，拜陈留太守。视事三期，后坐禀贫人不实，征司寇论。

十一年复征，再迁中散大夫。时，侍中贾逵荐丕道艺深明，宜见任用。和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顽，显备大位，犬马气衰，猥得进见，论难于前，无所甄明，衣服之赐，诚为优过。臣闻说

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广纳谏谏以开四聪，无令刍蕘以言得罪；既显岩穴以求仁贤，无使幽远独有遗失。”

十三年，迁为侍中，免。

永初二年，诏公卿举儒术笃学者，大将军邓鹭举丕，再迁，复为侍中、左中郎将，再为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译文】

鲁丕，字叔陵，性格深沉，喜欢学习，孜孜不倦。于是拒绝朋友间的交往，不搞迎来送往的礼仪。读书的朋友们常常因为这个而责怪他，但他一点都不在意。鲁丕精通全部《五经》，并且以《鲁诗》、《尚书》教授学生，成为当时社会上有名的儒生。后来，他回到本郡，任了督邮、功曹。他所事奉的将领，无不用对老师、朋友的礼仪来对待他。

建初元年，肃宗下诏让各郡推举贤良方正的人士，大司农刘宽推荐了鲁丕。当时，参加对策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只有鲁丕的成绩最优异，就任命他为议郎，升为新野令。任职一年之后，州郡的政绩考核获第一名，升任为青州刺史。鲁丕专力于表现在政务上要贤良、英明，在行使刑罚时要谨慎。建初七年，他因为受事情的牵连而被逮捕入狱，判决为坐两年监狱。

元和元年又征召鲁丕，再次升迁他，让他担任赵相。学

生到他门下学习的人常常有一百多，关东号称他为“《五经》复兴鲁叔陵。”赵王刘商曾经想因为有疾病而躲避起来，于是常常迁到学舍里去居住，鲁丕劝阻也不听从。赵王上书说明自己的情况，皇帝就下诏书责问鲁丕。鲁丕上奏说：“我听说《礼》中记载，诸侯要死在路寝，大夫要死在嫡室。生和死都是命中注定，从来没有过逃避生死的故事。学舍是用来传授五帝的思想、大道，学习前辈君王礼乐教化的地方，赵王只不过是借口废除束缚，来增加自己的游乐罢了，这事不可以听信他。”皇帝下诏要求听从鲁丕的意见，赵王因此而害怕他。后来，皇上到赵地巡视，鲁丕特别受到召见，探讨了经书传释的疑难问题，赏赐给他十分丰厚的物品。任职六年之间，美好的征兆常常出现，官员和平民都敬重他。

永元二年，鲁丕升任东郡太守。他主管东郡时，替老百姓疏通灌溉，人民充实富裕。他几次推荐隐居的有名人士当官。第二年，他任陈留太守。在职三个月后，因为不能如实救济贫困人口而被治罪，征召回去判决为坐两年的监禁。

永元十一年又被征召，再次升任为中散大夫。当时，侍中贾逵推荐鲁丕精通道艺，应该受到重用。和帝于是在朝会上，召集儒生们来讨论，鲁丕和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人相互辩论了几件事情，和帝十分欣赏鲁丕的意见。朝会散了之后，和帝特别赏赐给他帽子、幅巾、鞋、袜子一套。鲁丕于是上疏说：“我凭着愚顽的品性，当上了大官，我感到很惭愧，没想到能拜见您，在您的面前参加辩论。我糊里糊涂，什么也辨别不清楚，您给我的那些衣服赏赐，实在是过奖了。我听说解说经书的人，只有继承以前老师的话，不是

自己发挥的，辩论的时候不能互相谦让。互相谦让，那么经义就不清楚，就象规和矩、称砣和称杆都不能够改变一样。有疑难的问题一定要讲清楚它的根据，解说的人一定要确立他自己那家的经义，不应该论述浮华无用之言，所以不用劳苦精妙的思考，而道术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解说经书方法不同的人，就让他们分别阐述各自的家法，来综合观察他们的经义。看看诗人的意旨，观察《雅》、《颂》的开头和结尾，明白舜、禹、皋他们的互相劝诫，发挥周公、箕子他们的陈述，考察人间的礼仪典章制度，那么全国就可以取得教化的成功。您既然要广泛地采纳忠诚正直的意见来增广您的视听，就不要怪罪我向您陈述的意见吧；既然提拔隐居的人士来找寻贤良的人，就不会不考虑那些处于幽远之地的贤良的人士。”

永元十三年，升任他为侍中，后被罢免。

永元二年，下诏让公卿大臣推举精通儒术、有实学的人，大将军邓鹭推荐了鲁丕，第二次升任他，又当上了侍中、左中郎将，再次成为朝廷三老。永初五年，鲁丕七十五岁，在官任上去世。

魏霸列传

魏霸字乔卿，济阴句阳人也。世有礼义。霸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

建初中，举孝廉，八迁，和帝时为巨鹿太守。以简朴宽恕为政。掾史有过，（要）〔霸〕先诲其失，不改者乃罢之。吏或相毁诉，霸辄称它吏之长，终不及人短，言者怀惭，谮讼遂息。

永元十六年，征拜将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顺陵。时盛冬地冻，中使督促，数罚县吏以厉霸。霸抚循而已，初不切责，而反劳之曰：“令诸卿被辱，大匠过也。”吏皆怀恩，力作倍功。

延平元年，代尹勤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为光禄大夫。永初五年，拜长乐卫尉，以病乞身，复为光禄大夫，卒于官。

【译文】

魏霸，字乔卿，济阴句阳人。他家历代都讲求礼义。魏霸小时候父母双亡，和兄弟一起居住，同乡的人都敬慕他们安宁、和谐的小家庭。

建初年间，魏霸被推举为孝廉，经过八次升官，在和帝时任巨鹿太守。他凭借简朴宽恕来处理政务。掾史有过错，魏霸首先指正他的过失，如果不改正过来，才给予罢免。有的官吏在他面前互相诋毁攻击，魏霸就总是称赞人家的长处，不提及人家的短处，攻击的人觉得惭愧，这样的诋毁、争讼自然就平息了。

永元十六年，征召任命他为将作大匠。第二年，和帝去

世，依照制度要造顺陵。当时是隆冬时分，土地冻结，朝廷中的使者督促很紧，几次处罚县吏来逼迫魏霸。魏霸只是安抚县吏们，开始并不责备，反而慰问他们说：“使到各位被罚受耻辱，那是我的罪过。”县吏都感激他的恩德，于是加倍努力干活。

延平元年，魏霸代尹勤任太常。第二年，带病被任命为光禄大夫。永初五年，被任命为长乐卫尉。他因为有病，请求照顾，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在官任上去世。

刘宽列传

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也。父崎，顺帝时为司徒。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曰：“惭负长者，随所刑罪。”宽曰：“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之？”州里服其不校。

桓帝时，大将军辟，五迁司徒长史。时京师地震，特见询问。再迁，出为东海相。延熹八年，征拜尚书令，迁南阳太守。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常以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异或见，引躬克责。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灵帝初，征拜太中大夫，侍讲华光殿。迁侍中，赐衣一袭。转屯骑校尉，迁宗正，转光禄勋。熹平五年，代许训为太尉。灵帝颇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宽尝于坐被酒睡伏。帝问：“太尉醉邪？”宽仰对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帝重其言。

宽简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师以为谚。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夫人欲试宽令恚，伺当朝会，装严已讫，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宽神色不异，乃徐言曰：“羹烂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称为长者。

后以日食策免。拜卫尉。光和二年，复代段熲为太尉。在职三年，以日变免。又拜永乐少府，迁光禄勋。以先策黄巾逆谋，以事上闻，封遼乡侯六百户。中平二年卒，时年六十六。赠车骑将军印绶，位特进，谥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赞曰：卓、鲁款款，情恧德满。仁感昆虫，爱及胎卵。宽、霸临政，亦称优缓。

【译文】

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父亲叫刘崎，在顺帝时期当过司徒。刘宽有一次出行，有位丢失了牛的人，到刘宽的牛车那儿来辨认，错把刘宽的牛领走了。刘宽没有怨言，下车步行回家。过了没多久，丢牛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牛，来归还刘宽的牛，叩头谢罪说：“我真是惭愧，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任由您来处罚。”刘宽说：“东西常常有相似的，做事情也允许有过失，幸而麻烦您送了回来，您为什么要向我谢罪呢？”同郡的人都佩服他的大度。

桓帝的时候，大将军梁冀征召他，五次升官当上了司徒长史。当时京城发生地震，刘宽被特地召去询问。他再次升官，到外地去任东海相。延熹八年，征召任命他为尚书令，升任南阳太守。他主管过三个郡，温厚仁慈，讲求宽恕待人，即使在紧急关头，也未试过言语神色粗暴急躁。他常常认为“用刑罚来统治，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犯罪，而没有增强廉耻之心。”官吏有过失，只是用蒲草做的鞭子惩罚他，表示受耻辱罢了，始终不加以重罚。遇上有功或有好处的事情，就推委给下面的人。有时碰上灾害、变异，就自己检

讨、责备。每到各个县巡视时，在驿站中休息，就带领着学官、祭酒和隐居在家的士人、儒生等，拿着经书来讲诵、讨论。他看见老人，就用乡间的话来慰问他们，看见少年人，就用讲孝悌的语录来劝勉他们。人们感激他的恩德，兴起了美好的品行，逐渐地受到了教化。

灵帝初年，征召任命刘宽为太中大夫，在华光殿给皇帝讲学。后来，他升任侍中，被赏赐给一套衣服。接着改任屯骑都尉，升为宗正，又改任光禄勋。熹平五年，代许训担任太尉。灵帝非常喜欢学习道术，每次召见刘宽，就常常让他来讲解经书。刘宽曾经有一次喝多了酒，在座位上伏着睡。灵帝问：“太尉醉了吗？”刘宽抬起头来回答说：“我不敢醉，只是我责任重大，心里担忧，如醉一样。”灵帝十分欣赏他的话。

刘宽为人精心大略，喜欢喝酒，不喜欢洗手，洗澡，京城里的人都知道。曾经有客人来坐，刘宽派奴仆去买酒，过了很久，那个奴仆喝得大醉而回来。客人受不了，骂他说：“畜牲。”刘宽过了一会儿叫人去看那位奴仆，怀疑他一定会自杀。他对旁边的人说：“他是人，骂他为畜牲，太过耻辱了！所以我怕他会自杀而死。”有人想试试让刘宽发怒，等他要参加朝会的时候，穿着好了衣服，让一个奴婢捧着肉汤给他，溅污了他上朝的衣服，奴婢马上帮他收拾，刘宽却神色不变，慢慢地说：“肉汤烫着你手了吗？”他的性情气度就是这样宽厚。国内的人们都称赞他为一位厚道的人。

后来，他因为日蚀而被皇上罢免。接着，又任命他为卫尉。光和二年，又代段熲担任太尉。担任了这个职务三年，因为日蚀又被罢免。后来，又被任命为永乐少府，升为光禄

勋。因为他预先推断到黄巾谋反的计划，并且上奏给皇上，所以被封为逮乡侯，封邑为六百户。中平二年去世，那年他六十六岁。赐给他车骑将军的官印，加封他为特进，赐谥号为昭烈侯。刘宽的儿子刘松继袭，做官升到宗正。

史家赞曰：卓茂、鲁恭忠心耿耿，人情敦厚，功德圆满。他们的仁爱感化了昆虫动物，又施及到胎卵。刘宽、魏霸主持政务，也称得上是宽容、和适。

后汉书卷二十六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伏湛列传

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

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五迁，至王莽时为绣衣执法，使督大奸，迁后队属正。

更始立，以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民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客者百余家。时门下督素有气力，谋欲为湛起兵，湛恶其惑众，即收斩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内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

时，彭宠反于渔阳，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谏曰：“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其《诗》

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庸。’崇国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时而动，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檀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今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且渔阳之地，逼接北狄，黠虏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将至，当已收之矣。大军远涉二千余里，士马罢劳，转粮艰阻。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而陛下舍近务远，弃易求难，四方疑怪，百姓恐惧，诚臣之所惑也。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念。”帝览其奏，竟不亲征。

时，贼徐异卿等万余人据富平，连攻之不下，唯云：“愿降司徒伏公。”帝知湛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异卿等即日归降，护送洛阳。

湛虽在仓卒，造次必于文德，以为礼乐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是岁奏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之。

其冬，车驾征张步，留湛居守。时，蒸祭高庙，而河南尹、司隶校尉于庙中争论，湛不举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户，遣就国。后南阳太守杜诗上疏荐湛曰：“臣闻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宁，是故《诗》称‘济济’，《书》曰‘良哉’。臣诗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

师，行为仪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爱，则而象之。遭时反覆，不离兵凶，秉节持重，有不可夺之志。陛下深知其能，显以宰相之重，众贤百姓，仰望德义。微过斥退，久不复用，有识所惜，儒士痛心，臣窃伤之。湛容貌堂堂，国之光辉；智略谋虑，朝之渊藪。髻发厉志，白首不衰。实足以先后王室，名足以光示远人。古者选擢诸侯以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师。柱石之臣，宜居辅弼，出入禁门，补缺拾遗。臣诗愚戆，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窃怀区区，敢不自竭。臣前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爱下，好恶分明，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尤宜近侍，纳言左右，旧制九州五尚书，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颇为执事所非。但臣诗蒙恩深渥，所言诚有益于国，虽死无恨，故复越职触冒以闻。”

十三年夏，征，敕尚书择拜吏日，未及就位，因宴见中暑，病卒。赐秘器，帝亲吊祠，遣使者送丧修冢。

二子：隆、翕。

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无忌卒，子质嗣，官至大司农。质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为孝献皇后。曹操杀后，诛伏氏，国除。

【译文】

伏湛字惠公，是琅邪东武人。其九世祖伏胜，字子贱，

就是人们所说的济南伏生。伏湛的高祖父伏儒，在汉武帝时客居东武讲学，因此在此定居。伏湛父伏理，是当时名儒，教授汉成帝《诗经》，任高密王太傅，别立一门学派。

伏湛讲孝悌友爱，自幼承传父业，教授门徒数百人。汉成帝时，因父任为博士弟子。曾五次迁官，到王莽时为绣衣执法，使智大奸，又迁为河内属正。

更始皇帝立，以伏湛为平原太守。当时战事突起，天下惊扰，而独伏湛安然不迫，教授不止。他对妻子说：“一年没收成，国君为之减食，现在民众都处于饥饿之中，我怎能独自饱食？”便与家人同食粗米，将奉禄尽分与乡里之人，来其处为食客者有百余家。当时其门下督素有气力，图谋欲通过伏湛起兵，伏湛厌恶其惑众，便将其收捕斩首，并将其头挂在城郭，让百姓看，于是吏人全信服归向之，郡内因此安定。伏湛保全了平原一郡。

光武皇帝即位，知道伏湛是名儒旧臣，想让他主管内官，征拜其为尚书，让他掌管制定旧制。当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光武帝知道伏湛有宰相之才，拜其为司直，行使大司徒之权。光武帝每次出征，常留他镇守，总管群司。建武三年，乃代替邓禹为大司徒，被封为阳都侯。

当时彭宠在渔阳反叛，光武帝准备亲自征讨，伏湛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周文王受命征讨五国，必定先向同姓征求意见，然后再和群臣商议，又占卜蓍龟，以定行事可否。所以其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诗经》说：‘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庸’。因为崇国据城坚守，周文王先退兵修政然后再征伐。他珍重士卒性命，待时而动，所以占有三分之二的天下。陛下承大

乱之极，受命称帝，兴明祖宗，四年之间，灭檀乡，制五校，降服铜马，攻破赤眉，诛灭邓奉之辈，不做无功之事。现在京师空虚匮乏，资用不足，不能降服近地都先征讨边外；而且渔阳之地，接近北狄，被伐困迫，必求北狄的帮助。再者现在所要经过的县邑，尤其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郊，他们听说官兵将到，恐怕已经将其麦收获。大军远涉二千多里，士马疲劳，运粮艰难。现在兖、豫、青、冀，是中土的都会，而这里的贼寇横行，还未平定之。渔阳以东，本为边防之地，接近外虏，贡税微少。在安定平和之时，还要靠内郡资助，更何况现在灾荒减耗之时，怎值得我们先去图谋之？然而陛下却要舍近求远，弃易求难，使四方疑怪，百姓恐惧，我对此真感到不明白。再一次希望您远览文王广泛征求意见不轻易用兵之事，近思应该先征伐谁后征伐谁，并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使他们尽量发表意见，采其所长，忧念中土的兴衰存亡。”光武帝见其奏章，终于没有亲自征伐渔阳。

当时徐异卿等贼兵一万多人占据富平，官兵久攻不克。他们声称“只愿归降司徒伏公。”光武帝知道伏湛被青、徐之人所信服，便派他到平原，徐异卿等人当天就归降了他，被护送到洛阳。

伏湛虽处动荡突变之秋，但认为一定要用文德来安排事物的轻重缓急，认为礼乐对政化是第一重要的，虽颠沛也不可违背。这一年上奏实行乡饮酒礼，于是实行之。

这年冬天，光武帝亲征张步，留伏湛居守。当时正祭祀高庙，而河南尹、司隶校尉在庙中争吵，伏湛没有举奏，被免职。建武六年，改其封为不其侯，食邑三千六百户，并被

遣至国。后来南阳太守杜诗上疏举荐伏湛说：“我听说唐尧、虞舜因有股肱之臣而康，周文王因为多士而宁，所以《诗经》说‘济济多士’，《尚书》说‘股肱良哉’。卑臣杜诗看见原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从少年从学以来，终无毁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他以前在河内朝歌以及居平原郡守时，吏人畏之爱之，以他为效法的榜样。他遭逢动荡反覆之时，兵凶不断，然而秉节持重，怀不可摧夺之志。陛下深知其能，授与他宰相之重权，使其显贵，众贤百姓皆仰望其德义。后其因小错而被斥退，长期不被再用，有识者为之惋惜，儒士们亦感痛心，我也同怀伤感。伏湛容貌堂堂，为国家的光辉；智略谋虑，为朝廷的渊藪。幼年立志，至老不衰。其实足可以相导王室，名足可以光照后人。古时候选拔诸侯以他们为公卿，所以四方诸侯全乐回首，仰望京师。栋梁之臣，应居辅佐之位，让他出入禁门，补缺拾遗。卑臣杜诗愚戆，没有知宰相之才的资格，但心里有话，不敢不全部说出。我以前为侍御史，曾上封事，说伏湛公廉爱下，好恶分明，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尤其应该让他近侍左右，以纳其言。旧制九州共选五人以任尚书，一郡有二人为令，可以让伏湛代一人之处。此议颇为执事所反时。但愚臣杜诗深受陛下恩待，所说之事若果真对国家有利，虽死无憾，所以再次越职冒犯颜之罪说给您听。”

建武十三年夏天，光武帝征召伏湛，并令尚书选择拜吏之日。但伏湛还没来得及就位，因宴见中暑而死。光武帝赐其秘器，并亲临吊祠，又派使者为其送丧修墓。

伏湛有二子：伏隆、伏翕。

伏翕继承伏湛爵位。伏翕死，其子伏光继承之。伏光死，其子伏晨继承之。伏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因为孙女为顺帝的贵人，为奉朝清，位特进。其死后，儿子伏无忌继承之，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任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伏无忌与议郎黄景共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及艺术。元嘉年间，桓帝又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人共撰《汉记》。伏无忌又采集古今之书，删著章要，号曰《伏侯注》。其死后，儿子伏质继承之，官至大司农。伏质死，其子伏完继承之，娶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其女是孝献皇后。曹操杀掉孝献皇后，诛灭伏氏，封国废除。

伏隆列传

隆字博文，少以节操立名，仕郡督邮。建武二年，诣怀宫，光武甚亲接之。

时，张步兄弟各拥强兵，据有齐地，拜隆为太中大夫，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杀帝盗位。宗室兴兵，除乱诛莽，故群下推立圣公，以主宗庙。而任用贼臣，杀戮贤良，三王作乱，盗贼从横，忤逆天心，卒为赤眉所害。皇天祐汉，圣哲应期，陛下神武奋发，以少制众。故寻、邑以百万之军，溃散于昆阳，王郎以全赵之师，土崩于邯郸，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铁胫、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刘永，幸以宗室属籍，爵为侯王，不知厌足，自求祸弃，遂封爵牧守，造为诈逆。今虎牙大将军屯营十万，已拔睢阳，刘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诸君所闻也。不先自图。后悔何及？”青、徐群盗得此惶怖，获索贼右师郎等六校即时皆降。张步遣使随隆，诣阙上书，献鰕鱼。

其冬，拜隆光禄大夫，复使于步，并与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东，诏隆辄拜令长以下。隆招怀绥辑，多来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即拜步为东莱太守，而刘永亦复遣使立步为齐王。步贪受王爵，允豫未决。隆晓譬曰：“高祖与天下约，非刘氏不王，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隆不听，求得反命，步遂执隆而受永封。隆遣间使上书曰：“臣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厄，授命不顾。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臣隆得生到阙廷，受诛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

天无极。”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谓有苏武之节。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其后步遂杀之，时人莫不怜哀焉。

五年，张步平，车驾幸北海，诏隆中弟咸收隆丧，赐给棺敛，太中大夫护送丧事，诏告琅邪作冢，以子瑗为郎中。

【译文】

伏隆字伯文，少年时因有节操闻名，任过郡督邮。建武二年，到怀宫，光武帝对其极亲近。

当时张步兄弟各自拥有强兵，占据齐地。光武帝拜伏隆为太中大夫，持节出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伏隆便向各郡发布檄文说：“当初，猾臣王莽，杀帝盗位。汉宗室兴兵，除乱诛杀王莽，所以群下推戴拥立圣公，以主宗庙。然而他任用贼臣，杀戮贤良，三王作乱，盗贼横行，忤逆天意，终于被赤眉所害。皇天保佑汉室，使圣哲之人应期而生。光武陛下神武奋发，以少胜多。所以王寻、王邑的百万大军溃散在昆阳，王郎的全赵之军土崩在邯郸。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铁胫、五校全被摧破。梁王刘永，靠宗室属籍之幸，被封为侯王之爵，但他不知满足，自寻祸弃，自封牧守以爵位，突然逆反，现在虎牙大将军屯营十万，已经攻取睢阳，刘永之众奔散，其家已被灭族。这些是诸位都已闻见的。如今你们不先为自己考虑，后悔怎么来得及？”青、徐地区的群盗得此檄书惶恐不安，获索贼右师郎等六校当即全部投降。张步也派人跟随伏隆一起入朝上书，并献鰼鱼。

这年冬天，光武帝拜伏隆为光禄大夫，再次出使张步，与新任的青州牧守及都尉一起东行，给伏隆任命令长以下官吏的权力。伏隆招怀绥辑，贼众多来降附。光武帝夸赞他的

功劳，将他比作西汉的酈生。张步被拜为东莱太守之后，刘永也派使者立张步为齐王。张步贪受刘永的王爵，对是否归降犹豫不决。伏隆晓喻他说：“汉高祖与天下定约，非刘氏不得为王，现在你能为十万户侯。”张步想留伏隆共同守卫青、徐二州，伏隆不答应，请求能够回去复命，张步便将伏隆抓起来而接受了刘永的封号。伏隆派遣密使上书说：“卑臣奉命出使但无成绩，被凶逆所扣押，虽然处在危困之中，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又吏人知道张步反叛，心中不愿附合他，希望朝廷按时出兵，不要惦念我。若能活着回到朝廷，因未完成使命而受到诛杀，这当然是我最大的愿望；假如我被贼寇所害，就把父母兄弟长托给陛下了。愿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天同寿。”光武帝接到此奏，把其父伏湛叫来流着眼泪将信给他看，说：“伏隆可以说有苏武的气节。遗憾的是他不暂且答应张步而急着求归还，结果反受其害。”后来张步将伏隆杀害，当时人没有不哀怜他的。

建武五年，张武被平定，光武帝至北海，让伏隆中弟伏威办理伏隆丧事，赐给棺殓，让太中大夫护送丧事，并令琅邪为其建坟墓，任其子伏瑗为郎中。

侯霸列传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霸矜严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产业。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春秋》，为元都讲。王莽初，五威司命陈崇举霸德行，迁随宰。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霸到，即案诛豪猾，分捕山贼，县中清静。再迁为执法刺奸，纠案执位者，无所疑惮。后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败，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征霸，百姓老弱相携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卧。皆曰：“愿乞侯君复留期年。”民至乃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使者虑霸就征，临淮必乱，不敢授玺书，具以状闻。会更始败，道路不通。

建武四年，光武征霸与车驾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无典故，朝廷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为大司徒，封关内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十三年，霸薨，帝深伤惜之，亲自临吊。下诏曰：“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曰，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于是追封谥霸则乡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子昱嗣。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以沛郡太守韩歆代霸为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阳人，以从攻伐有功，封扶阳侯。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尝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竟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厭，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后千乘欧阳歆、清河戴涉相代为大司徒，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其后，河（南）〔内〕蔡茂、京兆玉况、魏郡冯勤，皆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聪敏，为陈留太守，以德行化人，迁司徒，四年薨。

昱后徙封於陵侯，永平中兼太仆。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译文】

侯霸字君房，是河南密人。其族父侯渊，为宦官而有才辩，于元帝时任职，佐右显等领中书，号称大常侍。汉成帝时，任侯霸为太子舍人。侯霸刚严有威容，家中累积千金。但不置办产业。他笃志好学，拜九江太守王元为师，研究《谷梁春秋》，并任王元的都讲。王莽初年，五威司命陈崇称举侯霸有德行，迁其为随县宰。随县所辖旷远，滨带江湖，亡命之徒多聚此为盗。侯霸到任，立即审判处决豪滑，分捕山贼，使县中清静。以后侯霸又迁为执法刺奸，对那些有势有位的人也纠察审判，无所疑惧，以后又任淮平大尹，为政理案有名望。在王莽败亡时，侯霸保固自守，终使一郡获全。

更始元年，朝廷派使者征召侯霸还，百姓们扶老携弱哭

着拦住使者的车，有的人甚至躺在车前的路上。他们都说：“希望乞求侯君再留此一年。”百姓叫说侯霸要被征回，甚至告诫妇女不要养活婴儿，因为侯君一离开，她们母子必不能全。使者也担心如果侯霸被征召回朝，临淮必乱，乃不敢援其玺书，把百姓挽留之状详细上奏，正好更始败亡，道路不通，征召之事乃止。

建武四年，光武帝征侯霸与自己在寿春相会，拜其为尚书令。当时朝中没有旧时典章，旧日大臣也不多，侯霸便明习旧事，收录遗文，将有益于当时的前代的善政法度分条上奏，全部被批准施行。朝廷每年春天所下的宽大之诏和四时之令，全都是侯霸所撰拟的。第二年，侯霸代替伏湛为大司徒，被封为关内侯。他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阿。

建武十三年，侯霸死，光武帝深感悲伤惋惜，亲自临丧吊唁。又下诏说：“侯霸在位九年，积善清洁。汉朝旧制规定，被拜为丞相之日，即封之为列侯。但我因军事繁多，未封功臣，功臣们又遵守忠臣之义，不欲违背。所以侯霸没来得及接受爵命，便忽然逝去。真叫人哀痛啊！”于是追封侯霸为则乡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并让其子侯昱继承之。临淮吏人共同为侯霸修建祠庙，一年四季都祭祀之。朝廷以沛郡太守韩歆代侯霸为大司徒。

韩歆字翁君，是南阳人，因为随光武帝征伐有功，被封为扶阳侯。他对光武帝直言不讳地劝谏，常常令光武帝不能容忍。在一次朝会上，韩歆听到光武帝读隗嚣、公孙述的来信时，说：“亡国的皇帝都有才，夏桀、商纣也有才。”光武帝大怒，以往之怨因此激发。韩歆又说今年将要发生饥荒，并指天画地加以证明，言语直切。因此光武帝让其免官

归乡，但怒气还未消解，又遣使宣诏加以责备。司隶校尉鲍永一再为其求请也无效，韩歆和其子韩婴最后自杀。韩歆平素名声很大，又死非其罪，所以众人有许多不服，光武帝便追赐韩歆钱谷，以礼葬之。

以后千乘人欧阳歙、清河人戴涉相继为大司徒，都因事获罪下狱而死，从此大臣难居相任。在此以后，河内人蔡茂，京兆人王况，魏郡人冯勤都死在官位上。王况字文伯，性聪敏，任陈留太守时，以德行教化郡人，被迁为司徒，在位四年死。

侯霸子侯昱后被改封为于陵侯，永平年中兼太仆。侯昱死，其子侯建继承之。侯建死，其子侯昌继承之。

宋弘列传

宋弘字仲子，京兆长安人也。父尚，成帝时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贤，违忤抵罪。弘少而温顺，哀、平间作侍中，王莽时为共工。赤眉入长安，遣使征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桥，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获免。

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桐邑侯。所得租奉分赡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徙封宣平侯。

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杨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帝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伺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使反服，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弘推进贤士冯翊、桓梁三十余人，或相及为公卿者。

弘当宴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则服，可乎？”对曰：“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数年卒，无子，国除。

弘弟嵩，以刚强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元〕和间为太尉，坐阿党窦宪，策免归本郡，自杀。由二子：汉、登。登在《儒林传》。

【译文】

宋弘，字仲子，京兆郡长安县人。父亲宋尚，在成帝时官至少府；哀帝即位，宋尚因为不愿党附董贤，被董贤以不敬之名将他抵罪。宋弘年轻时便很温顺，在哀帝、平帝朝中作过侍中，王莽当朝时他还当过共工。赤眉军攻入长安，派来使者征辟宋弘，宋弘受逼迫，不得已只好从命。行至渭桥时，他便跳了河。家里人把他救了起来，他假装死，这样才免于治罪。

光武帝即位，授予宋弘太中大夫的职务。建武二年，宋弘代替王梁担任大司空，并被封为桐邑侯。他把所得到的租俸都分送给了远近亲戚，家中却没有一点积蓄，这种清廉的风格受到了世人的好评。后来又改封为宣平侯。

光武帝曾经向宋弘了解国内通博之士，宋弘便推荐了沛国的桓谭，称他才学广博，几乎可以赶上杨雄与刘向、刘歆父子。光武帝于是任命桓谭为议郎。给事中。此后光武帝每次宴会，总是叫桓谭弹琴，因为他很喜欢那种美妙的轻音乐。宋弘知道后，心中便不高兴，后悔当时推荐了桓谭。有一次，宋弘伺得桓谭从宫中退出，便派了一名属吏去传唤桓谭，自己则整整齐齐地穿上朝服，坐在大司空府堂上。桓谭进来后，宋弘并不请他入坐，责备道：“我之所以推荐您，

是希望您以道德辅佐君王，但你现在几次向皇上演奏郑卫淫声，损害了《雅》、《颂》正音，这不是忠正之士应当做的。你能够自己改正吗？还是叫我依法纠举呢？”桓谭一再叩头认错，过了好久，宋弘才让他离开。后来光武帝大会群臣，又叫桓谭弹琴。桓谭看见宋弘也在坐，便显得非常不安，弹得也不象平常那样熟练自如。光武帝奇怪，便问其中的缘故。宋弘便离开座位，摘下官帽，向光武帝认错：“臣下之所以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够以忠正之节引导君王，可是现在他叫朝廷耽迷于郑卫淫乐，这是为臣的罪过。”光武帝一听，即为之改容，马上向宋弘道歉，让他戴上帽子。此后便不再让桓谭担任给事中的职务了。宋弘共推荐贤士冯翊、桓梁等三十余人，其中有一些人相继担任了公卿大臣。

有一次，宋弘适逢光武帝设宴会集群臣，他席间，看见皇帝御座旁边有副新屏风，上面画着许多美女，光武帝几次回头去欣赏。宋弘便严肃地说：“没有看见好德象好色一样深的人。”光武帝听后，当即令人撤去了屏风，并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还可以吧？”宋弘答道：“陛下进德，臣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刚死了丈夫，光武帝便与她一起谈论朝廷群臣，悄悄地揣摩公主的想法。公主说：“宋公的威容与道德，所有的朝臣都比不上。”光武帝说：“待我考虑一个办法。”后来宋弘被光武帝引见，光武帝便叫公主坐到屏风后面，于是对宋弘说：“谚语讲人升了官就换朋友，发了财就换老婆，这是人之常情吗？”宋弘答道：“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便回头对公主说：“事情不好办了。”宋弘在位五年，因为拷讯上党太

守没有什么证据，便被罢免去了司空的职务，回到了自己的邸舍。几年以后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取消了。

宋弘的弟弟宋嵩，以性格刚强孝顺节烈而著名，做官到河南尹。宋嵩的儿子宋由，元和年间做官为太尉，因为与窦宪结党而犯罪，被命令免官而返回原籍，自杀身亡。宋由有两个儿子：宋汉和宋登。宋登的事迹在《儒林传》中有记载。

宋汉列传

汉字仲和，以经行著名，举茂才，四迁西河太守。永建元年，为东平相、度辽将军，立名节，以威恩著称。迁太仆，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前在方外，仍统军实，怀柔异类，莫匪嘉绩，戎车载戢，边人用宁。予录乃勋，引登九列。因病退让，守约弥坚，将授三事，未克而终。朝廷愍悼，怛其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相大夫会葬，加赐钱十万，及其在殡，以全素丝羔羊之洁焉。”

子则，字元矩，为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韦著、扶风法真，称为知人。则子年十岁，与苍头共弩射，苍头弦断矢激，误中之，即死。奴叩头就诛，则察而恕之。颍川荀爽深以为美，时人亦服焉。

论曰：中兴以后，居台相总权衡多矣，其能以任职取名者，岂非先远业后小数哉？故惠公造次，急于乡射之礼；君房入朝，先奏宽大之令。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贵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声，戒淫色，其有《关雎》之风乎！

【译文】

宋汉，字仲和，以通晓经术，修养德行而著名，被荐举以茂才科目入仕，经四次迁升而官至西河郡太守。汉顺帝永建元年，出任东平国相、度辽将军，在任期间注重名誉、节操，以恩威并施而著称。升任太仆，因病向朝廷请求退休，拜为太中大夫，死于任上。朝廷为此所下的文书曰：“太中

大夫宋汉，清白廉洁，正直无邪。从前在境外就任时，屡掌军需之职，对外族施以怀柔政策，举措无不政绩颇嘉，兵车仅载兵器并无战事，边民得以安宁。其功勋记录于朝廷，职位被提升至九卿之列。因病退职让位，遵守朝约更加严格，本欲实行三项措施，未来得及去做而故去。朝廷怜惜哀悼，忧伤悲怆。《诗经》不是说：‘谋及大事者，赐以福庆。’将今朝中将相，文武大夫前往会葬，另外赏赐钱十万，并赐以出殡时全体着羔羊之裘，缝以素丝的待遇。”

其子宋则，字元矩，官至鄱陵县令，也很有名誉功绩。曾举荐同郡人韦謏、扶风人法真入仕，人称他知人善任。宋则的儿子年十岁，与府中奴仆一起射箭，奴仆弓弦拉断，箭飞出，误中宋则的儿子，其子当时死亡。奴仆磕头就罚，宋则则察明情况饶恕了他。颍川人荀爽为此极为称赞宋则的人品，当时人也都很敬佩他。

史家论曰：东汉中兴以后，官至台阁相位而总理朝权的人很多了，那些能够以所任职务而有名誉的人，难道不是以先治德礼而后名法吗？因此，伏湛一到任就急于行乡射之礼；侯霸入朝，首先奏请宽大诏令。那些博大的器具很难发挥近前的作用，道理深刻的措施其功效是久远的，大凡志士仁人为政，处事总是有其发自本心的深刻道义。君子行道义而得，固然可贵；行道义而失，亦有所得。宋弘谏止朝廷过多的音乐，去除淫色，颇有《关雎》的讽谏风格

蔡茂列传

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融欲以为张掖太守，固辞不就；每所饷给，计口取足而已。后与融俱征，复拜议郎，再迁广汉太守，有政绩称。时阴氏宾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辄纠案，无所回避。会洛阳令董宣举纠湖阳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刚正，欲令朝廷禁制贵戚，乃上书曰：“臣闻兴化致教，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理恶。陛下圣德系兴，再隆大命，即位以来，四海晏然。诚宜夙兴夜寐，虽休勿休。然顷者贵戚椒房之家，数因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臣恐绳墨弃而不用，斧斤废而不举。近湖阳公主奴杀人西市，而与主共舆，出入宫省，逋罪积日，冤魂不报。洛阳令董宣，直道不顾，干主讨奸。陛下不先澄审，召欲加箠。当宣受怒之初，京师侧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骄逸，宾客放滥，宜敕有司案理奸罪，使执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厌远近不缉之情。”光武纳之。

建武二十年，代戴涉为司徒，在职清俭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时年七十二。赐东园梓棺，赙赠甚厚。

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主簿郭贺，贺离席庆曰：“大殿者，宫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秩也。”

袞职有阙，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乃辟贺为掾。

【译文】

蔡茂字子礼，是河内怀人。汉哀帝、平帝时因儒学显名，被征试博士，在对皇帝策问时陈述灾变，以高等成绩被提升为议郎，又迁为侍中。后遇王莽居位摄政，蔡茂便告病辞官，不在王莽朝中任职。

当时天下扰乱，蔡茂平素与窦融关系很好，便到他那里去避难。窦融想让他任张掖太守，蔡茂坚决推辞。窦融每次给其粮饷，蔡茂仅取够家口所需而已。后来蔡茂与窦融一起被征召，又被拜为议郎，再迁为广汉太守，颇有政绩。当时阴氏宾客在郡中多犯吏禁，蔡茂全部纠举案察，无所回避。正值洛阳令董宣举纠湖阳公主，光武帝开始怒而捕之，接着又赦免他。蔡茂喜爱董宣的刚正，想让朝廷对贵戚加以禁限，便上书说：“我听说，必须通过进善才能达到兴化致教的目的；要想使国家安康人民安宁，没有比治恶更为重要的了。陛下大兴圣德，再隆天命，即位以来，四海安定。我们也应早起晚睡，勤于职守，虽值休假也不休息。但是近来贵戚帝室之家，多次凭借皇恩帝势，触犯吏禁，杀人不偿命，伤人不论罪。我恐怕这样会导致法律失效，刑戮被废。最近湖阳公主之奴在西市杀人，却与主共舆，出入宫省，多日逍遥法外，受害者含冤不得报仇。洛阳令董宣，刚直不顾自己利害，触犯公主而讨奸凶。陛下起初不问清楚，召其欲治罪。当董宣开始受您怒责时，京师之人都非常关心此事；到后来董宣蒙您宽宥，天下人都拭目观看。现在，外戚骄逸，宾客放纵，应令有关部门审理他们的奸罪，让执法公平之吏永远发挥作用，以平远近不服之情。”光武帝采纳了此议。

建武十二年，蔡茂代替戴涉为司徒，在职清俭不懈。建武二十三年死于位上，终年七十二岁。光武帝赐其东园梓棺，和许多钱物。

当初蔡茂任广汉太守时，梦见坐在大殿中，见殿内梁上有三穗之草，便跳而取之，取得中穗，又全失了。便以此梦问主簿郭贺，郭贺离坐祝贺说：“大殿是宫府之象，梁上有禾，这代表着人臣中的上等俸禄，取得中穗，象征取得中台之位，禾失合在一起为‘秩’，虽然失之，乃意味着取得禄秩。朝中袞职有缺，恐怕要让您补上了。”果然旬月间蔡茂便被征召，便命郭贺为掾。

郭贺列传

贺字乔卿，洛（阳）人。祖父坚伯，父游君，并修清节，不仕王莽。贺能明法，累官，建武中为尚书令，在职六年，晓习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见赏赐，恩宠隆异，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显宗巡狩到南阳，特见嗟叹，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经过，吏人指以相示，莫不荣之。永平四年，征拜河南尹，以清静称。在官三年卒，诏书愍惜，赐车一乘，钱四十万。

【译文】

郭贺字乔卿，是洛人。祖父坚伯，父游君，都修清忠之节，不为王莽之官。郭贺能明法，长期为官，建武年中任尚书令，在位六年，晓习旧事，于朝廷多有匡益。后被拜为荆州刺史，光武帝召见并赏赐他，对他特别宠爱。郭贺到任后，政绩突出，给百姓带来许多好处，百姓歌颂说：“郭乔卿在郡德仁明，忠正朝廷上下平。”显宗孝明帝出巡到南阳，对郭贺政绩特别称赞，赐其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并敕令他巡行所部时去掉车襜帘帷帐，使百姓能看见其容服，以此表彰有德之人。郭贺每经过一个地方，吏人们就指着他向别人介绍，人们都认为他很荣幸。永平四年，郭贺被征拜为河南尹，以为政清静为人称道。在官三年死，皇帝下诏表示悯惜，赐其一乘车，四十万钱。

冯勤列传

冯勤字伟伯，魏郡繁阳人也。曾祖父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曰“万石君”焉。兄弟形皆伟壮，唯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孙之似也，乃为子伉娶长妻。伉生勤，长八尺三寸。八岁善计。

初为太守钊期功曹，有高能称。期常从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县冯巡等举兵应光武，谋未成而为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将老母、兄弟及宗亲归期，期悉以为腹心，荐于光武。初未被用，后乃除为郎中，给事尚书。以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每引进，帝辄顾谓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

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杨素有讥议，帝常嫌之，既见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还，陈霸本意，申释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书仆射。职事十五年，以勤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令，拜大司农，三岁迁司徒。

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宴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赉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

于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勤母年八十，每会见，诏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顾谓诸王主曰：“使勤贵宠者，此母也。”其见亲重如此。

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使者吊祠，赐东园秘器，赠赠有加。

勤七子。长子宗嗣，至张掖属国都尉。中子顺，尚平阳长公主，终于大鸿胪。建初八年，以顺中子奋袭主爵为平阳侯，薨，无子。永元七年，诏书复封奋兄羽林右监劲为平阳侯，奉公主之祀。奋弟由，黄门侍郎，尚平安公主。劲薨，子卯嗣。卯延光中为侍中，薨，子留嗣。

【译文】

冯勤字伟伯，是魏郡繁阳人。他的曾祖父冯扬，西汉宣帝时任弘农太守。有八个儿子，全都作了二千石的大官，赵魏一带全都认为他很荣耀，称他为“万石君”。八个兄弟中七个都是身材高大，只有冯勤的祖父冯偃，长不满七尺，常常自耻短陋，怕子孙会像自己一样，便为儿子冯伉娶了个高个子媳妇。冯伉生冯勤，身長八尺三寸，八岁时就善算术。

冯勤开始为太守姚期的功曹，因能力很强出名。姚期常常随光武帝征伐，将政事一概交给冯勤处理。冯勤同县人冯巡等欲起兵响应光武帝，但计谋未成反而被豪右焦廉等人所反击，冯勤便率领老母兄弟及宗亲投归姚期，姚期把他们都作为心腹之人，推荐给光武帝。开始冯勤未被任用，后来提为郎中，给事尚书。因为谋议军粮，做事精勤，便被光武帝亲近赏识起来。每次引进，光武帝都对左右夸奖冯勤说：“这真是个好吏啊！”从此便让他掌管策封诸侯之事。冯勤衡量区分他们功劳的轻重，国土的远近，地质的丰薄，非常

合理，诸侯无人不服。从此以后，封爵之制，无冯勤便不能决定。光武帝更加以其为能，让他总管尚书众事。

司徒侯霸向光武帝举荐前梁县令阎杨。阎杨平常有时讥议朝政，光武帝常对其不满，看见侯霸奏章后，怀疑其中有奸，大怒，赐侯霸玺书说：“将罪人流放到崇山、幽都之事不会再有，行刑的黄斧一下便会无生存之处。你举荐阎杨，是要以身试法，还是要杀身成仁呢？”便派冯勤带着此书到司徒府。冯勤回来后，陈述侯霸本意，申明解释其中道理，光武帝的怒气才渐渐消了。又拜冯勤为尚书仆射。冯勤在职十五年，因为办事勤劳被赐爵关内侯。又被迁为尚书令，拜为大司农，三年后又迁为司徒。

以前三公多因罪被罢废，皇帝以冯勤为贤人，想让其有好的结果，便借着宴见的机会告诫说：“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辱同列之人，最后被罢免，至今生死吉凶还不知道，岂不可惜！人臣若被流放受诛，虽然以后再追加赏赐赙祭，也不能偿还宝贵的身体。忠臣孝子应以前世的经验教训为戒鉴。若能对国家尽忠，事奉君王不二，其赏爵就会光照当世，其功名就可传之万代，对此不可不奋勉为之。”冯勤从此更加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冯勤之母年八十岁，皇帝每次会见她，都诏令其勿拜，让御者扶其上殿，并对诸王公主说：“是此母让冯勤得以贵宠的。”可见她也如此被亲重。

中元元年，冯勤死。皇帝对此哀悼惋惜，派人吊唁祠祭，并赐与东园秘器和许多送葬之物。

冯勤有七个儿子。长子冯宗继承之，官至张掖属国都尉。中子冯顺，娶平阳长公主为妻，终于大鸿臚之位。建初

八年，以冯顺中子冯奋继承主爵为平阳侯，冯顺死，无子继承。永元七年，皇帝下诏复封冯奋兄羽林右监冯劲为平阳侯，洪奉公主祭祀。冯奋弟冯由，为黄门侍郎，娶平安公主为妻。冯劲死，其子冯卯继承之。延光年间冯卯任侍中，后死，其子冯留继承之。

赵^愬列传

赵愬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愬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距者。愬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后病愈，悉自缚诣愬，愬不与相见，后竟杀之。

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愬，信义著名，愿得降之。”更始乃征愬。愬年未二十，既引见，更始笑曰：“蚩栗犊，岂能负重致远乎？”即除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使诣舞阴，而李氏遂降。愬因进入颍川，击诸不下者，历汝南界，还宛。更始大悦，谓愬曰：“卿名家驹，努力勉之。”会王莽遣王寻、王邑将兵出关，更始乃拜愬为五威偏将军，使助诸将拒寻、邑于昆阳。光武破寻、邑，愬被创，有战劳，还拜中郎将，封勇功侯。

更始败，愬为赤眉兵所围，迫急，乃逾屋亡走，与所友善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径出武关。仲伯以妇色美，虑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弃之于道。愬责怒不听，因以泥涂伯仲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每道逢贼，或欲逼略，愬辄言其病状，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亲属，皆裸跣涂炭，饥困不能前。愬见之悲感，所装缣帛资粮，悉以与之，将护归乡里。

时，邓奉反于南阳，愬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言愬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愬书，乃惊曰：“赵愬真长者也。”即征愬，引见，赐鞍马，待诏公车。

时，江南未宾，道路不通，以愬守简阳侯相。愬不肯受兵，单车驰之简阳。吏民不欲内愬，愬乃告警，呼城中大人，示以国家威信，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由是诸营壁悉降。荆州牧奏愬才任理剧，诏以为平林侯相。攻击群贼，安集已降者，县邑平定。

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愬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愬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赏出子春。

其年，迁愬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愬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愬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二十六年，帝延集内戚宴会，欢甚，诸夫人各各前言“赵愬笃义多恩，往遭赤眉出长安，皆为愬所济活”。帝甚嘉之。后征愬入为太仆，引见谓曰：“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厚加赏赐。

二十七年，拜太尉，赐爵关内侯。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愬典边事，思为久长规。愬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三十年，愬上言宜封禅，正三雍之礼。中元元年，从封泰山。及帝崩，愬受遗诏，典丧礼。是时，藩王皆在京师，

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愬乃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时，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愬乃表奏谒者将护，分止它县，诸王并令就邸，唯朝晡入临。整礼仪，严门卫，内外肃然。

永平元年，封节乡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实免。其冬，代窦融为卫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后遭母忧，上疏乞身行丧礼，显宗不许，遣使者为释服，赏赐恩宠甚渥。愬内典宿卫，外干宰职，正身立朝，未尝懈惰。及帝崩，复典丧事，再奉大行，礼事修举。肃宗即位，进为太傅，录尚书事。擢诸子为郎吏者七人。长子代，给事黄门。

建初五年，愬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

子代嗣，官至越骑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将军刘尚征羌，坐事下狱，疾病物故。和帝怜之，赐秘器钱布，赠越骑校尉、节乡侯印绶。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无子，国除。

【译文】

赵愬字伯阳，是南阳宛人。少年时便有节操。其叔伯伯哥被别人杀害，又没有儿子。当时赵愬十五岁，常常想着为兄报仇，便带着武器交结朋友，后来便到仇家复仇。当时仇家之人全都生病了，无人能抗拒。赵愬认为趁其疾病而杀之报仇，不是仁者之心，就暂且不杀之而离开，临走时对仇家说：“你们如果恢复健康，要远远的躲避我。”仇家全都卧床叩谢。病愈之后，全都自己捆绑着来见赵愬，赵愬不见他

们，让他们离去。最后终于寻到仇人而杀之。

更始皇帝即位后，舞阴大姓李氏守城不降，更始帝派柱天将军李宝劝降，李氏不肯，说：“我们听说宛城赵氏有孤孙赵憙，以讲信义著名。愿意投降他。”更始便征召赵憙。当时赵憙年纪不到二十岁，更始帝见后笑着说：“这是只小牛犊，怎能负重致远呢？”随即又以他为郎中，代行偏将军之事，派他到舞阴，而李氏果然投降。赵憙因而进入颖川，攻打那些不投降的，走遍汝南，回到宛城。更始皇帝非常高兴，对赵憙说：“你是名家的千里驹，要努力进取。”正值王莽派遣王寻、王邑率兵出关，更始帝便拜赵憙为五威偏将军，让他去昆阳协助诸将抵御王寻、王邑。光武帝大破王寻、王邑，赵憙受了伤，因立有战功，还拜为中郎将，封为勇功侯。

更始政权败，赵憙被赤眉军围困，情况急迫，赵憙便越房逃走，与好友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带小弱家眷，翻越险峰，直出武关。仲伯因为媳妇貌美，害怕路遇强暴之徒而使自己牵连受害，便想将她丢在半路。赵憙怒责之，不让他这样做，便用泥涂在仲伯媳妇脸上，自己用小车推着她赶路。路上常逢盗贼，有的想逼抢妇人，赵憙就说她有病，因此得以免祸。进入丹水县后，赵憙一行遇见更始帝的亲属，全都裸身赤脚，饥困不能行走。赵憙见了很悲伤，将所带的缣帛资粮全给了他们，保护他们归还乡里。

这时邓奉在南阳反叛，赵憙平素与其关系很好，多次送信深深责备他。但有人对赵憙进行谗毁，说他想与邓奉合谋，光武帝也有所怀疑，邓奉失败以后，光武帝得到这些信，看后大惊说：“赵憙真是有德长者。”当即征召引见之，

赐以鞍马，待诏公车。当时江南未服，道路不通，光武帝让赵憙暂时任简阳侯相。赵憙不肯带兵前往，乃单身乘车驰向简阳。简阳吏民不想让他入内，赵憙便向城中大人讲道理，让他们明白国家的威信。简阳帅听了当即便开门投降，诸营垒也因此尽降。荆州牧上奏，认为赵憙之才可以治理乱地，光武帝便诏以其为平林侯相。赵憙领兵攻击群贼，安顿已投降的人，县邑因此平定。

后赵憙被拜为怀县令。大姓李子春先任琅邪相，豪猾并兼，人们都以他为祸患。赵憙刚到县内，听说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杀人之事还未揭露出来，便彻底追究其罪，将李子春逮捕考问，他的两个孙子闻讯自杀。京师有数十人为李子春求情，都无效。这时赵王刘良病重垂危，皇帝亲自前去看望，并问他有什么话要说。赵王说：“我一向与李子春交往甚厚，现在他犯罪了，怀县令赵憙将要杀他，我愿为其乞求活命。”光武帝说：“官吏执行法律，不能使其曲解走样。你再说别的想做的事吧。”赵王便不再说话了。赵王死后，光武帝追念赵王，便赦免放出李子春。

这一年，赵憙被迁为平原太守。当时平原郡盗贼很多，赵憙便与诸郡一起讨捕，斩杀其首领，有数千余党也因此当斩。赵憙上书说：“惩恶只惩恶人本身，其他的人可全部迁往靠近京师之郡。”光武帝听从其言，将其余罪犯全都迁移安置在颍川、陈留。赵憙在郡、拔举义行，诛锄奸恶。后来青州闹蝗灾，进入平原郡界的蝗虫全部死掉，郡内年年丰收，百姓歌颂其政。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召集内戚宴会，特别高兴。诸夫人纷纷对光武帝说：“赵憙对我们义深恩重，当初我们遭赤

眉之祸逃出长安，全都靠他的接济才得以活命。”光武帝听后甚是嘉叹。后光武帝征赵憙入朝为太仆，召见他说：“你不但被英雄们所保举，就连妇人也感怀你的恩德。”便对他厚加赏赐。

建武二十七年，光武帝拜赵憙为太尉，赐其爵为关内侯。当时匈奴南单于向汉称臣，乌桓、鲜卑也都来朝贡，光武帝便令赵憙掌管边境事务，考虑边境久安之计。赵憙上奏请让缘边的迁徙之民再回诸郡，幽、并二州因此而安定下来。

建武三十年，赵憙上言说应该进行封禅，以正三雍之礼。中元元年，随从光武帝往泰山封禅。光武帝死后，赵憙受遗诏主持丧事。当时诸藩王都在京师，自从王莽篡权乱政之后，旧典已无，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室而居，同席而坐，朝中宪章杂乱无序。赵憙乃正色立朝，持剑立于殿阶，将诸王扶下，以明尊卑之序。当时藩国的官属出入宫省，与朝中百僚没有区别，赵憙便上表奏请谒者将护，分居于它县，诸王全令其归其宅邸，只在早晚时入朝。由于赵憙修整礼仪，严格门卫制度，朝廷内外变得肃然有序。

永平元年，赵憙被封为节乡侯。永平三年，因查考中山相薛修云事不实被免官。这年冬天，又代替窦融任卫尉。永平八年，又代理虞延行使太尉之权，居太尉府如正式太尉一样。后赵憙因为母死，上书乞求居丧守孝，显宗不准，派使者为其释去丧服，对其赏赐恩宠特别优厚。赵憙内主宿卫，外任宰职，正身立朝，从未懈怠。及孝明帝死时，赵憙又一次为皇帝主持丧事。肃宗即位后，进赵憙为太傅，录尚书事，提拔其七个儿子为郎吏。长子赵代为给事黄门。

建初五年，赵憙患病，章帝亲往探望。其死时，章帝又亲自去吊唁。时年八十四岁。被封谥曰正侯。

其子赵代继承之，官至越骑校尉。永元中，赵代为代理征西将军刘尚的副将征伐羌人，因犯罪被送进监狱，得病死去。和帝怜悯之，赐其秘器钱币，赠其越骑校尉、节乡侯的印绶。其子赵直继承之，官至步兵校尉。赵直死，其子赵淑继承之，后因无子，封国废除。

牟融列传

牟融字子优，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以司徒茂才为丰令，视事三年，县无狱讼，为州郡最。

司徒范迁荐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状。永平五年，入代鲍昱为司隶校尉，多所举正，百僚敬惮之。八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十一年，代鲒阳鸿为大司农。

是时，显宗方勤万机，公卿数朝会，每辄延谋政事，判折狱讼。融经明才高，善论议，朝廷皆服其能；帝数嗟叹，以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为司空，举动方重，甚得大臣节。肃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赵憙为太尉，与憙参录尚书事。

建初四年薨，车驾亲临其丧。时融长子麟归乡里，帝以其余子幼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仪进止，赠赙恩宠笃密焉。又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除麟为郎。

【译文】

牟融字子优，是北海安丘人。从小博学，教授《大夏侯尚书》，从学门徒有数百人，州里闻名。因为司徒举其为秀才而被任为丰县县令。当官三年，县内无狱讼之事，治绩为州郡中第一。

司徒范迁举荐牟融，说他为人方正忠公，有纯正完备之行，应该进入本朝，并且将其治理丰县的情况上奏。永平五年，牟融入朝代鲍昱为司隶校尉，在职多所举正，百僚对其敬畏之。永平八年，代包威为大鸿胪。永平十一年，代鲒阳

鸿为大司农。

当时显宗孝明帝正勤理国事，多次召集公卿们朝会，每次都召他们商议政事，判断案件。牟融精明才高，善于议论，朝中全佩服他的才能，明帝也多次赞其有宰相之才。第二年，代伏恭为司空，举动方重，甚有大臣之节。肃宗孝章帝即位后，因为牟融是先朝名臣，让他代赵憙为太尉，与赵憙一起总领尚书事。

牟融于建初四年死，章帝亲临其丧。当时牟融长子牟麟已回归乡里，章帝因为牟融其余儿子都很幼小，便敕令太尉掾史教牟麟威仪进退之礼，给其许多送葬之物，又将显节陵下之地赐给牟融为冢莹之地，并拔除牟麟为郎。

韦彪列传

韦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也。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大司马。

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好学洽闻，雅称儒宗。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显宗闻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谒者，赐以车马衣服，三迁魏郡太守。肃宗即位，以病免。征为左中郎将、长乐卫尉，数陈政术，每归宽厚。比上疏乞骸骨，拜为奉车都尉，秩中二千石，赏赐恩宠，俟于亲戚。

建初七年，车驾西巡狩，以彪行太常从，数召入，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彪因建言：“今西巡旧都，宜追录高祖、中宗功臣、褒显先勋，纪其子孙。”帝纳之。行至长安，乃制诏京兆尹、右扶风求萧何、霍光后。时光无苗裔，唯封何末孙熊为酈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参后曹湛为平阳侯，故不复及焉。乃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还，拜大鸿胪。

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彪上议曰：“伏惟明诏，忧劳百姓，垂恩选举，务得其人。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

故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置官选职，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谏曰：“臣闻政化之本，必顺阴阳。伏见立夏以来，当暑而寒，殆以刑罚刻急，郡国不奉时令之所致也。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务，当先除其所患。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虽进退舒迟，时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职周密。宜鉴嗇夫捷急之对，沉思绛侯木讷之功也。往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为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又谏议之职，应用公直之士，通财饬正，有补益于朝者。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又御史外迁，动据州郡。并宜清选其任，责以言绩。其二千石视事虽久，而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赏，勿妄迁徙。惟留圣心。”书奏，帝纳之。

元和二年春，东巡狩，以彪行司徒事从行。还，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门、太医问病，赐以食物。彪遂称困笃。章和二年夏，使谒者策诏曰：“彪以将相之裔，勤身饬行，出自州里，在位历载。中被笃疾，连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复以加增，恐职事烦碎，重有损焉。其上大鸿胪印绶。其遣太子舍人诣中臧府，受赐钱二十万。”永元元年，卒，诏尚书：“故大鸿胪韦彪，在位无愆，方欲录用，奄忽而卒。其赐钱二十万，布百匹，谷三千斛。”

彪清俭好施，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著书十二篇，

号曰《韦卿子》。

【译文】

韦彪字孟达，是扶风平陵人。其高祖韦贤，汉宣帝时为丞相。其祖韦赏，汉哀帝时任大司马。

韦彪孝行极其纯正，其父母死，哀毁三年，不出守墓的草庐。丧服期满后，已是骨瘦体弱，医疗数年才能起床。又好学博闻，有儒宗之雅称。建武末年，被举为孝廉，提拔为郎中，后因病免职，回乡教授学业。其安贫乐道，淡于进取名利，三辅地区诸儒没有不仰慕他的。

显宗孝明帝闻韦彪之名，永平六年，召其拜为谒者，赐其车马衣服，三迁其为魏郡太守。肃宗章帝即位后，韦彪因病免职，被征为左中郎将、长乐卫尉，多次陈述为政之术，最后都落在应该宽厚的论点。他多次上书请求去官，被拜为奉车都尉，官秩为中二千石。章帝对他的赏赐恩宠同于亲戚。

建初七年，章帝西行出巡，让韦彪以代行太常之职相从，多次召其入内，向他询问三辅地区旧事和风俗礼仪。韦彪因此上奏建议说：“现在陛下西巡先代旧都，应追录汉高祖、宣帝时的功臣，褒显他们的功劳，纪封他们的子孙。”章帝采纳其言。到长安后，便下诏让京兆尹、右扶风录求萧何、霍光的后代。此时霍光后代已无，唯封萧何末孙萧雄为鄼侯。因建初二年已经封曹参后代曹湛为平阳侯，所以此次封爵没涉及曹参之后。又厚赐韦彪钱及珍羞食物，让他回平回陵上坟。回来后，拜他为大鸿胪。

当时上书陈述政事的人，许多都说郡国推举人才不按功劳次序，所以守职之人越来越懈怠而吏事也渐渐荒疏，其责

任归咎于州郡。章帝诏公卿朝臣议此事。韦彪上奏议说：“我伏思明诏主旨，陛下忧劳百姓之事，让臣下必须选出合适的人来任官吏之职。国家以选贤为重要的事，而贤以孝行为首要之德。孔子说：‘事奉亲人尽孝所以其孝可变为对君的忠，所以必须在孝子之门中去求忠臣。’人的才能与德行很少兼而有之，所以孟公绰虽优于赵、魏的家臣，却不能任滕、薛两国的大夫。忠孝之人用心近于淳厚；久任吏职之人用心近于刻薄。三代时用贤全都是先磨砺选练然后用之，所以能直接选用。现在我们选士的标准，应把才行放在首位，不能只看其功绩和经历。选贤的根本，在于选二千石官。如果二千石官是贤者，那么其所贡举之人就会称职。”章帝深以为对，采纳了他的建议。

韦彪认为当今承袭光武、明帝的吏化之风，多以官吏苛刻为能干，又不以才作为置官选职的标准，便借着盛夏多寒气象的发生，上疏谏道：“我听说阴阳变化必须正常，这是政化的根本。今年立夏已来，天气应当暑热却反而寒凉，恐怕这是因为刑罚刻急，郡国不奉时令造成的。农民种田之事繁多急迫而苟吏们使其延误农时，征发赋税用作常时租调而贪吏们还要从中分割，这是大祸害。既然以农民所作之事为重要，就应当先为他们除去祸害，尚书居天下中枢的重要位置，对尚书的选置怎能不慎重。而近来尚书多是从郎官破格提拔，他们虽知晓熟习文法，善于应对，然而这分明只是小智小慧，这些人无大能力。应当简选那些任过州官又一贯有名的人任尚书，他们虽行动迟缓，有时有不及郎吏们之处，然而他们是秉心为公，奉职周密之人。应该以汉时啬夫应对敏捷之事为借鉴，牢记周勃虽迟钝却能有大功于汉的事。过

去因为楚王反叛，欲审其案，所以设置令史以郎职为助，而这类人小人居多，好行奸为利。现在以简选贤者为重，可将其全部废省，又谏议大夫的职位，应当选用用心公直、通才刚正、于朝廷有补益的人。现在有时从被征试的人中选任为谏议大夫。又御史外迁，动据州郡，都应该清选其任，要求他们有政绩。那些二千石中任职虽久但被吏民们认为应安于其位的人，应增其官秩重加其赏，不要随便迁徙。这些事希望圣上留心。”书奏上后，章帝采纳之。

元和二年春天，章帝东巡，以韦彪暂代司徒事从行。回来后，因病乞求离官，章帝派小黄门、太医问病，并赐之食物。不久韦彪说病情加重。章和二年春天，章帝遣谒者下诏说：“韦彪因为是将相的后代，身勤行谨，所以出于州里，在位历年。中途病重，连上奏求退。君年事已高，不能再增秩加官，恐怕这样会使职事烦碎，更加损害健康。可交回大鸿胪印绶。可派太子舍人到中藏府，接受赐钱二十万。”永元元年，韦彪死，章帝下诏尚书说：“原大鸿胪韦彪，在位没有过失，正要加以录用，突然死去。赐其钱二十万，布百匹，谷三千斛。”

韦彪清俭好施，将俸禄赏赐都分给宗族，家无多余资财。著书十二篇，名为《韦卿子》。

韦义列传

族子义，义字季节。高祖父玄成，元帝时为丞相。初，彪独徙扶风，故义犹为京兆杜陵人焉。

兄顺，字淑文，平舆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数辟公府，辄以事去。司徒刘恺复辟之，谓曰：“卿以轻好去就，爵位不跻。今岁垂尽，当选御史，意在相荐，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马齿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瞽滞疾，不堪久待，选荐之私，非所敢当。”遂跣而起。恺追之，径去不顾。安帝西巡，征拜议郎。

义少与二兄齐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举理剧，为广都长，甘陵、陈二县令，政甚有绩，官曹无事，牢狱空虚。数上书顺帝，陈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征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讥切左右，贬刺窦氏。言既无感，而久抑不迁，以兄顺丧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广都为生立庙。及卒，三县吏民为义举哀，若丧考妣。

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大将军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车备礼征，至霸陵，称病归，乃入云阳山，采药不反。有司举奏加罪，帝特原之。复诏京兆尹重以礼敦劝，著遂不就征。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以陈蕃、窦氏既诛，海内多怨，欲借宠时贤以为名，白帝就家拜著东海相。诏书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为受罚者所奏，坐论输左校。又后妻骄姿乱政，以之失名，竟归，为奸人所害，隐者耻之。

赞曰：湛、霸奋庸，维宁两邦。淮人孺慕，徐寇要降。

弘实体远，仁不忘本。惠政多迹，彪明理损。牟公简帝，身终上衮。

【译文】

韦彪族子韦义，字季节。其高祖父韦玄成，在元帝时为丞相。当初，韦彪独迁往扶风，所以韦义仍旧为京兆杜陵人。

韦义兄韦顺，字叔文，任平舆县令，有高名。韦义次兄韦豹，字季明，多次被公府征召辟用，都借事离去。司徒刘恺又征辟他，对他说：“因为你好轻易离开，所以爵位不升。现在一年将尽，当为御史所选。我有意举荐你，你能在此等待吗？”韦豹说：“我如同衰老的犬马，力气已经劣败，只是仰慕您的大恩，所以未擅自割断。而且我已目眩眼花，疾病缠身，不能长久等待，您的选荐之情，我实不敢当。”说完光着脚起身就走。刘恺追留之，韦豹头也不回，径直离去。

韦义自幼与二兄齐名，起初出仕州郡。太傅桓焉征辟治理乱县之人，韦义便任广都县长，又任甘陵、陈二县令。在官甚有政绩，致官曹无事，牢狱空虚。他多次向顺帝上书，陈述应依照古时典制，考察官吏之功而行进退，并建议征集名儒，定考课之制。又讥切左右，批评窦氏。但上言并不被采用，又久受压抑，官位不迁，便因兄韦顺之丧去官离任。公府屡次征召而不前往。广都县在他在世时便为他立庙供奉之。他死时，广都、甘陵、陈三县之民为他举哀，如死去父母一般。

韦豹子韦著，字休明。少年时便因行为守规矩而闻名，不应州郡之召。大将军梁冀拔举他，也不就任。延熹二年，

桓帝以公车备礼征召之，刚至霸陵，便借口有病归还。于是便入云阳山，采药不归。有关部门举奏欲加其罪，桓帝特宽宥之。又诏京兆尹再以礼敦劝，韦著仍辞不就。灵帝即位后，中常侍曹节认为陈蕃、窦氏被诛杀后，海内之人多有怨恨，想假借荣宠当世贤者以求美名，解除怨谤，便建议灵帝派人到韦著家拜其为东海王丞相。由于诏书逼得急，韦著不得已，只得接受官冕，到郡任职。在职任威使刑，被受罚者所奏劾，被罚到左校充苦役。又因后妻骄恣乱政，因此失名，苦役期满归，被奸人所害，隐者皆以此为耻。

史家赞曰：伏湛、侯霸奋起建功，使两邦安宁。淮人亲慕伏湛，徐异卿只愿投降他。宋弘为人想得长远，有不忘前妻之仁。赵憙多树政绩，韦彪明于理损。牟融劝谏皇帝，终身官居上位。

后汉书卷二十七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宣秉列传

宣秉字巨公，冯翊云阳人也。少修高节，显名三辅。哀、平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征之，秉固称疾病。更始即位，征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明年，迁司隶校尉。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敬之。

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尝幸其府舍，见而叹曰：“楚国二龚，不如云阳宣巨公。”即赐布帛帐帷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六年，卒于官，帝敏惜之，除子彪为郎。

【译文】

宣秉字巨公，是冯翊云阳人。自幼培养高尚名节，名扬于三辅之地。汉哀帝、平帝之际，他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反乱政之迹象，便进入深山隐藏起来，州郡接连征召，都借口有病拒不出仕。王莽居位摄政，宣秉也不应其征辟之命。王莽篡位称帝后，又派遣使者征召他，他又称有病，坚决不出。更始帝即位，征其为侍中。建武元年，又拜其为御史中丞。光武帝特下诏让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尚书

令在朝会时独坐于专座之上，所以京师称此为“三独坐”。第二年，宣秉被迁为司隶校尉，他为政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们全敬重他。

宣秉性节俭约朴，常穿布衣，食多蔬菜，食具为瓦器。光武帝曾到他府舍，见后感叹说：“楚国的龚胜、龚舍，不如云阳的宣巨公。”当即赐给他布帛帐帷等生活用具。建武四年，拜其为大司徒司直，宣秉将所得俸禄，全都用来收养亲族。将田地分给宗族中的孤弱者，而自己却无担石之粮的储备。建武六年，宣秉死于任上，光武帝悯惜之，提拔其子宣彪为郎。

张湛列传

张湛字子孝，扶风平陵人也。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居处幽室，必自修整，虽遇妻子，若严君焉。及在乡党，详言正色，三辅以为仪表。人或谓湛伪诈，湛闻而笑曰：“我诚诈也。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不亦可乎？”

成、哀间，为二千石。王莽时，历太守、都尉。

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后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主簿进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轻。”湛曰：“《礼》，下公门，轼辂马。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五年，拜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情容，湛辄陈谏其失。常乘白马，帝每见湛，辄言“白马生且复谏矣”。

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禄大夫，代王丹为太子太傅。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故时人号曰中东门君。帝数存问赏赐。后大司徒戴涉被诛，帝强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遗失溲便，因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后数年，卒于家。

【译文】

张湛字子孝，是扶风平陵人。其端庄严正而好礼，行动居止都有定则，居处幽室之中也一定要修整服容，对妻子也象对父母一样有礼。其在乡邑，言语谨慎表情郑重，三辅之人以其为仪容的表率。有人说他是虚伪行骗，张湛听说后笑道：“我的确是行骗，别人都是行骗作恶，我独行骗为善，这不是也很好吗？”

汉成帝、哀帝时，张湛官为二千石。王莽时任过太守、

都尉。

建武初年，张湛为左冯翊。他在郡修典礼，设条教，使政化大行。后请假回平陵故里，望见平陵县门便下车步行。郡主簿对他说：“明府君位尊德重，不应该如此自轻。”张湛说：“《周礼》规定，大夫士下公门，应抚车轼辂马以示敬意。孔子进乡里，其貌特别恭顺。故乡是父母之国，应该尽礼，怎么叫自轻呢？”

建武五年，张湛被拜为光禄勋。光武帝临朝，有时表现出情倦之状，张湛见了就陈谏其失，张湛经常骑乘白马，所以光武帝每次见张湛，都说：“白马生又要劝谏我了。”

建武七年，张湛以有病为理由乞求辞官养身，被拜为光禄大夫，代王丹为太子太傅。郭后被废黜后，张湛亦因此称病不入朝，被拜为太中大夫，居住在中东门的侯舍之中。所以当世人叫他中东门君。光武帝多次对他抚问赏赐。后来大司徒戴涉被诛，光武帝强迫张湛起而代之。张湛刚至朝堂之上，便因小便失禁尿在堂上，便因此自陈病重，不能再任朝事，于是此事乃止。过了几年，张湛死于家中。

王丹列传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堕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丹资性方洁，疾恶强豪。时，河南太守同郡陈遵，关西之大侠也。其友人丧亲，遵为护丧事，赙助甚丰。丹乃怀缣一匹，陈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缣，出自机杼。”遵闻而有惭色。自以知名，欲结交于丹，丹拒而不许。

会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乏，丹率宗族上表（一）〔二〕千斛。禹表丹领左冯翊，称疾不视事，免归。后征为太子少傅。

时，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及丹被征，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

丹子有同门生丧亲，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结侣将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缣以祠焉。或问其故，丹曰：“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时人服其言。

客初有荐士于丹者，因选举之，而后所举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惭惧自绝，而丹终无所言。寻复征为太子太傅，乃呼客谓曰：“子之自绝，何量丹之薄也？”不为设食以罚之，

相待如旧。其后逊位，卒于家。

【译文】

王丹字仲回，是京兆下邳人。汉哀帝、平帝时，王丹出仕州郡。王莽时，多次被征而不往。其家中有千金的积蓄，便隐居养志，施财救急。每年农忙时节，王丹都运载酒饭到田间，见勤作之人而慰劳他。那些懒惰之人，以王丹不前来慰劳为耻，都加倍干活以自励。邑中人都努力耕作，因此日子得以殷富。对那些轻黠游荡荒废农业的人，王丹都告诉其父兄，让他们管教之。对死亡者，王丹都给以助丧之资，并亲自营护。那些有丧事之家，全都等待王丹为之办理丧事，乡里以此为常。王丹在乡里十多年，其风化极普遍，风俗因此变得忠厚淳朴。

王丹天性方正廉洁，痛恨豪强。当时河南太守的同乡陈遵，是关西的大豪。他的友人丧亲，陈遵为其营护丧事，给其助丧之物甚多。王丹却带着一匹缣布，陈放于丧主面前说：“我这匹缣虽少，却是自己用机杼所织。”陈遵听说此事，面有羞惭之色。他自以为名声很大，想结交王丹，王丹却给予拒绝。

正值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缺乏，王丹便率宗族向邓禹献麦千斛。邓禹表请让王丹领左冯翊，但王丹称病不视事，免归乡里。后被征为太子少傅。

当时大司徒侯霸想与王丹结友，及王丹被征，便派儿子侯昱于途中等待。王丹一到，侯昱迎拜于车下，王丹下车答礼。侯昱说：“我父亲想与您结交，为什么要拜我？”王丹说：“侯君房有此要求，但我还未答应他呢。”

王丹的儿子有同学丧亲，其家在中山，儿子便告诉其父

想去奔丧慰问。在其结伴将要出发时，王丹怒而鞭撻之，令其寄缣而祠祭之，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王丹回答说：“交友之道的艰难，是不易用言语来表达的。世称管仲、鲍叔之交，其次则赞王吉、贡禹之友。张耳、陈余始为刎颈之交，结果互相凶杀，萧育、朱博为友，最后产生裂痕。所以我知道全交友之道的人是很少的。”时人皆服其言。

王丹之客中有一个人向他推荐士人，王丹因而举荐此人。后来被举荐者犯了罪，王丹也因此而遭免官。其客又惭又惧，自己断绝了和王丹的来往，而王丹始终无所言。不久王丹又被征为太子太傅，便叫此客对他说：“你自己与我断绝关系，为什么把我想得如此薄情？”乃不为之设食以罚之，后仍待其如故。以后王丹逊位，死于家中。

王良列传

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辟，不应。三年，征拜谏议大夫，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迁沛郡太守。至蕲县，称病不之府，官属皆随就之，良遂上疾笃，乞骸骨，征拜太中大夫。

六年，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无书。”恢乃下拜，叹息而还，闻者莫不嘉之。

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后光武幸兰陵，遣使者问良所苦疾，不能言对。诏复其子孙邑中徭役，卒于家。

论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不其然乎！张湛不屑矜伪之谄，斯不伪矣。王丹难于交执之道，

斯知交矣。

【译文】

王良字仲子，是东海兰陵人。从小好学，熟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有病不出仕任官，在家教授诸生千余人。

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征辟王良，王良不应征。建武三年，光武帝征拜其为谏议大夫。他多次进献忠言，动止有礼，受到朝中之人的敬重。后迁为沛郡太守，走到蕲县时，王良声称有病不到官府，官属们从都依从其意。王良便上书说病重，请求不任太守，光武帝征拜他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王良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其在位恭顺节俭，妻子儿女不住在官舍，身穿布服，食用瓦器。当时司徒史鲍恢因事到东海，因此到王良家问候，只见王良妻身穿布裙，拖着柴薪从田中归来。鲍恢不知其为王良之妻，对她说：“我是司徒史，特意来，想见夫人，问有无家书。”王良妻说：“我就是。辛苦先生了，我无书可致。”鲍恢便下拜，叹息而还。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嘉赞王良。

后王良因病归乡。朝廷一年中两次征召，王良走到荥阳，因病重经不住行路颠簸，便到一个朋友家，朋友不肯见他，说：“没有忠言奇谋却取得高位，为什么要如此频频往来不怕烦劳呢？”于是便拒绝收留他。王良感到惭愧，此后朝廷连续征召，他都称病不出。光武帝下诏用锦帛征聘，王良终于没有应征。后来光武帝到兰陵，派使者问王良所得之病，王良已不能说话了。光武帝下诏免除其子孙邑中的徭役。王良后死于家中。

史臣论曰：认为行仁义可以利己的人便假借仁道以追求自己之利，体行仁义的人不指望自己成仁而与仁义冥然而合。季文子之妾不穿锦帛之服，鲁国人以此为美谈。公孙弘身穿布衣，而汲黯却讥讽他多行诈伪。事实并无差异而人们对他们的评议有誉毁之别。这是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他们有体仁与利仁的区别吧？宣秉、王良身处优重之位，而宣秉以蔬菜食薄衣为美，王良妻砍柴负薪，可说是行为过于俭约。然而当世人称叹其清廉，皇帝褒扬其风节，难道不是他们诚意俭约的结果吗？古人说：‘同样说信，人们信服其真而不信其言；同样受令而行，人们信服实在的行为而不信其令’。难道不是这样吗？张湛对别人讥笑他矜伪毫不介意，这正是他不虚伪。王丹认为交友之道很难，这是他知道交友之道。

杜林列传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邳，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道逢贼数千人，遂掠取财装，褫夺衣服，拔刃向林等将欲杀之。冀仰曰：“愿一言而死。将军知天神乎？赤眉兵众百万，所向无前，而残贼不道，卒至破败。今将军以数千之众，欲规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车，不畏天乎？”贼遂释之，俱免于难。

隗嚣素闻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持书平。后因疾告去，辞还禄食。嚣复欲令强起，遂称笃。嚣意虽相望，且欲优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所志。”林虽拘于嚣，而终不屈节。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

光武闻林已还三辅，乃征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甚悦之，赐车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惮之。京师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阊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

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明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复下公卿议，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林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从林议。

后代王良为大司徒司直。林荐同郡范逡、赵秉、申屠刚及陇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归之。十一年，司直官罢，以林代郭宪为光禄勋。内奉宿卫，外总三署，周密敬慎，选举称平。郎有好学者，辄见诱进，朝夕满堂。

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故破矩为圆，斫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臧，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帝从之。

后皇太子强求乞自退，封东海王，故重选官属，以林为王傅。从驾南巡狩。时诸王傅数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应

诏；唯林守慎，有召必至。余人虽不见谴，而林特受赏赐，又辞不敢受，帝益重之。

明年，代丁恭为少府。二十二年，复为光禄勋。顷之，代朱浮为大司空。博雅多通，称为任职相。明年薨，帝亲自临丧送葬，除子乔为郎。诏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贤者之后，宜宰城邑。其以乔为丹水长。”

论曰：夫威强以自御，力损则身危；饰诈以图己，诈穷则道屈；而忠信笃敬，蚩豸行焉者，诚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赵孟怀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义，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顺）〔信〕”，有不诬矣。

【译文】

杜林字伯山，是扶风茂陵人。其父杜邟，西汉成帝、哀帝时为凉州刺史。杜林自小好学，思想深沉，家里书籍很多，其表亲张竦父子又喜好文章。杜林从学于张竦，博识多闻，当世称他为通儒。

杜林始为郡吏。王莽败亡后，盗贼兴起，杜林与弟杜成及同郡人范逡、孟冀等人，带领家中小弱之人一起往河西客居。途中遇盗贼数千人，便掠夺杜林一行的财物，剥夺他们的衣服，又抽刀欲杀杜林等人。孟冀仰头对贼人说：“希望让我说一句话再死。将军知道天道有神吗？赤眉军有兵众百万，所向无前，但他们残杀贼害百姓，不遵天道，终于导致破灭。现在将军有数千之众，欲成王霸之业，但不行仁义恩德反而蹈赤眉覆车，不怕天命吗？”贼人听了便放了他们，杜林等人皆免于难。

隗嚣早就闻听杜林有志节，特别敬重他，以他为持书

平。后杜林因病辞别，并退还给他的禄食。隗嚣又想让他支撑着出仕，杜林便辞以病重不能。隗嚣心里虽对他不满，但为了表示自己的优容之度，便出令说：“杜伯山其人，天子不能以其为臣，诸侯不能为其为友，这是因为他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志。现在暂且让他居师友之位，等天下平定，道路开通，再顺从他的志向。”杜林虽被隗嚣拘留，而始终不屈服。建武六年，其弟杜成死，隗嚣才批准杜林护丧东归。放他走后马上又后悔，急令刺客杨贤往陇坻截杀。杨贤见杜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便叹道：“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然是个小人，但怎忍心杀害义士！”便舍弃杜林离去。

光武帝听说杜林已回到三辅，便征拜他为侍御史，召见他，向他询问经书故旧及西州之事。对他的到来特别高兴，赐其车马衣被。众官知道杜林是因为有名德而被拔用，对他特别敬畏。京师士大夫对他的闻见广博都很推崇。

河南人郑兴、东海人卫宏等都擅长古文经学。郑兴曾以刘歆为师，杜林遇到他后，高兴地说：“杜林得郑兴等人注定会和谐。如果卫宏等人得我杜林，将会对他有益处。”后来卫宏见到杜林，也对他暗暗佩服。济南人徐巡，开始以卫宏为师，后来改从杜林学习。杜林先前在西州得漆写《古文尚书》一卷，常珍爱之，既使在身遇困境时也持握不离于身。他拿出此书让卫宏等人看，说：“我杜林流离于兵乱之中，常恐此经会绝。没想到东海卫子、济南徐生等又能将它传下去，是此道终不该被毁弃呀。古文虽然不合时务，然而希望诸生对学古文经不要后悔。”卫宏、徐巡等人更加重视此经，古文经学于是流行。

第二年，朝廷大议郊祀制度。很多人认为周朝郊祀后稷，汉朝当郊祀尧。皇帝诏再下到公卿中议论，议者全都同意，皇帝也认为此意见对。唯独杜林认为周室由后稷兴起，而汉业独特，不因缘尧而建功，应该因循祖宗旧事。皇帝最后决定采纳杜林之议。

以后杜林代王良为大司徒司直。杜林所举荐的同郡人范逡、赵秉、申屠刚及陇西人牛邯等人，全被拔用，士人因此多归向他。建武十一年，朝廷撤掉司直之官，又以杜林代郭宪为光禄勋。杜林内奉行宿卫之职，外总管三署之事，周密敬慎，选举公平。郎中有好学的人，全被引荐，学者朝夕聚满其室。

建武十四年，群臣上言：“古时肉刑严峻，所以人畏法令；现在宪律轻薄，所以奸乱之事不胜其多。应该增加科禁条律，以塞奸乱之源。”皇帝诏下公卿议此奏。杜林上奏说：“人情遭到挫辱，就会使义节之风受损；法防之律繁多，侥幸避免之行就会兴起。孔子说：‘用政令去训导人民，用刑罚去整治人民，则人民只求免罪而已，而无耻惭之心。若用道德教导他们，用礼仪约束他们，则民会皆有耻惭之心，并且都会归服。’古代的明王，深识远虑，厚其行止，不求多刑杀，周代的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建国时，详察前代得失，所以改方为圆，去雕琢行质朴，废除苛政，改立宽法，使海内欢欣，人人感怀宽德。到后来，法令又渐渐增多，吹毛求疵，很多人都罪不当罚。本来是馈赠果桃蔬菜，受之者被视为贪脏，犯了无妨于义的小错，便受到诛戮，所以弄得国无廉士，家无完行。以至造成有法不能禁，有令不能止，上下互相隐瞒，弊病越来越深。我认为应该依

旧制，不应改变。”光武帝依从其议。

后来皇太子刘强乞求自退，被封为东海王，所以重新选其官属，以杜林为王傅。又随从光武帝南巡。当时诸王傅数被召引，有的因为交游太多，不能应召；唯杜林守慎而居，有召必到。那些不能应召的人虽未被谴责，但杜林却独受赏赐，而他又辞赏不敢接受，光武帝更加器重他。

第二年，杜林代丁恭为少府。建武二十二年，再任光禄勋。不久，又代朱浮为大司空。他博雅多通，被称为称职之相。第二年，杜林死，光武帝亲自临丧为其送葬，提拔其子杜乔为郎。下诏说：“公侯的子孙，必复其始，贤者的后代，应为城邑之宰。任命杜乔为丹水县长。”

史家论曰：威强被用以自卫，力衰则身危；用虚伪掩饰是为了替自己打算，虚伪用尽则其为人之道也到其尽头；而从忠信敬笃行于蛮貊之邦的人，的确在以其德厚感于物。所以赵孟心怀忠义，匹夫助其成仁，杜林行义，烈士全其性命。《易经》说“人之所助者信，”这真是不假。

郭丹列传

郭丹字少卿，南阳穰人也。父稚，成帝时为庐江太守，有清名。丹七岁而孤，小心孝顺，后母哀怜之，为鬻衣装，买产业。后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大司马严尤请丹，辞病不就。王莽又征之，遂与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三公举丹贤能，征为谏议大夫，持节使归南阳，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焉。

更始败，诸将悉归光武，并获封爵；丹独保平氏不下，为更始发丧，衰经尽哀。建武二年，遂潜逃去，敝衣间行，涉历险阻，求谒更始妻子，奉还节传，因归乡里。太守杜诗请为功曹，丹荐乡人长者自代而去。诗乃叹曰：“昔明王兴化，卿士让位，今功曹推贤，可谓至德。敕以丹事编署黄堂，以为后法。”

十三年，大司马吴汉辟举高第，再迁并州牧，有清平称。转使匈奴中郎将，迁左冯翊。永平三年，代李沘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与侯霸、杜林、张湛、郭伋齐名相善。明年，坐考陇西太守邓融事无所据，策免。五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迁有清行，代为司徒。

迁字子庐，沛国人，初为渔阳太守，以智略安边，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辅，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复推与兄子。其妻尝谓曰：“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可余奉禄，以为后世业。”迁曰：“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世！”在位四年薨，家无担石焉。

后显宗因朝会问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刘匡对曰：“昔孙叔敖相楚，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孙竟蒙寝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帝乃下南阳访求其嗣。长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济，赵相。

【译文】

郭丹字少卿，是南阳穰人。其父郭稚，汉成帝时为庐江太守，有清廉之名。郭丹七岁时便为孤儿，小心孝顺，后母哀怜他，卖掉衣物为其置买产业。后来他在长安从师学习，买符信入函谷关，便慨叹说：“我郭丹不乘使者之车，绝不出关。”到京师之后，常为都讲，诸儒生都敬重他。大司马严尤请他，他借病推辞，不去就职。王莽又征召他，他为躲避，便与诸生逃往北地。更始二年，三公称举郭丹贤能，征召他为谏议大夫，持节归南阳，安集众人接受降者。郭丹自从离家整十二年，此次果乘高车出关，实现了志愿。

更始败后，诸将全归顺光武帝，都得到封爵；独郭丹守卫平氏县城不降，在此为更始皇帝发丧，穿重孝尽哀。建武二年，郭丹便潜逃而去，穿着破衣循小路而行，经历艰难险阻，找到更始帝的妻子，奉还所授节传，然后回归乡里。太守杜诗请郭丹为郡功曹，郭丹便推荐乡人中有德行者代替自己然后离去。杜诗感叹说：“古时明王兴教化，卿士不争其位，现在功曹推位让贤，可谓至高之德。命以郭丹之事编写在太守堂上，以其为后人效法的榜样。”

建武十三年，大司马吴汉辟举郭丹就位高第，再迁为并州牧，在任有清廉公平之称。又转使匈奴中郎将，迁左冯翊，永平三年，代李訢为司徒。郭丹在朝廉直公正，与侯

霸、杜林、张湛、郭伋等人齐名，关系很好。第二年，因考问陇西太守邓融事没有证据而犯法，被免官。永平五年死于家中。时年八十七岁。朝廷以河南尹范迁有清廉之行，使其代郭丹为司徒。

范迁字子庐，是沛国人，始为渔阳太守，用智略安定边塞，使匈奴不敢入界。及其在公辅之位，只有宅地数亩，田地不过一顷，又将其给了侄子。其妻曾对他说：“君有四个儿子而都无立锥之地，可剩下点奉禄，以为后世的家业。”范迁说：“我身居大臣之位而蓄财求利，怎能昭示后代！”范迁在司徒之位四年而死，家无担石之余。

后显宗孝明帝在朝会时问群臣郭丹家现在怎样，宗正刘匡回答说：“昔日孙叔敖为楚相，马不食粟，妻不穿帛，其子孙最后还被封以寝丘之地。而郭丹生时出掌管州郡，人为三公辅臣，死后却家无遗产，子孙困乏。”明帝便命南阳太守访求郭丹之后。郭丹长子郭字，官至常山太守。小儿子郭济，为赵国丞相。

吴良列传

吴良字大仪，齐国临淄人也。初为郡吏，岁旦与掾史入贺，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谄称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进曰：“望佞邪之人，欺谄无状，愿勿受其觞。”太守敛容而止。宴罢，转良为功曹；耻以言受进，终不肯谒。

时，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署为西曹。苍甚相敬爱，上疏荐良曰：“臣闻为国所重，必在得人；报恩之义，莫大荐士。窃见臣府西曹掾齐国吴良，资质敦固，公方廉恪，躬俭安贫，白首一节；又治《尚书》，学通师法，经任博士，行中表仪。宜备宿卫，以辅圣政。臣苍荣宠绝矣，忧责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义，惧于臧文窃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严禁。”显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见良，须发皓然，衣冠甚伟。夫荐贤助国，宰相之职，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

永平中，车驾近出，而信阳侯阴就干突禁卫，车府令徐匡钩就车，收御者送狱。诏书谴匡，匡乃自系。良上言曰：“信阳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舆，无人臣礼，为大不敬。匡执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圣化由是而弛。”帝虽赦匡，犹左转良为即丘长。后迁司徒长史。每处大议，辄据经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时誉。后坐事免，复拜议郎，卒于官。

【译文】

吴良字大仪，是齐国临淄人。起初为郡吏，元旦时与郡掾史入府为太守贺年，宴会上门下掾王望举杯向太守敬酒，称颂他的功德以向他讨好。吴良在下坐猛地起来对太守说：“王望是个佞邪之人，您本没有如此功德而王望却讨好欺骗

您，希望您不要接受他的祝酒。”太守收敛笑容，制止了王望的祝酒。宴会后，太守转吴良为功曹，吴良认为因说一句真话而受提拔是不光采的，所以始终不肯进见太守。

当时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闻吴良之名而征辟他，让他署理西曹。刘苍对他特别敬爱，上疏举荐他说：“我听说被国家重用之臣，一定要使国家获得人才；报答重用恩德之义，没有比举荐人才更重的了。我私下看到臣府西曹掾齐国人吴良，资质敦厚强固，公方廉恪，恭俭安贫，终生不改志节；又学习《尚书》，学通师法，通经可任博士，行为符合表仪。应该让他居宿卫之位，以辅弼圣政。臣刘苍受国家荣宠是最高的了，深忧责任重大，常私下羡慕公叔之子进家臣与己同升之义，害怕担臧孙辰窃位的罪名，所斗胆以愚昧之见，冒犯国家严格禁制，举荐吴良。”显宗明帝将此奏示以公卿说：“以前我因事见过吴良，其须发皓白，应冠甚伟。荐贤助国是宰相的职责，汉时萧何举荐韩信，高祖设坛拜其为大将军，不再考试。现在应以吴良为议郎。”

永平年中，明帝出门，而信阳侯阴就冒犯冲撞皇帝禁卫，东府令徐匡钩住阴就之车，将赶车人逮捕收监。明帝下诏谴责徐匡，徐匡便自缚请罪。吴良上言说：“信阳侯阴就倚仗其为外戚，冒犯陛下乘，毫无人臣之礼，实为大不敬。徐匡执法守正，反而亏理。我恐怕圣化从此而废了。”明帝后来虽赦免了徐匡，但还是将吴良降为即丘县长。后来又迁其为司徒长史。每当大议之时，吴良都根据经典而论，不以迎合帝旨流于俗议去求取时人称誉。后来坐事免官。以后又被拜为议郎，死于官位。

承宫列传

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后与妻子之蒙阴山，肆力耕种。禾黍将孰，人有认之者，宫不与计，推之而去，由是显名。三府更辟，皆不应。

永平中，征诣公车。车驾临辟雍，召宫拜博士，迁左中郎将。数纳忠言，陈政，论议切悫，朝臣惮其节，名播匈奴。时，北单于遣使求得见宫，显宗敕自整饰，宫对曰：“夷狄眩名，非识实者也。臣状丑，不可以示远，宜选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鸿胪魏应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肃宗褒叹，赐以冢地。妻上书乞归葬乡里，复赐钱三十万。

【译文】

承宫字少子，琅邪郡孤幕县人。小时候便失去了父母。八岁便给人家放养牲猪。同乡徐子盛为几百名儒生讲授《春秋经》，承宫路过此地，来到房前歇息，便爱上了读书，因此就走过去听讲，并且请求徐子盛收下自己作学生，自己则利用课后为诸生拾柴。他吃苦耐劳地干了几年，学习也丝毫没有荒怠。后来通晓了儒家经典，于是回到家中收教学生。恰逢天下大乱，承宫便带领生徒退避到汉中地区，以后又同妻儿一起到了蒙阴山，一家人努力耕种粮食。到了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有人来认领这片田地，承宫并不与那人计

较得失，把庄稼让给人家就走了。由此他便出了名，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接连征名，给他授予官职，他一个都没有答应。

永平年间，朝廷征召他到公车令那里报到。明帝亲自临幸辟雍，把承宫召来，授予他博士的职务，后来又升迁为左中郎将。在职期间，他屡次进谏忠言，陈说政事，议论切直而忠诚，朝廷众臣都畏惧他这种节操，他的名声也远扬匈奴。当时北单于派遣使者向朝廷请求，要拜见承宫。明帝敕令他收拾装饰一番，他答道：“那些夷狄只是惑于虚名，并不知道实在的事情。臣形状丑陋，不能够昭示边鄙，应当选择一位有威容的人与他见面。”明帝于是让大鸿胪魏应代替了承宫。十七年，承宫被授予侍中祭酒一职。建初元年去世，章帝为之嘉叹，赐给他墓地一片。承妻上书，请求归葬家乡，章帝便又赐钱三十万，作为归葬之资。

郑均列传

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书。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常称病家廷，不应州郡辟召。郡将欲必致之，使县令谲将诣门，既至，卒不能屈。均于是客于濮阳。

建初三年，司徒鲍昱辟之，后举直言，并不诣。六年，公车特征。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敬重之。后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因称病笃，帝赐以衣冠。

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脩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明年，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永元中，卒于家。

【译文】

郑均字仲虞，是东平任城人。从小喜读黄老之书。其兄为县吏，多次收受别人送礼，郑均多次劝他不要这样，他都不听。郑均随即出去为人庸作，一年多后，赚得钱帛，回来交给其兄，对他说：“财物用完可以再获得，但为吏犯了贪脏之法，终身都被毁弃。”其兄为其言所感动，遂为吏廉洁。郑均好义并行之不动摇，瞻养寡嫂孤儿，对她们恩礼备至。常称病居家，不应州郡辟召。郡守特别想让他来，便叫

县令将其骗来。郑均到来后，郡守也不能使他屈志应辟，郑均因不应辟召而客居于濮阳。

建初三年，司徒鲍昱征辟他，后又举其为直言，郑均都未前往。建初六年，朝廷派公车特征，郑均乃往。又迁为尚书，多次进献忠言，受到肃宗的敬重，后来郑均因病请求归乡，被拜为议郎，仍然请归，说自己病重，章帝赐其衣冠。

元和元年，章帝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说：“议郎郑均，约己修身，安贫乐道，恭俭节整，以前任机要之职，后以病辞官，守善贞固，至老不怠，又原安邑令毛义，亲行逊让之事，连连被征都以病辞，淳洁之风，称仁于东州。《尚书》这样说：‘褒显那些有常德的人，这是好事！’赐给郑均、毛义各谷千斛，每年八月派长吏慰问他们，赐其羊酒，以褒显异行。”第二年，章帝东巡过任城，乃亲临郑均家，敕令终身赐其尚书之禄，所以当时人称郑均为“白衣尚书”。永元中，郑均死于家中。

赵典列传

赵典字仲经，蜀郡成都人也。父戒，为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尉侯。典少笃行隐约，博学经书，弟子自远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荐，征拜议郎，侍讲禁内，再迁为侍中。时，帝欲广开鸿池，典谏曰：“鸿池泛溉，已且百顷，犹复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约己，遵孝又之爱人也。”帝纳其言而止。

父卒，袭封。出为弘农太守，转右扶风。公事去官，征拜城门校尉，转将作大匠，迁少府，又转大鸿胪。时，恩泽诸侯以无劳受封，群臣不悦而莫敢谏，典独奏曰：“夫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旧典。”帝不从。顷之，转太仆，迁太常。朝廷每有灾异疑议，辄咨问之。典据经正对，无所曲折。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后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

会帝崩，时禁藩国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曰：“身从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乌乌反哺报德，况于士邪！”遂解印绶符策付县，而驰到京师。州郡及大鸿胪并执处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义，表请以租自赎，诏书许之。再迁长乐少府、卫尉。公卿复表典笃学博闻，宜备国师。会病卒，使者吊祠。窦太后复遣使兼赠印绶，谥曰献侯。

典兄子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

谦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黄琬为太尉。献帝迁都长安，以谦行车骑将军，为前置。明年病罢。复为司隶校尉。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数犯法，谦收杀之。卓大怒，杀都官从

事，而素敬惮谦，故不加罪。转为前将军，遣击白波贼，有功，封郾侯。李傕杀司徒王允，复代允为司徒。数月病免，拜尚书令。是年卒，谥曰忠侯。

温字子柔，初为京兆（郡）丞，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去。遭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献帝西迁都，为侍中，同舆辇至长安，封江南亭侯，代杨彪为司空，免，顷之，复为司徒，录尚书事。

时，李傕与郭汜相攻，傕遂虏掠禁省，劫帝幸北坞，内外隔绝。傕素疑温不与己同，乃内温于坞中，又欲移乘舆于黄白城。温与傕书曰：“公前托为董公报仇，然实屠陷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说也。今与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仇，人在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泽日损。而复欲移转乘舆，更幸非所，此诚老夫所不达也。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军还屯，上安万乘，下全人民，岂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杀温。（董卓）〔李傕〕从弟应，温故掾也，谏之数日，乃获免。

温从车驾都许。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官。是岁卒，年七十二。

赞曰：宣、郑、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据古，张湛矜庄。典以义黜，宫由德扬。大仪鹄发，见表宪王。少卿志仕，终乘高箱。

【译文】

赵典字仲经，是蜀郡成都人。其父赵戒，任太尉，桓帝立，定封其为尉亭侯。赵典从小清静约俭，博学经书，很多人从远方前来向他求学。建和初年，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四府上表举荐，朝廷征拜他为议郎，侍讲于禁内。又被迁为侍中。当时桓帝想扩增鸿池，赵典谏说：“鸿池已有百顷之广，还要使其加大加深，这不是尊崇唐虞约己、效法孝文爱人之举。”桓帝接受其言停止此行。

父死，赵典袭封。出任弘农太守，转右扶风。后以公事去官，被征拜为城门校尉，转将作大匠，迁为少府，又转为大鸿胪。当时桓帝普遍施恩，很多人无功而被封为诸侯，群臣心里不悦而没人敢劝谏。赵典独奏说：“无功而封赏，有劳不劝勉，居上者有愧其位，在下者辱于不赏，这样会使乱象干犯法度。况且高祖早已有誓约在前，非功臣不封侯。应当将一切无功之人削免爵土，以使旧典得以执行。”桓帝不听。不久，赵典被转为太仆，又迁为太常。朝廷每有灾异疑议，全都咨问他。赵典总是据经正对，无所曲折。每得到赏赐，都分给诸生中的贫困者。后赵典因为谏争违旨，被免官就国。

这时桓帝死，当时禁令藩国诸侯不得奔吊，赵典感慨道：“我从布衣平民被拔为上位之官。鸟乌尚且知道反哺报恩，何况士人呢！”便解下印绶符策交付县中，自己驰奔京师。州郡及大鸿胪都执意欲处其罪，而公卿百僚称嘉赵典之义，表请让他以租自赎，诏书许之。赵典再被迁为长乐少府、卫尉。公卿又上表说赵典深学博闻，应居国师之位。此时赵典病死，灵帝遣使吊唁祠祭，窦太后又遣使兼赠印绶，

封其谥曰献侯。

赵典兄子赵谦，赵谦弟赵温，相继为三公。

赵谦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黄琬为太尉。献帝迁都长安，以赵谦代行车骑将军，为其前置，第二年因病免官。又为司隶校尉。车师王侍子被董卓所宠爱，多次犯法，赵谦将其捕杀。董卓大怒，杀了都官从事，但由于一向敬畏赵谦，所以未加其罪。转其为前将军，派其攻打白波贼。因有功被封为郾侯。李傕杀司徒王允后，又代王允为司徒，数月后因病免官，被拜为尚书令。这年赵谦死，被谥曰忠侯。

赵温字子柔，初为京兆丞，叹息道：“大丈夫当为雄而飞，怎能为雌而伏！”便弃官而去。遇上大饥之年，散家粮振济穷饿之人，救活一万多人。献帝西迁长安，赵温为侍中，与献帝一起至长安，被封为江南亭侯，代杨彪为司空。后被免，不久又为司徒，录尚书事。

当时李傕与郭汜互相攻杀，李傕便虏掠皇宫，劫持献帝至北坞，使内外隔绝。李傕一向怀疑赵温不与己同，便让他也进入坞中，又想将献帝转移到黄白城。赵温给李傕写信说：“你先前借口为董卓报仇，然而实际却屠陷王城，杀戮大臣，使天下不能看到一户完整之家。现在又与郭汜为一点小矛盾而争斗，变成了深仇大恨，百姓遭难，民不聊生。你们不思改悟，造成如此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让你们和解。但你们不听，使皇上威泽日见损害。你又要转移皇上，让他到不该去的地方，这真是我所不明白之事。《易》认为，一犯为过，二犯为涉，第三次还不改，会有灭顶的凶灾。你们不如早日和解，撤军回到驻地，这样，上安万乘之君。下全黎黎之民，岂不是万幸吗。”李傕见信大怒欲派人

杀之。李傕叔伯弟李应，是赵温的故吏，一连劝说李傕几天，赵温才得以免祸。

后赵温随献帝到许昌。建安十三年，赵温征辟司空曹操子曹丕为掾，曹操大怒，奏劾他辟大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其官。这年赵温死，年七十二岁。

史家赞曰：宣秉、郑均、王丹、王良，清廉方正。杜林据古制而谏。张湛矜严庄重，赵典因义被黜免，承宫因德被称扬。吴良白发时被宪王所表彰，郭丹立志出仕，最终得乘高箱之车。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桓谭列传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意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备。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貽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谦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

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害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

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讖，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懣，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讖记，以欺惑

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讖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冑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讖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讖。”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讖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译文】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县人。他父亲在汉成帝时曾任太乐令。桓谭由于父亲的职官被任命为郎官，因而喜好音乐，擅长操琴。他博学多才，遍读《五经》，他读经只训解其大义，不做分章摘句的琐碎之学。桓谭很会写文章，特别喜好古文经学，多次与刘歆、杨雄分辨解析经文中疑难异同的问题。他生性爱好歌舞音乐，为人简慢轻忽，不重视举止威严，而喜欢抵毁庸俗儒生，自己因此多被排斥。

桓谭在哀帝、平帝年间，官位没有超过郎官。傅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对桓谭非常友好。这时高安侯董贤深得哀帝宠幸，他妹妹因此进宫作了昭仪，傅皇后则越来越被哀帝疏远，傅晏也沉默寡言颇不得志。桓谭见状进言道：“过去汉武帝想要立卫子夫为皇后，暗中寻求陈皇后的过错，最终废掉陈皇后而立了卫子夫。现在董贤最得宠，他妹妹倍受恩幸，恐怕会出现当年的卫子夫之变，能不为此担忧吗！”傅晏大惊，说：“言之有理，只不知应该怎样去做？”桓谭说：“刑罚不能加于无罪之人，邪恶冤屈不能战胜正直的人。士人以才华智慧取得国君的信任，妇女以巫祝之术骗得主人的欢心。皇后年轻，很少经历艰难，或许有人会在宫内驱使巫医，出宫外寻求方术陷害皇后，对此不可不戒备。加之您以皇后父亲的尊位而多方结交宾客，其中势必有人凭借您的威重势力，以致讥讽议论朝政。不如谢绝、遣散门徒，言行务必谦虚谨慎，这才是修养自身，端正家风而避免祸患的道理。”傅晏连声称是。于是他遣散府中常居的宾客，又入宫见皇后，重复一番桓谭的告诫。后来董贤果然唆使太医令真钦，要他寻求傅家的罪过，终于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担任

侍中的傅喜，在诏狱关押后查不出罪证，只好释放。所以，傅氏一族在哀帝时期终于保全自身未受迫害。到了董贤做大司马的时候，听说桓谭名声很好，想要同他交朋友。桓谭曾上书奏于董贤，陈述以如何辅佐国家而保全自身的道理，董贤没有采纳，于是桓谭没有与他结交。正当王莽摄政篡位弑杀平帝之际，天下的士人，没有不竞相歌功颂德的，有人甚至伪造符命向王莽献媚，桓谭却能把握自己，沉默不语。在王莽时期他曾任掌乐大夫，更始帝时期，征召他拜为太中大夫。

光武帝刘秀即位后，征桓谭为待诏，他因为上书陈述政事不合光武帝旨意，而未被录用为正式官员。后来经大司空宋弘的推荐，桓谭被拜为议郎给事中，因此上疏陈述时政利弊，说：

“我听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政事的处理；政事的得失，又由于辅佐大臣的作用。辅佐大臣贤良开明，就会使才智出众的人充满朝廷，而且对政事的处理合乎时务；辅佐大臣不开明，就会使政论不合时宜，而举措总是过当。所以执政国君，都想要兴教化而立善德，然而政治未能有条理的原因，就在于所说的辅佐大臣的贤明与否。过去楚庄王询问贤相孙叔敖：‘我还不知道应如何处理国事。’孙叔敖说：‘国家大计，是关系众人疾苦的事，恐怕不能由君主定立。’庄王说：‘国君不能定国家大计，还能让臣下去定吗？’孙叔敖说：‘君主傲视士人，说士人不靠我就没法富贵；士人傲视君主，说君主没有士人就没法安存。有些国君直至丧失了国家还不省悟，有的士人直至饥寒交迫而不认识。君臣不合作，国家大计就无从定立了。’庄王说：‘好。希望相国与

诸大夫共同商定国家大计。’善于政治的人，针对世俗而施行教化，明察过失而设立防范，威刑与仁德交相使用，文治与武功更替发挥作用，然后才能政治协调而合乎时宜，私议国政的人才得以安静。过去董仲舒说过，‘治理国家就象调理琴瑟，对那些不可调理的琴弦就应改换新弦。’改弦更张事在难行，而且违背众人者自亡，所以贾谊因为才华而被逐放，晁错因为智慧而被处死。世上虽有特殊才能的人但终究没有敢于议政的人，就是担心重蹈贾谊、晁错的覆辙。

“况且制订的法律禁令，不可能根本杜绝天下的奸邪，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众人的欲望要求，一般采取对国家便利多的措施，就可以了。设置官吏来治理万民，悬赏设罚来区别善恶，恶人遭到刑罚，那么善人就蒙受福祿了。现在的人相互杀伤，罪犯虽已伏法，但私下结下怨仇，子孙冤冤相报，后代的忿恨更深于前代，以致闹得毁灭门户产业，而世俗却称之为豪侠刚健，所以虽说有一些怯弱的人，仍要勉强去做复仇之举，这些都是由于政府听任老百姓相互仇杀，而没有加重法律禁令而造成的。现在应该申明旧有的法令，如已伏法受诛而家属仍私相杀害者，尽管肇事者只身逃亡，也要将其家属全部迁徙边疆；仅仅是伤害对方者，处罚也要比常规加重二等，而且不得以出钱‘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怒自行消除，盗贼可以平息了。

“治国经邦之道，在于兴农桑之本业，而抑工商之末利，所以先朝皇帝禁止农人兼营工商业，禁锢商贾不得做官，这就是当时所以能抑制兼并而促进廉耻的原因所在。现在富商大贾，大多放高利贷，中等人家的子弟都得依附他们，为之效劳，追随他们就象仆人臣下那样殷勤，他们收税

可与朝廷策封的君侯相比，所以人们纷纷羡慕仿效，不耕而食，以致大多以侈靡浪费行事，来荒淫耳目之欲。现在可以下令让商贾们自相纠察告发，如果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一律收其赃物给与告发者。如此，人们就会专心从事自己的专业，再不敢把财货卖与他人，他们势单力薄之后，必然会回乡务农。田地整治好，也就会谷物丰收而地力得以充分发挥功效了。

还可见到以法令断案，量刑轻重不等的情况，有时同一事情会有不同的法令，同一罪行会有不同的论处，奸邪官吏得以凭此进行交易，量刑时想要你活时就用活命的法律，想要你死时就用死刑的条例，这叫做量刑的两种标准。现在可以让通晓经典义理而明白研习法律的学者，校定法律条文，整齐法令标准，颁布到地方郡国，免除旧的条例。这样，天下人知晓法令，就使监狱中没有冤案和滥刑了。”

此上书奏于光武帝，不看。

这时光武帝刚开始相信讖语，总是用讖语决定疑问。又因朝廷对天下酬劳赏赐很少，社会不太安定。桓谭再次上疏说：

“臣下前次冒昧上奏无知妄言，未见诏书答复，不胜愤慨，因而冒死再次陈言。即使愚夫的策谋，只要有益于政治的内容，都是因为合乎人心和政事规律的。就通常人情而言，总是忽视现实事物，而重视希奇异闻，但纵观先朝君王的记载，都是以仁义正道为立国之本，没有相信奇怪荒诞之事的。象天道性命的问题，即使圣人也难以论述。从子贡以下，孔子弟子都无从听说，何况后世浅薄儒生，能通晓天命吗！现在各种卖弄小聪明的方伎之人，给儒家经典增加了一

些讖纬迷信的内容，谎称讖记，用以欺骗迷惑贪心邪念，贻误国君，对此怎可不遏止、疏远他们呢！臣下桓谭闻听陛下对方术之士所言的炼丹术寻根究底而使其折服，确实极为英明；而陛下您却要听取讖语，又是何等的错误！讖语所言虽然有时与时事相合，犹如占卜有单双数是一样的。陛下应该惠赐聪明的视听，发布圣上的意图，排除小人的邪说，论述《五经》的正义，省略那些雷同的庸俗言论，详备通达之人的正确谋略。

“臣下还闻听世道安定平稳就尊敬有道德学术的士人，遇有患难就得珍重披甲戴盔的武将。现在我圣朝中兴，恢复刘氏祖德宗统，陛下身为群臣之主，而四方盗贼未能全数归降伏法，这是您为君的谋略不当啊。臣下桓谭见陛下用兵，对于诸多归降麾下的武将，最终没能用重赏来给与恩惠和利诱，有时甚至掠夺他们的财物，所以军官将领都心生狐疑，各自结党联盟，战事岁月不断。古人有言说：‘天下人都知道索取就是索取，而没有人懂得给与也是一种索取的道理。’陛下如真能做到赐爵位时要轻，颁奖赏时要重，若能与士人同舟共济，那么招呼什么而不到来，解说什么而不明了，朝向何方而不开通，征伐何处而不攻克！这样，就能够用狭窄为广阔，用迟缓为迅速，使死者复生，失而复得。”

光武帝见此奏，更加不愉快。

此后朝廷下诏让桓谭出席灵台的会议，光武帝对桓谭说：“吾要用讖语裁决国事，你看如何？”桓谭沉默良久，说：“臣下不读讖书。”光武帝问他原因，桓谭再次坚决陈述讖书并非经典的道理。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议圣上，无视国法，推下斩首。”桓谭叩头告饶直至流血，许久才被

宽恕。但被派出京城，贬为六安郡郡丞，桓谭郁郁不快，在赴任的途中病逝，时年七十余岁。

当初，桓谭曾著书论述当代现行政事，共二十九篇，书名叫做《新论》，他把书献给了朝廷，光武帝很欣赏此书。他还有一篇题为《琴道》的文字未完成，汉章帝让班固继续把它写成了。他所著赋、诔、书、奏，共计二十六篇。

元和（公元84—87年）年间，汉章帝在东方巡行视察，来到沛国，派使者祭祀了桓谭的坟墓，同乡人皆引以为荣。

冯衍列传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

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仓廩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智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时，智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

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赘于人。’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

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永曰：

衍闻明君不恶切谏之言，以测幽冥之论；忠臣不顾争引之患，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

伏念天干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孽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啗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

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惠爱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群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兴之主，齐桓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贼，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

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人愁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生人之命，县于将军，将军所杖，必须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虽则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畅，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观孙、

吴之策，省群议之是非，详众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风，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望之策，何以加兹！

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扞卫并土。

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后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约，衍乃遗邑书曰：

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岂不哀哉！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邲，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之利，而被畔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窃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累之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怨，上不损剖符之责，下足

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

邑报书曰：

仆虽弩怯，亦欲为人者也，岂苟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颈，不易其心，诚仆志也。

间者，老母诸弟见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若使人居天地，寿如金石，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龄之期，未有能至，老壮之间，相去几何。诚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受戮，妻儿横分，邑之愿也。

间者，上党黠贼，大众围城，义兵两辈，入据井陘。邑亲溃敌围，拒击宗正，自试智勇，非不能当。诚知故朝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其事昭昭，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存亡，诚云命也。邑虽没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义，义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义，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义（无）〔其〕谁为；老母拘执，恩所当留。而厉以贪权，诱以策马，抑其利心，必其不顾，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历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厌事为。况今位尊身危，财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长、敬通揭节垂组，自相署立。盖仲由使门人为臣，孔子讥其欺天。君长据位两州，加以一郡，而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宗正临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国权日损，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见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茧救宋，申包胥重抵存楚，卫女驰归唁兄之志。主亡一岁，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为臣，焉知为主？岂厌为臣子，思为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荡北海，事败身危，要思邑言。

衍不从。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书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靖、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邑悉系之。又书劝永降，永不答，自是与邑有隙。邑字伯玉，冯翊人也，后为渔阳太守。永、衍审知更始已歿，乃共罢兵，幅巾降于河内。

帝怨衍等不时至，永以立功得赎罪，遂任用之，而衍独见黜。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记有之，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报之，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顷之，帝以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二曰褒

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抚边境。书奏，帝将召见。初，衍为狼孟长，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时，略为司空长史，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间，衍遂不得入。

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诏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也复与亲故通。

【译文】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祖父叫冯野王，在元帝时期任大鸿胪。冯衍幼年的时候有非凡的才华，九岁时能背诵《诗经》，到二十岁时就已经博览并精通各种书籍。王莽专政时，很多大臣都推举他，冯衍就是不肯做官。

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军队起来反抗王莽，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到山东讨伐。廉丹征召冯衍担任属官，和他一起来到定陶。王莽下诏催迫廉丹说：“仓库的粮食消耗完了，钱库也空了，可以发泄愤怒了，可以出战了。将军你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不在战场上为国献身，就无法报答恩德，完成使命。”廉丹惶恐不安，连夜召见冯衍，把诏书给他看。冯衍于是劝说廉丹：“我听说，顺着正道而取得成功，那是最重要的道；违逆正道而取得成功，那是最重要的权变。所以，作为反经合义的权变，它追求事情的成功。不管原因如何；它关心大体，不拘泥于小节。从前，逢丑父趴在车前的横木上，让齐侯到华泉去取水饮，自己却被抓住，这种行为受到

诸侯们的称赞；郑国的大夫祭仲，立了公子突为郑国国君，而赶走了太子忽，他的这种权变的行为，也受到《春秋》的赞誉。人可以由死而变生，国家可以由灭亡而变为存在，这是君子所应该做的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而希望安定国家，保全自身，这是作为聪明、贤能的人担忧的。所以《易经》上说：‘陷于窘迫的处境就要变革，变革就能道路畅通，畅通就能保持长久。所以上天会保佑他，这是大吉，没有坏处。’如果明知道不可以而一定这样做，那么就会使军队遭到失败，对皇上没有好处，自己献身的那天，就是自己辜负皇上恩德的时候，这是作为聪明人和英勇的人所不应该做的事情。况且我又听说，碰上了时机就应抓紧，不要懈怠。张良的祖父、父亲任过五位韩国国君的宰相，后来秦灭亡了韩，他派人在博浪用铁锤刺杀秦始皇，他的勇敢盖过了孟贲、夏育两位勇士，他的威名比太行山还高。您的先辈，是汉朝的忠诚大臣。王莽专政之后，英雄豪杰都不归附他。现在国内混乱，人民怀念刘氏王朝的恩德，这种思念之情比《诗经》中的诗人怀念召公还要强烈，连召公停留过的甘棠树都加以爱护，何况他的子孙后代呢？人们为之唱歌跳舞来怀念，上天一定会满足人们的心愿。目前我为您考虑，您不如占据着一个大的州郡，安抚官吏和士兵，磨炼他们的节操，百里之内的人民，每天赐给他们牛和酒，招纳英雄豪杰，探讨忠诚的智谋，使到人们将来会倾心归附，以顺应社会的变化，振兴国家的利益，铲除人民的祸害，那么您就可以生生世世享受幸福、俸禄，您的功名也会长垂史册。为什么还要在中原打败仗，在草野上战死，功败名丧，连祖父都受到耻辱呢？圣人能把灾祸转而变为幸福，聪明的人会把失

败转变为成功，希望英明的您很好地考虑一下，而不要流于世俗的偏见。”廉丹没有听从。他们进军到了睢阳，冯衍又劝说廉丹：“我听说，聪明的人可以在事情还未发生的时候就预见到后果，智慧的人在事情还未发生的时候就先作考虑，何况那些明白、清楚的人呢？一般来说，祸患发生于人们所忽视的地方，灾祸在细微的地方形成。失败了不能后悔，遇上了机会不能够放弃。公孙鞅曾说过：‘一个人有高于普遍人的品行，就会在世上受到非议；一个人有独到的见解，往往就会受到别人的怀疑。’所以，相信了平庸的意见，就会丧失坚定而宝贵的策略；沿习一般人的行为，就会丢失高贵的品德。果断是作为一个聪明人最重要的事情，犹豫是事情失败的根本原因。时机不会再来，希望您不要再考虑了。”廉丹还是不听，于是带领军队到了无盐，在和赤眉的战斗中被杀死。冯衍于是逃命到河东。

更始二年，派尚书仆射鲍永执掌大将军职权，安抚北方领土。冯衍于是用计策劝鲍永说：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是不会讨厌真实的话的，并以此来测验那些暗昧的意见；忠诚的大臣是不会顾虑和皇帝争论、辩驳的，并以此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所以，国君和大臣都能够兴起、强大，功绩和威名都能树立，并且记载在史册上，好名声可以长久流传。现在，我有幸遇上政治宽明的时候，正逢上可以直言不讳的机会，怎么敢拱着手默默无言而来逃避过失，却不竭力贡献自己的忠诚呢！”

“我恭敬地考虑到，全国受王莽的祸害已经很久了。从翟义在东郡发起军队反抗王莽开始，接着是西海的战争，巴、蜀的军队在南夷被打得惨败，北方的边郡又遭到匈奴人

的严重侵扰，王莽的军队远征万里，部队长期在野外。烽烟四起，部队长年征战，没有休息的时候。刑法变得更严酷，赋税也更繁重。各个边郡的军队，在外面侵扰攻打，大小的臣僚百官，在朝廷内贪污腐败，老百姓无所依靠，饥寒交迫，父子流亡，夫妇离散，房屋变成了废墟，田野上长满了野草，病疫广泛地流行，灾祸接连不断。在这个时候，全国上下风起云涌，互相攻占，国内的人民在战争中惨遭杀害，死亡人数超过了大半。这种灾祸造成的恶劣影响，令人刻骨铭心，老百姓、低贱的妇女，都感到愤愤不平。皇帝凭着圣明的德性、神灵的威势，象龙和凤那样升腾起来，率领宛、叶两地的人民，指挥着离散的军队，血战昆阳，长驱直入武关，打败了一百万人的军队，摧毁了王莽以虎为号的九位将军率领的人马，威震了国内，影响遍及天下，铲除了祸乱的叛贼，诛杀了没有道义的人，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内基本上得到平定。继承高祖的功业，重修文帝、武帝的遗业，国家再一次得到保全，汉朝的精神再次放出光辉，这种功德超过了以前，是无以伦比的。国家和人民，自从灭亡了王莽的新朝，建立了圣明的汉朝，应该受到汉朝的幸福和依靠汉朝的大愿。在这种时候，树立和施与恩德，救济和安抚人民，这就像是顺着狂风来飘鸟毛，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很多将领抢夺财物，违背了伦理，杀害人家的父子，强占他们的妇女为自己的妻子，焚毁他们的房屋，抢走他们的财产，人们饥饿了就吃草根，寒冷的时候也只能光着脚，愁苦失望，没有地方可以归附依靠。现在，大将军您凭着英明、善良的德性，执掌着重要使臣的权力，统率着三军，来安抚并州的人民，诚恳的爱护之心，奉献给老百姓，超出当代的声誉，传

遍了士人，所以那些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您的，不只是一个人。况且大将军您的使命，难道仅仅是使自己品行洁白如玉，约束和修炼自己的心性吗？而是要奠定国家的重大事业，成就天地间的头等功业。从前，周宣王作为中兴的君王，齐桓公作为强大的君主，还需要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等人铲除坏人，安定国家。何况辽阔广大的汉朝，圣明的皇帝再次兴起，而大将军您作为国家的栋梁。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事情呵！

“况且我听说，仗打久了，军队的战斗力就会减弱，人在忧愁中，变故就容易发生。现在邯郸的贼兵还未消灭，真定那边又起了变化，而大将军您带领的军队离敌人不超过一百里，敌人不放弃守城，战斗就不会停止，军队云集这里打仗，老百姓都感到惊恐，您怎么可以心安理得，不作深入的考虑呢？并州这个地方，东边连着有名的井陉关，北面面对着强大的匈奴，每年的收成却都很好，人民也很富足，这是容易受攻打的地方，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加以考虑，到时如何应付这种变化呢？所以说：‘平常不积累德性，人才就得不到使用。不预先作好准备，就难以应付突然的变故。’现在，人们的生命都掌握在您的手里，您所依仗的，一定要是很好的人才，因而应该把不合适的人员更换调，选拔贤能的人。在十户人家的乡里，就能找到忠诚可信的人。如果确定得到这样的人，来听任您的指挥，那么即使是山林、水泽中的人，也无不感激您的大德，高高兴兴地希望为您效劳。然后，您可以挑选精锐的士兵，发动驻守的部队，全军都已经整顿好，铠甲、武器也已经准备好；探寻土地的肥沃情况，观察水利的有利地方，制定屯田的计划，进行战斗、射

击的训练，那么声威就可以传播到远方，人民就安居乐业了。您如果镇守太原，安抚上党，获得老百姓的欢心，选拔了有名的贤良人士作为您的助手，那么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就足以显扬声誉，在一旦有变故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大功勋。希望您开诚布公，进行深入的思考，借鉴《六经》的理论，考察孙武、吴起的兵书，检查大臣们的意见的好坏，分析清楚他们中的贤能和愚蠢，来超过《诗经·周南》中对召公记载的功绩，继承并发扬《甘棠》的遗风，使到功绩影响到千年以后，永远享受富贵。伊尹、吕望的策略，也不过如此！”

鲍永平常很敬重冯衍，因为暂且作为重要的使臣，能够自己任命副将，所以就任命冯衍为立汉将军，兼任狼孟长，驻孔在太原，和上党太守田邑等人一起修整铠甲，保养军队，守卫并州的土地。

到世祖登上皇位的时候，派宗正刘延攻打天井关。刘延和田邑交战了十几次，始终也没能取胜。田邑派人去接他的母亲、弟弟、老婆和孩子过来，结果被刘延捉住了。后来，田邑听说更始帝失败，于是派使者到洛阳去向世祖进献宝玉和马匹，世祖立刻任命他为上党太守。于是，世祖又派使者招降鲍永、冯衍。鲍永、冯衍等有疑心，不愿意投降，并且对田邑违背以前的誓约很生气。冯衍就写信给田邑说：

“我听说，晋文公避难出奔在外，狐偃劝他回国，表现了自己的忠心耿耿；赵武遭逢劫难，而程婴在这时也表现出他的贤良品性，这两个人所作所为都很合符道义。现在，王匡、陈牧、成丹等三王反叛，赤眉军危及国家，天下震动，国家要灭亡，这是忠臣建立功勋的时机，是有志的人士用武

之地。您被任命为太守，主管着一个大郡。上党这个地方，有着四周都是险要之地的坚固，东边连着上党关、壶口关、石陉关，西边是国家的防蔽之处，怎么可以用它来帮助强大的敌人，打开国家的胸膛，而把刀借给仇人呢？难道不痛心疾道吗！

“我又听说，屈膝作为臣下，就不应该有叛逆的想法；虽然仅有汲水的知识，也能谨守自己的汲水器皿，不借给别人。所以晏婴参加誓盟，在剑和戟的威胁下，也不改变自己的态度；谢息守卫着城邑，在得罪强大晋国的压力下，也不放弃土地。从这来说，您在里面没有以戟钩着脖子相威胁这样的祸患，在外面没有获取桃莱这样的利诱，而却蒙受叛徒的罪名，蒙受投降的耻辱，我暗自为您感到羞耻。况且，邾大夫庶其盗窃城邑而背叛国君，来谋取大的利益，《左传》说，这种卑贱的行为一定要记录下来；莒大夫牟夷也盗窃他们国家的土地来背叛，谋求生活的安定，《左传》中也加以记载，使这种行为不讲道义的人永远被人记住。因此，真正的男子汉就应该在行动的时候，总要想着是否符合礼义。从来就没有违背了礼义的人，而他们的自身和名声能保全的。我很深入地为您作了打算，不如和鲍尚书同心合力，来表现出忠贞的节操，建立超出当世的功劳。您如果因为亲属被敌人捉住的缘故，能够放弃您的职守而来归附于鲍尚书，那么就能成全您的大义，敌人也会减缓怨恨，在上不会损害您作为太守的职责，在下足可以救护老幼的人们的性命，可以扬起脑袋高谈阔论，无愧于天下。如果您贪图上党的权力，怜惜地想保全全郡，我恐怕您一定会有被围攻的忧患，上党又会遭遇以前秦人攻打赵国时的灾祸。从前，晏子采纳了吴公

子季札的意见，终于免遭子雅、子尾的陷害；孙林父违背了穆子的劝戒，所以他终生都蒙受恶名。我认为您听了这样的肺腑之言，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震动，不是留在城里坚守，就会赶着马而离去。圣明的人能够把祸害转变为幸福，聪明的人会把失败转变为成功，希望您在这个时候好自为之，不要流于庸俗的人的行列。”

田邑回信说：

“我虽然愚钝胆怯，也想真真正正做个人，怎么会苟且偷生而害怕死呢！即使有戟架在脖子上，也不改变心志，这确实是我的态度。”

“近来，我的母亲和弟弟们被敌军所捉拿，而我淡然处之，不加理会，难道不是重视节操吗？假如人在天地之间，有金、石那样长的寿命，渴求长生而逃避死亡，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人生连一百岁都很难达到，从壮年到衰老相距没有多长。假若汉朝确实还在，可以树立自己的忠义的名声，那么即使我的母亲、弟弟们被杀害，我的老婆、孩子被处死，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近来，上党狡猾的贼兵，大量地聚集围攻城池，世祖的军队分两部进入并占据着井陉关。我亲自带兵打败了敌人的围攻，并且抗击宗正刘延的部队，自认为自己的智谋和勇力，不是不能抵挡敌军的。我确实知道汉朝遭战乱的损害，新立的皇帝已经派司徒邓禹平定了三辅，陇西、北地闻风起来响应。这种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即使象太阳和月亮在天上运行那样，象江河、海水在地上流动一样，也不如这样明白、清楚。人的死和生都有命中注定，富裕和显贵在于上天的意旨。国家的保存和灭亡，确实是有命注定的。我即使死

了，能改变命运吗？

“人道的根本，是应该有恩和义，有应该行义的地方，有应该施恩的地方。臣对君应该行最大的义务，孩子对母亲应该回报最深的恩情。现在，旧的君主已经死亡，那么我为谁来行义务呢；母亲被拘留，我是应该报答恩德的。而你却用贪心权力来劝勉我，用赶着马去归附你们来引诱我，贬抑我的功利想法，一定要让我对亲人的祸难不加理会，这是多么愚蠢啊！

“我年纪三十年，一直都当官，没有什么嗜好、贪图，讨厌有所作为。何况现在身居尊贵的位置，自己一定会有危险，拥有那么多财产，生命也有危险，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哪用您为我担心呢？

“鲍永、敬通您两人违背了皇上的任命，自己另立名号。仲由想让他的门人当官，孔子就批评他这是欺骗上天。鲍永占据着并州，又有太原郡相助，可是河东那些州郡、封国反叛，却不派兵去征讨；上党被贼兵围攻，也不来相救；宗正刘延来进攻，他也不来援助。军队受到屈辱，国家政权受到损害，三王背叛，赤眉军杀害了君主，不见你们派兵加倍赶路前来相救，象墨翟那样手脚都磨出厚茧来救宋国，象申包胥那样脚上磨出厚茧来保全楚国，象许穆夫人那样有赶回去吊唁哥哥丧失国家的心意。皇上已经死去一年了，你们不知道归宿在哪里，只是听信别人的胡乱说法，暂且在边疆上胡作非为罢了。不能够事奉生人，怎么能事奉死人呢？不知道如何作为臣下，怎么知道如何作为主上呢？难道你们是讨厌了作臣下，而想当皇帝吗？凭你们这样，想要摇动太山而振荡北海，一定会最终失败，自身也会危险。希望您好好

想想我的话。”

冯衍没有听从。有人谣传说更始帝跟随赤眉军在北边，鲍永、冯衍都信以为真，所以在界休驻扎军队，正准备在上党发布告示，说皇帝在雍，来迷惑百姓。鲍永派弟弟鲍升和女婿张舒诱降了涅城，张舒的家在上党，田邑把他们一家人全都抓了起来。田邑又写信劝鲍永投降，鲍永不加理会，从此就和田邑结下了仇怨。田邑，字伯玉，冯翊人，后来任渔阳太守。鲍永、冯衍知道更始帝确实已经死了后，于是一起停止了战斗，只是用一块巾布扎住头发，在河内向世祖投降了。

光武帝怨恨冯衍等人没有早来投降，鲍永因为立了功劳，所以也赎了罪，被任用为官，而冯衍却独自遭到废贬。鲍永对冯衍说：“从前，高祖因为季布得罪过自己而赏赐他，因为丁固有功于自己而诛杀他。现在遇上了圣明的君主，有什么好忧虑呢！”冯衍说：“古书里有记载，有人调戏邻居家的两个妻子，调戏其中年龄大些的，年龄大的就骂起来；调戏那个年轻的，年轻的就应许了。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那人就娶了那个年龄大的妻子。别人对他说：‘那个人不是骂过你吗？’他说：‘住在别人那里的时候，就想让她顺从我。现在做了我的老婆，就愿她替我去骂人。’上天的意旨难以知道，为人的道理容易坚守，坚守道义的臣下，为什么要忧患死亡呢？”过了没多久，光武帝就任命冯衍为曲阳令。他上任后，诛杀了恶贼郭胜等人，降服了五千多人，按功劳应该受封赏，因为受谗言的诽谤，所以没有得到赏赐。

建武六年，发生日蚀，冯衍上书陈述了八件事：一是显

扬人文道德，二是褒扬武功事迹，三是整顿以前的功劳，四是招纳有才能的豪杰，五是分清好坏，六是简化、放宽法令，七是分别俸禄的等级，八是安抚边疆。疏书递了上去，光武帝要召见他。以前，冯衍任狼孟长，因为犯罪而损害过当地的大族令狐略。这时，令狐略任司空长史，于是在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面前诽谤冯衍说：“冯衍请求进见皇上的原因，是想诋毁你们。”王护等人害怕，就一起排斥、离间冯衍，冯衍于是就无法进宫朝见。

后来，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因为是外戚而权势显赫，十分敬重冯衍，冯衍于是和他们结下交情。因此，冯衍被很多侯王聘任，不久就升为司隶从事。光武帝惩治西京外戚的宾客朋友，因而都受到了处罚，严重的被处死或流放，其余的都遭到贬退。冯衍也因为这个而犯了罪，曾经亲自到狱中去请求处罚，有诏书下来说可以赦免。冯衍往西回到了本郡，关起门来自我保护，不敢再和亲戚、故旧相交往。

后汉书卷二十八下

冯衍传第十八下

建武末，上疏自陈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贱之臣，上无无知之荐，下无冯唐之说，乏董生之才，寡李广之势，而欲免谗口，济怨嫌，岂不难哉！

臣衍之先祖，以忠贞之故，成私门之祸。而臣衍复遭扰攘之时，值兵革之际，不敢回行求时之利，事君无倾邪之谋，将帅无虏掠之心。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故敢与交通。兴知臣之贫，数欲本业之。臣自惟无三益之才，不敢处三损之地，固让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执货财之柄，居苍卒之间，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家无布帛之积，出无舆马之饰。于今遭清明之时，饬躬力行之秋，而怨仇丛兴，讥议横世。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疏远垅亩之臣，无望高阙之下，惶恐自陈，以救罪尤。

书奏，犹以前过不用。

衍不得志，退而作赋，又自论曰：

冯子以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风兴云蒸，一龙一蛇，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臧，进退无主，屈伸无常。故曰：“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与物趣舍。”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顾尝好傲倪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鸡豚之息；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归家，复羁旅于州郡，身愈据职，家弥穷困，卒离饥寒之灾，有丧元子之祸。

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酈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酆鄩，周秦之丘，宫观之墟，通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茔焉。退而幽居。盖忠臣过故墟而歔歔，孝子入旧室而哀叹。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鸿烈于后，遭时之祸，坟墓芜秽，春秋蒸尝，昭穆无列，年衰岁暮，悼无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

风，愍道陵迟，伤德分崩。夫睹其终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咏其道。疆理九野，经营五山，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辞曰：

开岁发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发轫新丰兮，躋回镐京。陵飞廉而太息兮，登平阳而怀伤。悲时俗之险厄兮，哀好恶之无常。弃衡石而意量兮，随风波而飞扬。纷纶流于权利兮，亲雷同而妒异；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慕？沮先圣之成论兮，愬名贤之高风；忽道德之珍丽兮，务富贵之乐耽。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众夫之所眩兮，孰能观于无形？行劲直以离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内自省而不惭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党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发愤而扬情兮，将以荡夫忧心。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病没世之不称兮，愿横逝而无由。

陟雍畴而消摇兮，超略阳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亲之日远。陟九嶷而临罇薛兮，听泾渭之波声。顾鸿门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纯兮，信吾罪之所生；伤诚善之无辜兮，赍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远兮，岂败事之可悔？虽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泪浹澜而雨集兮，气滂淖而云披；心怫郁而纡结兮，意沉抑而内悲。

瞰太行之嵯峨兮，观壶口之峥嵘；悼丘墓之芜秽兮，恨昭穆之不荣。岁忽忽而日迈兮，寿冉冉其不与；耻功业之无成兮，赴原野而穷处。昔伊尹之干汤兮，七十说而乃信；皋陶钓于雷泽兮，赖虞舜而后亲。无二士

之遭遇兮，抱忠贞而莫达；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韩卢抑而不纵兮，骐驎绊而不试；独慷慨而远览兮，非庸庸之所识。卑卫赐之阜货兮，高颜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循四时之代谢兮，分五土之刑德；林相麓之所产兮，尝水泉之所殖。修神农之本业兮，采轩辕之奇策；追周弃之遗教兮，轶范蠡之绝迹。陟陇山以逾望兮，眇然览于八荒；风波飘其并兴兮，情惆怅而增伤。览河华之泱泱兮，望秦晋之故国。愤冯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

流山岳而周览兮，徇碣石与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溯淮济而上征。瞻燕齐之旧居兮，历宋楚之名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国之为墟。驰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轸而多艰；讲圣哲之通论兮，心怛忆而纷纭。惟天路之同轨兮，或帝王之异政；尧、舜焕其荡荡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终^怵憚而洞疑；高阳^慙其超远兮，世孰可与论兹？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歌声。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与为朋；苗裔纷其条畅兮，至汤、武而勃兴。昔三后之纯粹兮，每季世而穷祸；吊夏桀于南巢兮，哭殷纣于牧野。诏伊尹于亳郊兮，享吕望于酆州；功与日月齐光兮，名与三王争流。

杨朱号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丝；知渐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关雎》之识微兮，愍王道之将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摅桓、文之谲功。忿战国之遘祸兮，憎权臣之擅强；黜楚子于南郢兮，执赵武于淝梁。善忠信之救时兮，恶诈谋之妄作；聘申叔于陈蔡

兮，禽荀息于虞虢。诛犁锄之介圣兮，讨臧仓之诉知；嬖子反于彭城兮，爵管仲于夷仪。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从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谄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灭先王之法则兮，祸寢淫而弘大。援前圣以制中兮，矫二主之骄奢；饬女齐于绛台兮，飡椒举于章华。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风；褒宋襄于泓谷兮，表季札于延陵。摭仁智之英华兮，激乱国之末流；观郑侨于湊洧兮，访晏婴于营丘。日曷曷其将暮兮，独于邑而烦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驰素虬而驰聘兮，乘翠云而相伴；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务光而愈明。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虑；钦真人之德美兮，淹踌躇而弗去。意斟饌而不澹兮，俟回风而容与；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许由而负黍。勒吾车于箕阳兮，秣吾马于颍潁；闻至言而晓领兮，还吾反乎故宇。

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跃青龙于沧海兮，蒙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纂前修之夸节兮，曜往昔之光勋；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饮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撻六枳而为篱兮，筑蕙若而为室；播兰茝于中廷兮，列杜衡于外术。攒射干杂薜茘兮，构木兰与新夷；

光扈扈而炀耀兮，纷郁郁而畅美；华芳晔其发越兮，时恍忽而莫贵；非惜身之炤轲兮，怜众美之憔悴。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静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畅茂；鸾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鸣而求其友。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陂山谷而间处兮，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於陵子之灌园兮，似至人之仿佛。盖隐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之妙节。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其不同；既傲倪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

显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衍娶北地（女）住氏〔女〕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炤于时。然有大志，不戚戚于贱贫。居常慷慨叹曰：“衍少事名贤，经历显位，怀金垂紫，揭节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云之志。三公之贵，千金之富，不得其愿，不概于怀。贫而不衰，贱而不恨，年虽疲曳，犹庶几名贤之风。修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终身名，为后世法。”居贫年老，卒于家。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诔》、《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子豹。

【译文】

建武末年，冯衍上奏疏表白自己说：

“我恭敬地想到高祖对待陈平的智谋这件事情，遭到攻击就疏远他，受到赞扬就亲近他。凭着文帝这样的圣明和魏

尚这样的忠诚，用法令来苛求他就成了罪过，用恩德来施加给他，就能建立功勋。到了后来，董仲舒提倡道德，遭到公孙弘的忌妒；李广打败了匈奴，却受到卫青的排挤。这些都是作为忠臣经常感到痛心的事情。我自认为是低微卑贱的臣下，在上面没有魏无知给我推荐，在下面没有冯唐给我辩解，缺乏董仲舒的才华，又不如李广自杀那样决断，而想要免遭别人的诽谤，平息别人对我的怨恨，怎么不困难呢！

“我的先辈冯参，因为忠贞不屈的缘故，招致了我们家族一门的祸害。而我又碰上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正逢战乱纷纷之际，不敢用邪恶的行为来求得当时的利益，事奉君主没有奸邪的阴谋，作为将领没有抢夺劫掠的想法。卫尉阴兴，他为人恭谨周密，内心有很好的修养，在外远避那些嫌疑的事情，所以我才敢和他交往，阴兴知道我家贫穷，因而几次想送给我钱财，作为基本的生业。我自认为没有正直、信实、见图广博这三种有益的才能，不敢处于谄媚奉承、当面恭维背后毁谤、夸夸其谈这三种有害的境地，所以坚决推辞而不接受。以前，在更始帝统治时期，我在太原主管财货，在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可是我的财产一年比一年少，家里也日益贫穷，没有一点积蓄的布帛，出外也没有车马可以供驾驶。到了现在，遇上政治清明的机会，是修正自身，尽力行善的时候，可是怨恨、毁谤到处兴起，讥讽、非议充斥社会。这大概是富贵容易行善道，而贫贱就难以有所作为了。我作为疏远于乡间的臣下，并没有什么奢望，惶恐不安地表白自己，希望能借此来救赎我的罪过。”

冯衍的奏疏传了上去，依旧因为以前的罪过，光武帝没

有任用他。

冯衍郁郁不得志，退回家里作了一篇赋，又自己论述说：

“冯子认为，人的德性，不应该象玉那样被人珍贵，不应该如石头那样被人贱视。风起云涌，人的道德就象一龙一蛇在空中翱翔，随着时势而变化，怎么能拘守一种节操呢？应该是要用的时候就能施行，要舍弃的时候就能隐藏，前进和后退没有根本，屈曲和伸张没有规律。所以司马谈说：‘有法设法，要根据时势来决定；有度没度，要看事物的趋向和舍弃。’我常常追求实在的道德，而不寻求当代的虚名，不拘泥庸俗的礼仪，不执守世间的事俗。端正自身和行为，心神安适地放任自己的志向。至于我曾经喜欢卓异不凡的策略，当时没有人能听从我的谋画，于是喟然长叹，感伤自己生不逢时。我长久地担任小官职，不能够舒展我的怀抱。心志和行为都受到压制，心情十分忧伤。卿大夫以上的人家，不畜养鸡、猪以谋利；有积蓄的大臣，不追求市井的小利。何况象我这样，历任官职、领俸禄二十多年了，而财产更少，家境更贫寒。只有君子这样的官吏，能实行君子之道。忧虑世务的人不能够振兴他的德性，为自身着想的人不能成就功业。我离官回家，又在州郡任职，自己愈是任职，家境愈是贫穷，最后终于遭受饥饿、寒冷的困境，造成丧失长子的祸难。

“我的曾祖父安葬在渭陵，哀帝去世后，把这个地方修建为皇帝的陵墓。我只好另找地方作为墓地，在新丰的东边，鸿门的上面，寿安的中间，这个地方地势高而开阔，四通八达，向南可以望见酈山；向北连着泾河、渭河；向东可

以俯瞰黄河、华山，龙门的南面，三晋的大路；向西可以看见酆水、郛水，岐周的土山，旧时的宫殿的废墟。在这里能放眼看到一千里，看得见以前的都城，于是把它定为我的墓地。我离职回家，就隐居在这里。忠诚的臣下经过旧都的废墟，而叹息饮泣，孝子进入旧时的房屋，而哀伤感叹。我常常想到先辈，他们有美盛的德性，有伟大的业绩，可是遭逢乱世的祸害，坟墓得不到修理，在春天、秋天得不到祭祀，宗庙得不到整顿、祭奉。我现在年老而接近死期，伤感自己一事无成，希望能向西耕种、放牧于肥沃的田野，种植庄稼，修养孝道，修建宗庙，扩大祭祀。然后关起门来讲习道德，浏览孔子、老子的言论，差不多比得上赤松子、王子乔的福份。登上山坡，爬上高冈，精神遨游于宇宙，眼睛放览大地的八极。遍观九州山河的状貌，追念上古得失的情况，哀怜道的衰落，感伤德的败坏。看到了结果，就必须推究它的根源，所以应该记录那有关的人，而赞颂他的道。划分、整理九州的土地，往来于五岳之间，高远地有超越云霄的心志。于是作赋来勉励自己，把篇名定为《显志》。显志，是指发扬风化之情，阐明玄妙之思。它的内容是：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各种花草含苞待放。甲子那天的早晨，我向西出发。从新丰开始发车，徘徊在镐京。登上飞廉观而叹息，到达平阳而心中忧伤。悲叹世俗的艰难、险诈，哀怜人们好恶的无常。世人都抛弃法度而互相揣测，随风飘转而没有志操。纷纷地追求权力和利益，亲近同党而妒恨异己的人；我独自耿介而仰慕古人，怎么能为世上的人们所喜欢呢？他们败坏了前辈圣人的定论，有损有名贤人的高卓风范；藐视道德的美好，追求享受富贵的快乐。我循着大

道而徘徊，探究大德的幽玄；人们都被名利所迷惑，谁能够在无形中发现一切事物的本原呢？行为刚直而遭受罪过，前代有人是经历过的；我自己内心省察而不感到惭愧，于是坚守志操而不改变。我为曾有唐尧、虞舜而感到高兴，又为我生不逢时而感到哀愁；聊且抒发我的忧愤和情怀，用来驱散我心头的忧伤。过去的已经不可能追赶得上，将来的事又难以预测；我担心死后而名誉得不到称扬，可是我想纵横地远远隐居，而又无路可通。

“登上雍县的五峙来观望，经过洛阳而不返回，想到人生一世不会再来，悲叹夫妇、父子、兄弟这六亲的日渐远离。登上九山而俯瞰叟薛，倾听泾河、渭河的波涛声。回看鸿门而叹息，哀伤我儿子的过早死去。为什么上天这样不善，给我降临这样的惩罚；伤悼年幼善良的儿子无罪而死，带着余恨而进入了地府。感叹我以前考虑得不够深远，失败的事怎么能够后悔呢？即使死去也不会平息心头的怨恨，又害怕殃祸会再次来临。眼泪象雨点一样洒落，意气象云一样汹涌；心情忧伤而郁结，意志消沉而悲哀。

“俯瞰巍峨的太行山，瞭望深远的壶口山；伤悼祖上坟墓得不到修理，遗憾祖庙得不到祭祀。岁月匆匆地走过，人慢慢地变得老了；耻于没能成就功业，所以到原野上来隐居。从前伊尹干求商汤，一直到七十岁时才获得商汤的信任；皋陶在雷泽钓鱼，后来得到虞舜的亲信。我没有这两位一样的遭遇，怀抱忠贞之心而没有人知道；只好带着妻子、孩子来耕作，把美德隐藏起来而不夸耀。象好狗被抑制而不能纵情奔跑，象好马受羁绊而不能驰骋；我独自激昂慷慨地远走高飞，不是平庸的世人所能理解的。我蔑视子贡丰厚的

财物，仰慕颜回的追求；敬重祖辈的伟大功业，所以停止追求富贵，远避归隐起来，怕辱没了先辈。遵循四季的变化，分清山林水泽等各种地形的功用；审察山林生产的東西，品尝水产植物。继承神农耕种的遗业，学习黄帝播种百谷草木、节用水火财物的策略；承追周弃的遗教，超越范蠡的绝迹。登上陇山来眺望，遥看八方荒远的地方；大风和波浪都一齐兴起，我心情惆怅而倍增忧伤。看看黄河、华山的宽广，望着秦、晋的故国。愤恨冯亭没能成功，埋怨冯去疾遭受惑乱。

“我博览大山，到过碣石山和洞庭湖；在长江、黄河乘船顺流入海，又沿淮水、济水溯流而上。观看过燕、齐的旧迹，经过宋、楚有名的都城；哀叹他们都已消失，痛心各国都成了废墟。在中原上奔走，道路弯曲而多艰难；讲论圣人哲人的大道理，心情抑郁而烦乱。想到天上的路是同轨的，而帝王的政教参差有异；尧、舜文章灿烂，政化平畅，禹继承之后而改变了制度。我日夜都在思索，始终疑惑不定；高阳氏深沉而有智谋，世上谁可以和他论事呢？在甘泽讯问夏启，他败坏了君主的典制；歌颂周成王、康王的大德，唱《南风》之歌。想念唐尧、虞舜的安宁，他们召集稷、契作为朋友；稷、契的后代滋长茂盛，到商汤、周武王的时候勃然兴起。可惜夏、商、周都不能始终纯茂，每到末代，就一定遭受灾祸；在南巢凭吊夏桀，在牧野哭悼殷纣。在亳郊外召纳了伊尹，在酆洲宴享吕望；他们的功劳和太阳、月亮的光辉一样，名誉可以和三王相抗衡。

“杨朱为四通八达的道路而号哭，墨子为白丝被染而流泪；墨子知道渐染而改变的性质，杨朱怨恨修路的人不会思

考。赞美《关雎》意旨的精微，怜惜王道将要毁弃；拔去了周、唐的盛大德性，取代以齐桓公、晋文公的霸功。愤恨战国的纷争，憎恶权臣的专横；在南郢废黜了楚子，应该在湓梁拘拿赵武。希望忠诚、信实的人来拯救时世，憎恨胡乱使用奸诈的计谋；在陈、蔡询问申叙时，应该在虞、虢捉拿荀息。应该诛杀犁鉏，他离间了鲁君和孔子，声讨臧仓，他诬陷了孟子；在彭城讥刺子反，在夷仪给管仲封爵赏赐。痛心战乱的渐渐厉害，苦恼攻打、讨伐的兴起；应该在五湖淹死孙武，在长平斩杀白起。厌恶巧言花语扰乱世间，恨毒纵横家们败坏风俗；应该在洹水流放苏秦，在鬼谷幽禁张仪。明晰德化的衰败，痛心刑罚的严酷；应该毁掉商鞅的法术，烧掉韩非论说。应该责怪秦始皇的蛮横，把李斯流放到边境荒远的地方；他们灭绝了先王的法则，祸乱越来越厉害。援引以前圣人的言论来规谏国君，矫正两位国君的骄奢淫逸；应该在绛台犒劳女齐，在章华宴享椒举。传布道德的光辉，来拯救衰世的败弱风气；应该在涨谷褒扬宋襄公，在延陵表颂季札。拾取仁、智的精华，激励乱国的末流；应该在溱水，洧水看望郑侨，在营丘探访晏婴。太阳阴晦，临近傍晚，我独自在乡邑中烦恼迷惑；为什么九州这样广阔，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方向。驾着白色无角的龙而飞翔，乘着青绿色的云而逍遥；碰到伯夷，那我心中就会得到折中调和，如果碰上务光，那我就更明白了。伯成子高确实在原野上，我遇上他，就澄清我的思虑；钦佩子高的美德，我长久地留在那儿而不愿离去。我的心思犹豫不定，等待旋风而从容飞去；寻找善卷所在的地方，在负黍遇上许由。在箕阳乘车出发，在颖潁用粟喂马；听到至理之言而心中明白，回到我的老

家去。

“观察天地的奥秘，总括世上万物的宗旨；探究阴阳的变化，昭明五行之德的精髓。放纵青龙在沧海之中，豢养白虎在金山之上；想凿穿岩石而作为房室，托高明之处以养神仙。凤飞翔在高崖上，龟蛇潜伏在幽暗之外；倚伏在朱红的楼上而四处观望，采摘灵芝草的花朵，继承前贤的大节，给自己的先辈添光彩；穿着绮季的华丽衣服，阐扬屈原的美德。增高我的帽子，增加我衣带上的玉佩；饮六气的清液，吃五种神芝草的花朵。

“栽种六棵枳树而作为篱笆，在室内养种蕙草；在院子中播种兰草、白芷，在外面路边种上杜衡。收聚种养射干和薜茘草，积集栽植木兰树和新夷树；光彩灿烂而耀亮，香气浓郁而畅美；花香盛大而荡漾，时光轻忽而对花朵不加珍视；我不是怜惜自身的沉滞坎坷，而是同情这些芬芳的花朵的凋零。精神遨游于天地之间，举行玄妙的一定节操；处于清静来修养心志，充实我心中的快乐。山高高地要接近上天，树林幽深而茂盛；鸾往回飞翔来找鸟群，鹿哀声地鸣叫来寻伙伴。诵读古今的书籍来驱散自己的忧思，观察古代圣贤的行为来镇定自己；赞美孔子五十岁而懂得天命，称颂老子的推崇玄虚；德和道，哪个更值得珍视？名誉和自身，哪个更可爱？登上山岭而隐居，坚守寂寞之道而保存精神。庄子宁愿钓鱼，而推辞掉卿相的显贵职位；于陵子终为人浇灌园子，仿佛如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隐居守约，反而得到道的精华，穷处悟理，反而深入贤人的术法；远离尘世的幽暗，够得上王子乔、赤松子的高妙行为。我的志向也差不多是守道，确实和一般人的不同；我卓异不凡而超然高

迈，希望后人有明鉴。”

显宗登基后，又多次指责冯衍，认为他文过其实，于是把他废黜在家。

冯衍娶了北地郡一位姓任的女子作为妻子，她蛮横而有忌妒心，不让冯衍收养妾和婢女。儿女们常常自己打水和舂米。冯衍年老的时候，终于把她休了，他于是就越发穷困了。但他心中有大志向，不因为卑贱、贫寒而感到忧伤。他在家的时候经常慷慨激昂地感叹说：“我少年时事奉过有名的贤人，经历过显贵的职位，怀有权印，拿着节杖接受皇上的命令而出使。我不满足于暂时的富贵，常常怀有超越云霄的志向。三公那样显贵的职位，有一千两金子那样的富足，这都不是我的心愿，不能使我动心。我现在贫穷而不衰弱，卑贱而不抱怨，年纪虽然大了，但还差不多有名贤的遗风。在隐居穷处之中，修养道德，直到我自身的死去，来作为后代的取法。”冯衍在贫寒年老中生活，终于在家里去世。他写有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共五十篇。肃宗十分推崇他的文章。他的儿子叫冯豹。

冯 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为父所出。后母恶之，尝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谨，而母疾之益深，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举孝廉，拜尚书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报，常俯伏省闾，或从昏至明。肃宗闻而嘉之，使黄门持被覆豹，敕令勿惊，由是数加赏赐。是时，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谋，拜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数言边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诸国复率旧职。迁武威太守，视事二年，河西称之，复征入为尚书。永元十四年，卒于官。

论曰：夫贵者负势而骄人，才士负能而遗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冯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纳妻皆知取置己者，而取士则不能。何也？岂非反妒情易，而恕义情难。光武虽得之于鲍永，犹失之于冯衍。夫然，义直所以见屈于既往，守节故亦弥阻于来情。呜呼！

赞曰：谭非讖术，衍晚委质。道不相谋，诡时同失。体兼上才，荣微下秩。

【译文】

冯豹，字仲文。他十二岁的时候，母亲被父亲休了。他的后母讨厌他，曾经趁冯豹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害死他。后来冯豹逃走了，才免遭毒手。他对后母事奉得愈恭谨，而后母对他厌恶得愈深，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有孝行。冯豹长大以后，喜欢儒学，在丽山脚下讲授《诗经》、《春秋》。乡里人对他下评语说：“道德彬彬冯仲文。”他被举荐为孝廉，

被任命为尚书郎，对政务忠心、勤恳。每次有奏书没能报告上去时，他就常常俯伏在省阁，有时甚至从黄昏一直等到天亮。肃宗听说后，称赞他这种行为，就派黄门拿着被子给冯豹盖上，并且命令别人不要打扰他。因此，冯豹好几次受皇上赏赐。当时汉朝刚平定西域，因为冯豹有才能、智谋，就任命他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年，冯豹几次上疏陈述边境情况，请求设置戊己校尉，城邑的各国全部都恢复原来的职位。冯豹被升任武威太守，掌管政事两年，河西的人民都称颂他。他又被征召进朝廷任尚书。永元十四年，冯豹在官任上去世。

史家论曰：显贵的人倚仗自己的权力而对人骄横，有才能的士人自恃才能而有失检的行为，道理大略是这样的。桓泽、冯衍不是这样吗！冯衍引用挑选妻子的故事来作比喻，说得很对。娶妻子，人们都知道娶“骂自己的”，可是选取士人就不能这样，为什么呢？难道不是改变忌妒之情容易，而宽恕有正义的情怀困难吗！光武帝虽然得到了鲍永，却还失去了冯衍。这样，因为正义、忠直之人在过去被压制而不受重用，那么坚守节义的人们在将来更会受到阻难。真是痛心啊！

史家赞曰：杜谭攻击讖纬之术，冯衍屈膝投降得太迟。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同，但都因为违背时势而被排斥。他们拥有高超的才能，却得不到应有的荣耀。

后汉书卷二十九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申屠刚列传

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时为丞相。刚质性方直，常慕史丹、汲黯之为人。仕郡功曹。

平帝时，王莽专政，朝多猜忌，遂隔绝帝外家冯、卫二族，不得交宦，刚常疾之。及举贤良方正，因对策曰：

臣闻王事失则神祇怨怒，奸邪乱正，故阴阳谬错。此天所以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旷然觉悟，怀邪之臣，惧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纳毁誉，数下诏书，张设重法，抑断诽谤，禁割论议，罪之重者，乃至腰斩。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殆乖建进善之旌，县敢谏之鼓，辟四门之路，明四目之义也。

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亲。今圣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今冯、卫无罪，久废不录，或处穷僻，不若民庶，诚非慈爱忠孝承上之意。夫为人后者，自有正义，至尊至卑，其势不嫌，是以人无贤愚，莫不为怨，奸臣贼子，以之为便，

不讳之变，诚难其虑。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圣，犹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鲁，以义割恩，宠不加后，故配天郊祀，三十余世。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而尊〔崇〕其宗党，摧抑外戚，结贵据权，至坚至固，终没之后，受祸灭门。方今师傅皆以伊、周之位，据贤保之任，以此思化，则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则祸何不到？损益之际，孔父攸叹，持满之戒，老氏所慎。盖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卫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国家微弱，奸谋不禁，六极之效，危于累卵。王者承天顺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罚轻其亲。陛下宜遂圣明之德，昭然觉悟，远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业，差五品之属，纳至亲之序，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时朝见。又召冯、卫二族，裁与冗职，使得执戟，亲奉宿卫，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亲戚，外绝邪谋。

书奏，莽令元后下诏曰：“刚所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其罢归田里。”

后莽篡位，刚遂避地河西，转入巴、蜀，往来二十许年。及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曰：“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圣德，举

义兵，龚行天罚，所当必摧，诚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将军本无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诚奉顺，与朝并力，上应天心，下酬人望，为国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圣人所绝。以将军之威重，远在千里，动作举措，可不慎与？今玺书数到，委国归信，欲与将军共同吉凶。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夫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是以忠言至谏，希得为用。诚愿反复愚老之言。”器不纳，遂畔从述。

建武七年，诏书征刚。刚将归，与器书曰：“愚闻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虽有明圣之姿，犹屈己从众，故虑无遗策，举无过事。夫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以万物为心。顺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将军以布衣为乡里所推，廊庙之计，既不豫定，动军发众，又不深料。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非徒无精锐之心，其患无所不至。夫物穷则变生，事急则计易，其势然也。夫离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国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将军素以忠孝显闻，是以士大夫不远千里，慕乐德义。今苟欲决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顺，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涂地之祸，毁坏终身之德，败乱君臣之节，污伤父子之恩，众贤破胆，可不慎哉！”器不纳。刚到，拜侍御史，迁尚书令。

光武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听，遂以头轂乘舆轮，帝遂为止。

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

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刚每辄极谏，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纳。以数切谏失旨，数年，出为平阴令。复征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于家。

【译文】

申屠刚字巨卿，是扶风茂陵人。其七世祖申屠嘉，汉文帝时任丞相。申屠刚质性方直，常常羡慕史鳢、汲黯等刚直之人。出任为郡功曹。

汉平帝时，王莽专擅朝政，多猜忌朝中之人，便隔绝平帝外戚冯氏、卫氏二族，不得进京师与朝臣交通和于朝任官。申屠刚常疾恨王莽专权，在朝廷举贤良方正时便对策说：

“我听说王事有失则神祇愤怒，奸邪乱正，所以阴阳错位。这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王者，想让失道之君豁然觉悟，怀奸邪之臣惧而自责。现在朝廷不行考功比德之事，却虚纳毁誉之言，多次下诏，设置重法，借口抑止断绝诽谤之言，禁割朝臣议论，那些被认为罪责重大的人，甚至被处以腰斩。如此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恐怕是违背先人立进善言之旗，悬敢谏之鼓，开辟四方未开之门以明察四方的大义的。

“我听说周成王幼小，周公摄政，听下贤之言，给众人同样的权力和恩宠，不分新人旧人，只以仁为亲近的标准，所以会顺天地而动，举措没有过失。然而这样也近而引起召公不高兴，远而招致管、蔡、商、奄四国流言蜚语。子母之间是天地间最亲的关系。现在圣主幼小，刚离开襁褓，即位以来，使最亲的关系分离，外戚杜绝隔离，恩爱不能相通。

且汉家的制度，是虽然任用英贤，也用姻戚支持。使亲疏相交错，防止有间隔裂缝产生，这的确是安宗庙、重社稷的措施。现在冯氏、卫氏无罪，但被久废而不录用，有的被安置在荒远之处，还不如老百姓，这的确不是慈爱忠孝承上之意。为人之后，自有正义之感，即使他极尊或极卑，也必不会嫌弃先人。陛下隔绝外戚，百官不论贤愚，都产生怨恨，而奸臣贼子却以此为便，这样很难设想不会发生不讳之变。现在的保傅之臣，不是古代的周公。象周公这样的至圣之人，尚且有不满意流言之忧，何况现在事失其当，不合天心呢？古时周公先派其子伯禽守卫鲁国的封地，用大义割断父子之恩，不使自己的尊宠加于后代，所以鲁国得以延续三十多代。霍光秉政，辅佐少主，修善行荐士人，有忠直之名，但却尊崇其宗族之党，摧毁压抑外戚，结贵据权，地位极其坚固。其死后，其族遭受灭门之祸。当今太师太傅如果全有伊尹、周公之位，居贤保之任，用前代之事思虑教化，那有何功不建？若不思其危，则何祸不会临头？孔子曾感叹于损益的变化，老子有势满必倾的告诫。所以功高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现在朝廷承衰乱之后，继重弊之世，公家穷竭，赋敛无数，苛吏延误农人之时，贫夫侵夺百姓之财，百姓困乏，疾疫又夭折其命。盗贼群起，成千上万，拥兵而行，聚众而止，窃取大号，自立为帝，攻犯京师，焚烧县邑，甚至于有积弩入宫的讹传，致使宿卫惊惧不安。这种情况自汉兴以来，实所未有。国家微弱，奸谋不禁，六极之效，危于累卵。为王者应承天顺地，掌管爵位主持刑罚，不敢以天宫私授其宗，不敢以天罪回避其亲。陛下应实现圣明之德，昭然觉悟，远遵帝王之足迹，近循孝文之大业，分别

五亲之属，总纳至亲之序，赶快遣使者征召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时朝见。再召冯、卫二族，给其散职，使他们能够执戟亲奉宿卫之职，以防未然之患，以抑灾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亲戚，外绝邪谋。”

申屠刚书奏上之后，王莽令元后下诏说：“申屠刚所说为背经妄诞之言，违背大义。诏其罢官还乡。”

王莽篡位后，申屠刚便躲避于河西，转入巴蜀，在此间往来二十多年。隗嚣占据陇右，想背叛汉朝依附公孙述。申屠刚劝说道：“我听说人们归顺天所兴之人，叛离天欲弃之人。伏念光武帝躬行圣德，举义兵，恭行天罚，所向必摧之，实为天助，并非人力所致。将军本无尺土之功，孤立于一隅，应该推诚奉顺，与朝并力，上应天心，下报民望，能谨慎行事吗？现在朝廷屡发玺书，委托将军从国事，给将军以信任，欲与将军共担凶吉。平民之间相处，还有至死不负已然之诺的信义，何况身居万乘之重的人呢？从汉有何可畏，附蜀何利可求？将军这样久疑不决，若突然出现意外之变，就会上负忠孝，下愧当世。事情未发生而预言，固然为虚谈，现在事已出现，只是还未临头，所以希望将军接受忠言至谏。希望将军反思考我的话。”隗嚣不听，终于叛从公孙述。

建武七年，光武帝下诏征召申屠刚。申屠刚将归时又给隗嚣写信说：“我听说专用己见者孤寡，拒绝劝谏者闭塞，孤塞之政，是亡国之兆。虽然有明圣之资质，还是屈己从众，所以能虑无遗策，举无过事。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心中思考万物。顺人者昌，逆人者亡，这是古今一样的道理，将军以布衣百姓被乡里所推，既不预先决定廊庙之计，又不

深思动军发众之事。如今东方政教日益和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担忧，骚动惶惧没人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不但没有精锐之心，反而祸患无所不至。物极则生变，事急则计改，这是必然之势。离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国有家的事，古今未有。将军一向以忠孝闻名，所以士大夫不远千里，慕德归义。如今如果要决意徼幸，会怎么样呢？天助顺，人助信，将军之举不会得天人佑助，反而会使百姓受涂炭之祸，毁坏将军终身之德，败乱君臣之节，污伤父子之恩，众贤破胆，将军对这些能不慎慎小心吗？”隗嚣仍不听。申屠刚离开隗嚣到朝廷，被拜为侍御史，迁尚书令。

光武帝曾有一次想出游，申屠刚认为陇蜀未平，不应宴安游乐。光武帝不听其谏，申屠刚便用头抵住车轮，不让车行。光武帝乃止。

当时内外群臣，多为光武帝自己选举，又加上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对于尚书近臣们，光武帝甚至于拽过来捶打，群臣无人敢言，申屠刚每遇此都极力相谏，又多次进言说皇太子应及时去东宫，选人担任贤保，以成就其德。光武帝全不采纳。申屠刚因为多次切谏失旨，几年以后，出为平阴县令。又被征拜为中大夫，因病辞官，死于家中。

鲍永列传

鲍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时任司隶校尉，为王莽所杀。永少有志操，习欧阳《尚书》。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初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灭其子孙。都尉路平承望风旨，规欲害永。太守苟谏拥护，召以为吏，常置府中，永因数为谏陈兴复汉室，剪灭篡逆之策。谏每戒永曰：“君长几事不密，祸倚人门。”永感其言。及谏卒，自送丧归扶风，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赵兴到，闻乃叹曰：“我受汉茅土，不能立节，而鲍宣死之，岂可害其子也！”敕县出升，复署永功曹。时，有矫称侍中止传舍者，兴欲谒之。永疑其诈，谏不听而出，兴遂驾往，永乃拔佩刀截马当匈，乃止。后数日，莽诏书果下捕矫称者，永由是知名。举秀才，不应。

更始二年征，再迁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将兵，安集河东、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辄行军法。永至河东，因击青犊，大破之，更始封为中阳侯。永虽为将率，而车服敝素，为道路所识。

时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光武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诣行在所。永疑不从，乃收系大伯，遣使驰至长安。既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大伯等，封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所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时攻怀未拔，帝谓永曰：“我攻怀三日而兵不

下，关东畏服卿，可且将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谏议大夫。至怀，乃说更始河内太守，于是开城而降。帝大喜，赐永洛阳商里宅，固辞不受。

时，董卓将屯兵于鲁，侵害百姓，乃拜永为鲁郡太守。永到，击讨，大破之，降者数千人。唯别帅彭丰、虞休、皮常等各千余人，称“将军”，不肯下。顷之，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从讲堂至于里门。永异之，谓府丞及鲁令曰：“方今危急而阙里自开，斯岂夫子欲令太守行礼，助吾诛无道邪？”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请丰等共会观视，欲因此禽之。丰等亦欲图永，乃持牛酒劳飧，而潜挟兵器。永觉之，手格杀丰等，禽破党与。帝嘉其略，封为关内侯，迁扬州牧。时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伤之后，乃缓其衔轡，示诛强横而镇抚其余，百姓安之。会遭母忧，去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

建武十一年，征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

永行县到霸陵，路经更始墓，引车入陌，从事谏止之。永曰：“亲北面事人，宁有过墓不拜！虽以获罪，司隶所不避也。”遂下拜，哭尽哀而去。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释。

后大司徒韩歆坐事，永固请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为东海相。坐度田事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永至（城）

〔成〕皋，诏书逆拜为兖州牧，便道之官。视事三年，病卒。子昱。

论曰：鲍永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众受宠，斯可以受大宠矣。若乃言之者虽诚，而闻之未譬，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持正之忤，难以理求乎？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子之概也。

【译文】

鲍永字君长，是上党屯留人。其父鲍宣，汉哀帝时任司隶校尉，被王莽所杀。鲍永少年有志操，学习欧阳《尚书》。事奉后母极孝，其妻尝在其母面前叱斥狗，鲍永当即将她休掉。

鲍永始为郡功曹。王莽因为鲍宣不依附自己，欲灭他的子孙。都尉路平承顺此旨，谋划着害鲍永。太守苟谏为保护他，召他为吏，常置其于府中。鲍永因此多次向苟谏陈述兴复汉室消灭篡逆之策。苟谏每次都告诫他：“你所谈机密之事一旦泄露，便会大祸临门。”鲍永深感其言。苟谏死时，鲍永亲自送丧回扶风。路平于是逮捕鲍永弟弟鲍升。太守赵兴到任，闻而叹道：“我受汉的茅土之封，不能立节，但鲍宣却能死节，我怎能害其子呢！”便命县里释放鲍升，又任鲍永为功曹。当时有个人假称侍中止于客舍之中，赵兴听说要去拜见他。鲍永怀疑他是假冒的，谏赵兴不让他去，赵兴不听，驾车前往。鲍永便拔出佩刀截断马匹当胸的绳索，赵兴乃止。几天以后，王莽果然下诏逮捕假称侍中的人，鲍永因此而出名。朝廷举其为秀才，鲍永不应召。

更始二年征召鲍永，又迁为尚书仆射，代行大将军之

权，特节领兵，安集河东、并州、朔部，可以自置偏副之将，专行军法。鲍永至河东，打击青犊军，大破之。更始帝封其为中阳侯。鲍永虽身为将帅，而却车服破素，路人都认识他。

时赤眉军害更始皇帝，三辅的交通被阻断。光武帝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召鲍永到其所在的地方。鲍永疑之，便逮捕他，遣使驰往长安。当他知道更始已亡后，乃为之发丧，并释放储大伯，封存上将军的印绶，将兵众全部罢免，只以幅巾束首与诸将及与己同心之客百余人至河内。光武帝见到鲍永便问：“你的部众在什么地方。”鲍永离席叩首说：“为臣事奉更始皇帝，不能令其保全，羞于用其众希图富贵，所以全让他们罢归了。”光武帝说：“卿言过矣。”而内心却不高兴。当时光武帝攻怀未能取之，便对鲍永说：“我攻怀已三天而不能取之，关东都畏服你，你可带着故人亲自往城下劝降。”随即拜鲍永为谏议大夫。鲍永到怀城下，乃劝说更始帝的河内太守，太守于是开城而降。光武帝大喜，赐给鲍永洛阳商里宅。鲍永决坚推辞不受。

当时董卓副将驻兵在鲁，侵害百姓。光武帝便拜鲍永为鲁郡太守。鲍永到任，击破董卓军，收降了数千人。只有其别帅彭丰、虞休、皮常等各率千余人，称“将军”，不肯降。不久，孔子阙里从讲堂至于里门的荆棘无故自除。鲍永以其为异，对府丞和鲁令说：“在此危急之时而阙里自开，难道是夫子欲令太守行礼，帮助我诛杀无道吗？”便大会人众，行乡射之礼，请彭丰等人一起来观礼，欲因此擒之。彭丰等也想谋取鲍永，便暗中挟带兵器，持牛酒前来劳飧。鲍永觉其谋，在会上亲手格杀彭丰等人，擒破其党。光武帝嘉

奖其有谋略，封其为关内侯，迁扬州牧。当时南土寇暴之人还很多，鲍永认为州内吏民受战争创伤不久，便松缓对他们的控御，表示只诛杀强横而镇抚其余，百姓遂安。这时其母去世，鲍永乃辞官，将财产全部给了孤弟子。

建武十一年，征鲍永为司隶校尉。光武帝叔父赵王刘良身为皇亲居位贵重，鲍永因事而弹劾刘良大不敬，因此使朝廷肃然，众官无人不自戒谨慎。光武帝又辟举扶风人鲍恢为都官从事，鲍恢也抗直不避强御。光武帝常说：“贵戚们应当敛手，以避二鲍。”其被惮畏如此。

鲍永巡视郡县到霸陵，路经更始皇帝墓，便引车前往，从事谏止他，他说：“我曾亲自事奉他，岂有过墓不拜之理！即使因此获罪，我也不回避。”于是下车而拜，哭泣尽哀而去。西至扶风，又杀牛上荀谏之墓。光武帝听说，心里很不快，问公卿说：“鲍永如此奉使，该如何处理？”太中大夫张湛回答说：“仁是行之宗，忠是义之王。鲍永仁不遗旧，忠不忘君，是行高之人呀。”光武帝怒意乃消。

后来大司徒韩歆犯事，鲍永固为之求情，无效，因此逆忤帝意，被出为东海相。由于度田之事不实，鲍永又被征还，诸郡守多被送进监狱。鲍永行至成皋，光武帝又下诏迎拜其为兖州牧，顺道就官赴任。任职三年，后病死。其子名鲍昱。

史家论曰：鲍永守忠于故主之义，这就可以事奉新主。认为以其众受宠是耻辱，这就可以受大宠。如果言之者虽然真诚，而听之者却不明白，岂不是谄言取悦却因其有情而易被采纳，正言忤旨虽有理却难以求进吗？真能够弃利以循

道，居直以从义，就是君子的气概呀。

鲍昱列传

昱字文泉。少传父学，客授于东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剧贼，太守戴涉闻昱鲍永子，有智略，乃就谒，请署守高都长，昱应之，遂讨击群贼，诛其渠帅，道路开通，由是知名。后为沘阳长，政化仁爱，境内清净。

荆州刺史表上之，再迁，中元元年，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昱在职，奉法守正，有父风。永平五年，坐救火迟，免。

后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十七年，代王敏为司徒，赐钱帛什器帷帐，除子得为郎。建初元年，大旱，谷贵。肃宗召昱问曰：“旱既太甚。将何以消复灾眚？”对曰：“臣闻圣人理国，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践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异？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宜一切还诸徙家属，蠲除禁锢，兴灭继绝，死生获所。如此，和气可致。”帝纳其言。

四年，代牟融为太尉，六年，薨，年七十余。

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荒灾，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飧国老，宴会诸

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征拜大司农，卒于官。

子昂，字叔雅，有孝义节行。初，德被病数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缓带；及处丧，毁瘠三年，抱负乃行；服阕，遂潜于墓次，不关时务。举孝廉，辟公府，连征不至，卒于家。

【译文】

鲍昱字文泉。自小承传父学，于东平客居讲学。建武初年，太行山中的贼闹得很凶，太守戴涉听说鲍昱是鲍永之子，有智略，就前去拜访他，请他暂时代理高都县长。鲍昱应允，到任便讨击群贼，诛杀其首领，开通道路，因此知名。后又任泚阳县长，行仁爱教化之政，境内平静安定。

荆州刺史上表荐举鲍昱，鲍昱再次迁官，中元元年，又被拜为司隶校尉。光武帝下诏让鲍昱到尚书省，封缄下到胡中的布告。接着又让宦官问鲍昱有感到奇怪的事情没有。鲍昱说：“我听说旧制群臣上书不著己姓，赦赎布告盖司徒之印，今让司隶校尉下书而且著明己姓，我感到很奇怪。”光武帝回答说：“我要通过此事让天下人知道忠臣之子又任司隶校尉了。”鲍昱在职，奉法守正，有父亲的风范。永平五年，因救火迟缓，被免官。

后鲍昱被拜为汝南太守。郡中陂池很多，年年都决坏，每年修筑常耗费三千余万钱。鲍昱乃建议建方梁石渠，此后水量常年饶足，灌溉之田成倍增加，郡人以此殷富。

建武十七年，鲍昱代王敏为司徒。光武帝又赐其钱帛器物帷帐，提拔其子鲍得为郎。建初元年，旱灾严重，谷价涌贵。肃宗章帝召见鲍昱问他：“旱情如此严重，用什么办法

消除灾苦呢？”鲍昱回答说：“我听说圣人治国，三年而有成效。现在陛下刚登大位，刑政未著，即使有所失得，怎能致此灾难？只是臣以前在汝南，主持审理楚王谋反之事时，有一千多人遭逮捕，恐怕他们不全都是罪该受此惩罚。先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迁徙之人与骨肉分离，死后孤魂得不到祭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应当归还所有徙人家属，废除禁锢，使其兴灭断绝，死生有所。这样，和气就可到来了。”章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建初四年，鲍昱代牟融为太尉。建初六年死，年七十多岁。

鲍昱子鲍得，修养志节，甚有名声，累官为南阳太守。当时年多荒灾，唯独南阳丰收，吏人爱悦之，称鲍得为神父。当时郡学久废，鲍得便修建学舍，准备好礼器礼服，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前来观礼的百姓，无人不服从他的劝勉。鲍得在职九年，被征拜为大司农，后死于官任。

鲍得子鲍昂，字叔雅，有孝节义行。当初，鲍得患病数年，鲍昂在左右扶持，衣不解带。其居丧时，毁瘠三年，用人帮助才能行走。丧服期满，便潜身于墓边，不关时务。后被举为孝廉，被公府征辟，均不应召。后死于家中。

鄧恽列传

鄧恽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丧过礼。及长，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

王莽时，寇贼群发，恽乃仰占玄象，叹谓友人曰：“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时左队大夫逯并素好士，恽说之曰：“当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辅商，立功全人。恽窃不逊，敢希伊尹之踪，应天人之变。明府傥不疑逆，俾成天德。”并奇之，使署为吏。恽不谒，曰：“昔文王拔吕尚于渭滨，高宗礼傅说于岩筑，桓公取管仲于射钩，故能立弘烈，就元勋。未闻师相仲父，而可为吏位也。非窥天者不可与图远。君不授骥以重任，骥亦俯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

西至长安，乃上书王莽曰：

臣闻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运机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类，显表纪世，图录豫设。汉历久长，孔为赤制，不使愚惑，残人乱时。智者顺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虚获。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天为陛下严父，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莽大怒，即收系诏狱，劾以大逆。犹以恠据经讖，难即害之，使黄门近臣胁恠，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觉所言。恠乃瞋目詈曰：“所陈皆天文圣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系须冬，会赦得出，乃与同郡郑敬南遁苍梧。

建武三年，又至庐江，因遇积弩将军傅俊东徇扬州。俊素闻恠名，乃礼请之，上为将兵长史，授以军政。恠乃誓众曰：“无掩人不备，穷人于厄，不得断人支体，裸人形骸，放淫妇女。”俊军士犹发冢陈尸，掠夺百姓。恠谏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谢天改政，无以全命。愿将军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以明非将军本意也。”从之，百姓悦服，所向皆下。

七年，俊还京师，而上论之。恠耻以军功取位，遂辞归乡里。县令卑身崇礼，请以为门下掾。恠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恠往候之。子张垂歿，视恠，歔歔不能言。恠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子张但目击而已。恠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恠因而诣县，以状自首。令应之迟，恠曰：“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令跳而追恠，不及，遂自至狱，令拔刃自向以要恠曰：“子不从我出，敢以死明心。”恠得此乃出，因病去。

久之，太守欧阳歙请为功曹。汝南旧俗，十月飧会，百里内县皆赍牛酒到府宴饮。时临飧礼讫，歙教曰：“西部督

邴繇延，天资忠贞，稟性公方，摧破奸凶，不严而理。今与众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养德。”主簿读（书）教，户曹引延受赐。恽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举觥，以君之罪，告谢于天。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乱，怨慝并作。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又复无臣，恽敢再拜奉觥。”歆色惭动，不知所言。门下掾郑敬进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无受觥哉？”歆意少解，曰：“实歆罪也，敬奉觥。”恽乃免冠谢曰：“昔虞舜辅尧，四罪咸服，谗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恽不忠，孔任是昭，豺虎从政，既陷诽谤，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请收恽、延，以明好恶。”歆曰：“是重吾过也。”遂不宴而罢。恽归府，称病，延亦自退。

郑敬素与恽厚，见其言忤歆，乃相招去，曰：“子廷争繇延，君犹不纳。延今虽去，其势必还。直心无讳，诚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吾不能忍见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恽曰：“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恽业已强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职，罪也。延退而恽又去，不可。”敬乃独隐于弋阳山中，居数月，歆果复召延，恽于是乃去，从敬止，渔钓自娱，留数十日。恽志在从政，既乃喟然而叹，谓敬曰：“天生俊士，以为人也。鸟兽不可与同群，子从我为伊、吕乎？将为巢、许，而父老尧、舜乎？”敬曰：“吾足矣。初从生步重华于南野，谓来归为松子，今幸得全躯树类，还奉坟墓，尽学问道，虽不从政，施之有政，是亦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从子？子勉正性命，勿劳神以害生。”恽于是告别

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连征不到。

恽遂客居江夏教授，郡举孝廉，为上东城门候。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帝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书奏，赐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及郭皇后废。恽乃言于帝曰：“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午也。”后既废，而太子意不自安，恽乃说太子曰：“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贤臣，及有纤介，放逐孝子。《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及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太子从之，帝竟听许。

恽再迁长沙太守。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枢上，以身扞火，火为之灭。恽甄异之，以为首举。后坐事左转芒长，又免归，避地教授，著书八篇。以病卒。子寿。

【译文】

鄧恽字君章，是汝南西平人。其十二岁时丧母，居丧过礼。长大以后，治理《韩诗》、《严氏春秋》，明晓天文历数。

王莽时，寇贼群起，鄧恽便仰占天象，对其友人叹道：“现在土星、木星、火星都在汉的分野翼宿、轸宿之内，去

而又来，因此汉一定会再受天命，福归有德之人。如果此时有顺天定策的人，必成大功。”当时左队大夫逯并一向好士，郅恽劝他说：“如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当初伊尹自卖辅商，立功于国保全人民。我不谦逊，斗胆希望循伊尹之迹，以应天人之变。您倘若不疑忌逆反之名，我愿助您成就天德。”逯并奇之，使其暂时为吏。郅恽不拜谒，说：“当初文王在渭水之滨提拔吕尚，高宗在岩筑之地礼遇傅说，齐桓公弃射钩之怨而用管仲，所以能建立弘烈，成就大功。我没听说有吕尚、傅说、管仲之才而让其居吏位的。不明天意者不能与其图谋长远。君不授好马以重任，好马也要俛首裹足而离开了。”最后也没有接受署命。

郅恽西到长安，乃上书给王莽说：

“我听说天地重人惜物，所以使北斗运转，日月垂光，含元气，包三才，造化万物，又豫设图录之书，显明帝王年代。孔子作纬，著历运之期，为汉家之制，不让愚惑之人害民乱时。智者顺纬以成其德，愚者逆之以取其害。神器有命，不可虚得。上天垂警戒之象，欲使陛下觉悟，早回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长命，运祚未绝，陛下应顺其时之盛衰，应天命取之，应天命还之，这就说得上知命了。如果不早点明白，就不免有窃位之名了。尧舜尚且不以天显其命而自兴，行禅让之事，陛下为什么要贪非天显以自找苦吃呢？上天是陛下的严父，我是陛下的孝子。父之教诲不可以废，子之劝谏不可以拒，希望陛下留神于此。”

王莽见书大怒，当即诏捕之下狱，劾其以大逆之罪。但因为郅恽言据经讖，难立即害之，便让宦官近臣威胁他，让他自告因狂病恍惚，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郅恽乃怒目骂

道：“我所说的全是天文圣意，不是狂人所能造出来的。”于是被捕待冬天处置，后遇赦得以出狱，便与同郡人郑敬南逃到苍梧。

建武三年，郅恽又到庐江，正遇上积弩将军傅俊东征扬州。傅俊平素闻知郅恽之名，便以礼相请，奏上任其为将兵长史，授以军政。郅恽便与众人约誓说：“不乘人不备而袭之，不因人危难而困之，不得断人肢体，裸露人之形骸，不得奸淫妇女。”但傅俊的军士仍然掘坟抛尸，掠夺百姓。郅恽谏傅俊说：“过去文王不忍见白骨露于天，武王不为天下伤一人之命，所以能得天地之应，战胜商朝如林之众。将军为什么不效法文王，而要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暴虐施及枯尸，取罪于神明呢？若不立即谢天改政，将不能保全性命。希望将军亲率士卒，收治伤者埋葬死者，哀哭所残害之人，以表明以前之事不是将军本意。”傅俊听从之。百姓因此悦服，傅俊所向皆下。

建武七年，傅俊回京师，上奏论郅恽之功。郅恽认为以军功取位不光彩，便辞归乡里，县令卑身崇礼，请他为门下掾。郅恽有个朋友名叫董子张，他的父亲先被乡人所害。董子张病危时，郅恽前去看望他。董子张临死，看着郅恽，歔歔不能说话。郅恽说：“我知道你不是为将死而哀伤，而是为父仇未报而悲痛。你活着时，我担忧你未报父仇而不敢亲手为你杀掉仇人，你若死，我将手杀你的仇人而不再为此顾虑。”董子张只是死盯着郅恽而已。郅恽当即起身，带领宾客截杀仇人，取其头给董子张看。董子张见后气乃断绝。郅恽便到县里投案自首。县令不欲其自首下狱，故应之迟缓，郅恽说：“为友报仇，是我的私事。奉法不阿，是您为官之

义。用亏君而换己生，这不是为臣之节。”说完便跑向监狱。县令不及穿鞋，赤脚追出，没追上，便亲自至狱，拔刀对鄧恽说：“你不随我出来，我就以死表明心迹。”鄧恽听见这话才出来，因病去职。

过了很长时间，太守欧阳歙请鄧恽为功曹。汝南旧俗，十月举行飨会，百里内县民全要带着牛酒到郡守府上宴饮。到飨礼将要结束时，欧阳歙发教令说：“西部督邮繇延，天资忠贞，禀性公方，摧破奸凶，不行严法而能治理。今天我与众儒共论繇延之功，显扬其功于朝。太守敬嘉其美，以牛酒养其德。”与郡主簿读教令同时，户曹带领繇延上前受赐。鄧恽于下坐陡然变色，走上前说：“司仪举杯，以君之罪，告谢上天。案查繇延资性贪邪，外方直而内圆滑，结党行奸，欺上害人。其所在之地，政荒人乱，仇怨和奸邪同时兴起。太守以恶为善，使刚直之人服从曲佞之辈，这是既无君，又无臣。鄧恽斗胆再拜奉觥。”欧阳歙面有惭愧，不知该说什么好。门下掾郑敬说：“君明则臣直，功曹此言深切，说明太守有德，怎能不受觥酒呢？”欧阳歙怒意稍缓，说：“欧阳歙真是有罪，愿受罚。”鄧恽便摘掉帽子谢罪说：“当初虞舜辅佐尧，四凶全服，不用谗言，不任大佞，所以尧帝能作股肱之歌。鄧恽不忠，使奸佞之人昭显，使豺虎从政之事暴露，既有诽谤之罪，又当众显繇延之罪，没有人比我犯的罪更重。请将我和繇延逮捕，以明好恶。”欧阳歙说：“我这样做是罪上加罪。”便不宴而罢。鄧恽回府，遂称病不出，繇延也自动退位。

郑敬一向与鄧恽交情深厚，见其出言触忤太守，便把他叫来，说：“你在大会上揭露繇延，太守都不采纳。繇延今

虽退位，但太守势必召其还。直心无讳固然是三代时的为臣之道，然而道不同的人不在一起议事，我不能看见你有不被君所容的危难，何不离开这里呢！”鄧恽说：“孟子认为强其君做其所不能做的事为忠，思量其君不愿做的事便说他不能做为贼。我已经强君所不能了。在会上阻止太守赏繇延，既获得忠直名声而不死于职上，这是有罪的。繇延退位而我又离去，这不可以。”郑敬便独自隐于弋阳山中。数月后，欧阳歙果然又将繇延召回，鄧恽于是便离其而去，和郑敬住在一起，渔钓自娱，有几十天。但鄧恽志在从政，不久就感慨万端，对郑敬说：“天为人而生俊士。人不可与鸟兽同群。你和我是伊尹、吕尚，隐居待明主呢，还是巢父、许由隐居为志；以尧舜为父老之人呢？”郑敬说：“我已知足了。开始随你去苍梧寻舜那样的明主，说将来像赤松子那样归乡隐逸。现在有幸得以保全身躯，传宗接嗣，还乡事奉祖坟，尽学问道，虽未直接从政，但做事中有政，也是从政之义呀。我现在已经老了，怎能在随从你？望你今后珍重，勿劳神损害生命。”鄧恽于是告别而去。郑敬字次都，志清高于世，光武帝连征他都不应。

于是鄧恽客居江夏教书授学，郡举其为孝廉，为上东城门侯。光武帝尝出外打猎，半夜才回，鄧恽拒不开门。光武帝令从者在门缝中露面让他看。鄧恽说：“我的火能照亮很远的地方。”便不受诏。光武帝乃回车从东中门进入。第二天，鄧恽上书谏道：“昔日文王不敢留连于游猎，只忧虑万人之事。而陛下远猎于山林，夜以继日，宗庙社稷怎么办呢？徒手打虎、趟水过河那样的冒险之事，我的确担忧其危险呀。”书奏之后，光武帝赐其布百匹，贬东中门侯为参封

县尉。

后光武帝令鄧恂教授皇太子《韩诗》，在殿中侍讲。郭皇后被废时，鄧恂乃上言给光武帝说：“我听说夫妇之好，父亲不能受儿子的制御，何况臣，怎能干涉君主呢？这是为臣所不敢说的事，虽然是这样，也希望陛下念其可否之计，不要让天下议论社稷。”光武帝说：“鄧恂善于恕己量主，知道我必不能于妃后有薄厚而轻天下。”郭后被废后，太子非常不安，鄧恂便劝太子说：“久疑不释，会上违孝道，下近危险。古时高宗是明君，尹吉甫是贤臣，但他们都为一点小事而放逐孝子。《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应该通过左右之人及诸皇子引过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太子从之，光武帝竟听许其请。

鄧恂又迁为长沙太守。起初长沙有孝子名古初，其父死还未葬，邻居家失火，古初趴在其父棺材上，以身挡火，火因此而灭。鄧恂以之为异，以为首举。后鄧恂因事被贬为芒县长，又免官归乡，隐遁教授，著书八篇。后病死，其子名鄧寿。

鄧寿列传

寿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称，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宾客放纵，类不检节，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徙督邮舍王宫外，动静失得，即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于是藩国畏惧，并为遵节。视事三年，冀土肃清。三迁尚书令。朝廷每有疑议，常独进见。肃宗奇其智策，擢为京兆尹。郡多强豪，奸暴不禁。三辅素闻寿在冀州，皆怀震竦，各相检敕，莫敢干犯。寿虽威严，而推诚下吏，皆愿效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

复征为尚书仆射。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是时，宪征匈奴，海内供其役费，百宪及其弟笃、景并起第宅，骄奢非法，百姓苦之。寿以府臧空虚，军旅未休，遂因朝会讥刺宪等，厉音正色，辞旨甚切。宪怒，陷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闻圣王辟四门，开四聪，延直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争臣七人，以自鉴照，考知政理，违失人心，辄改更之，故天人并应，传福无穷。臣伏见尚书仆射鄧寿坐于台上，与诸尚书论击匈奴，言议过差，及上书请买公田，遂系狱考劾大不敬。臣愚以为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又台阁平事，分争可否，虽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犹谓谔谔以昌，不以诽谤为罪。请买公田，人情细过，可裁隐忍。寿若被诛，臣恐天下以为

国家横罪忠直，贼伤和气，忤逆阴阳。臣所以敢犯严威，不避夷灭，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豫机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家属得归乡里。

赞曰：鲍永沈吟，晚乃归正。志达义全，先号后庆。申屠对策，郅恽上书。有道虽直，无道不愚。

【译文】

郅寿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著名。后举为孝廉，渐渐升为冀州刺史。当时冀部属郡多封给诸王，他们的宾客放纵，皆不加检点节制。郅寿案察之，无所宽容。并派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在王宫附近置都邮舍。诸王若有动静失德之事，立即派骑驿上言奏其罪并弹劾其傅相。于是藩国畏惧，都遵法度。郅寿在职三年，冀土整肃清平。郅寿三迁为尚书令。朝廷每有疑议，常独召郅寿进见。肃宗以其智策为奇，擢拔其为京兆尹。郡中多强豪之家，奸暴不可禁止。郅寿为京兆尹后，三辅强豪早闻其在冀州之事，皆怀震竦，各相检敕，没有人敢触犯法度。郅寿虽威严，却推诚于下吏，下吏们皆愿为其效死，无人敢欺瞒他。后郅寿因公事免官。

以后郅寿又被征为尚书仆射。当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窦宪曾派门生持信到郅寿处，有所请托，郅寿立即前往诏狱，并前后上书陈诉窦宪的骄恣，引王莽之事以为国家之戒。当时窦宪征匈奴，全国供其征役之费，而窦宪和其弟窦笃、窦景大建宅第，骄奢非法，百姓深受其苦。

鄧寿以为国家府藏空虚，而军旅不休，便借朝会之时讥刺窦宪等，声色俱厉，言词甚切，窦宪大怒陷鄧寿以买公田诽谤之罪，下吏当诛。侍御史何敞上疏为鄧寿申辩说：“我听说圣王辟四门，开四聪，延其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有敢争之臣七人，以其为照己的镜子。考知政理，若有违失人心之处，即更改之。所以会天人并应，传福无穷。卑臣见尚书仆射鄧寿坐于尚书台上，与诸尚书论击匈奴之事，言议过差，又上书请买公田，遂被下狱考劾其大不敬之罪。臣愚意以为鄧寿是机密近臣，以匡救为职。若其怀默不言，倒有当诛之罪。现在鄧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是为他自己？再者台阁议事，本有分争可否。即使像唐虞、三代那样的盛世，也说国家因士直言而昌，不以诽谤为罪。至于请买公田，是人情之小过，可以隐之容之。鄧寿若被诛，我恐怕天下会认为国有对忠正直臣横加罪名，贼伤和气，忤逆阴阳。我之所以胆敢冒犯严威，不惧避夷灭，冒死进言，不是为了鄧寿。忠臣尽节，视死如归。我虽不了解鄧寿内心，料想他也会甘心尽忠。我之所以进言，真是不想让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言路，遗讥笑于无穷之世。臣何敞蒙陛下谬爱而参与机密，若言有不当，罪名明白，当进牢狱，先鄧寿而死，死者余辜。”书奏后，鄧寿得以减罪免死，论罪应徙于合浦。鄧寿未行自杀，家属得归乡里。

史家赞曰：“鲍永开始沉吟不出，后乃归正。志达义全，先凶后吉。申屠刚对策，鄧恽上书，遇有道进直言，遇无道也不愚行。